

雲南省立雙江簡師叢書之二

李文林著

到普思邊地去

李華書

黎自知題

到普思邊地去

嵩明李文林著

目錄

再版序

原序

上篇 沿邊之實況

一、緒言

二、沿革疆域

三、山川氣候

四、物產概況

五、擺夷及其階級

六、原始共產社會

七、婚喪禮俗

到普思沿邊去 目錄

365514

- 八、早市場
- 九、冷水浴
- 十、唱婆祝福
- 十一、少女侑酒
- 十二、丟包遊戲
- 十三、相見跪禮
- 十四、衣食住
- 十五、裝束
- 十六、躉事庭
- 十七、大佛爺
- 十八、語言文字
- 十九、工藝
- 二十、宗教與正朔
- 二十一、瘴氣

二十二、 教育

二十三、 路政

二十四、 沿邊界務與美教會之優略

二十五、 治邊之今昔觀

二十六、 治邊校有關係之人物

中篇 沿邊之急務

一、 治理方針之確定

二、 信仰自由

三、 移民開墾

四、 慎選邊官

五、 邊官應注意事項

六、 防止土司壓迫

七、 義務教育之推進

到普思沿邊去 目錄

- 八、以設立邊縣之省立學校爲推行邊教之代用機關
- 九、殖邊督辦公署應移設於車里
- 十、佛海五福兩縣可合併爲一縣
- 十一、車五佛與瀾雙及邦洪卡瓦山等處之改進步驟
- 十二、沿邊之將來

下篇 沿邊考察之日記

附錄

- 一、關於思普沿邊之書籍介紹
- 二、再版書後
- 三、普思沿邊各縣略圖

再版序

處中國今日之時局而服務於蠻荒萬里，危機四伏的邊疆，埋頭苦幹與放聲呼號是同等重要的事！

因此，本校於創設不久以後即致力於校刊的發行，滿擬按季年出四期，一以呈露學校實況以求正於關心邊教的賢能，一以介紹邊疆情形以喚起國人開發邊地的注意。無如事與願違，經費拮据，不得不將大原本的校刊改成了不定期刊物，而另行編印輕而易舉的薄本小叢書出來，以補此心余力絀的缺憾。

本年內預定出叢書三種，一種是拙作「雙江一瞥」，一種是以閩人陳雨泉先生講詞爲主的「雲南邊地與中華民族國家的關係」，一種便是本書——到普思邊地去。

本書是竹村校長於民國二十一年壯行普思車五瀾雙沿邊查學歸來的留

痕，原作由教廳發交省民教館同仁陳振之周雲蒼陳銘竹饒紹伯諸先生編入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下卷，於二十二年出版，茲以原印單行本過少，而其中如「慎選邊官」，「防止教會侵略」，「以設立邊縣之省立學校爲推行邊教之代用機關」，「殖邊督辦公署應移設於車里縣」等均大足以供本校員生吟味，並激起關心邊地者的注意，因決編爲本校叢書之二，再版單行，以作本校員生服務邊疆的參考，以與世人見面。

原作誤十二版納爲十三版納，禪文爲緬文，擺夷爲馬來人種，庫猛大河爲小黑江源，經編者細加校閱，已函得著者同意，逐一加以改正。此外附錄中無關重要者如「車里之介紹」「佛海及普防十三屬地圖」「尾聲」等則全數刪除之，又以附錄之三的日記之部係補充實況與急務的生活資料，乃提出併入正文作爲第二篇，而定名曰「沿邊考查之日記」。凡此皆再版時的刪削與更動應加說明者。

自九一八及班洪事件相繼發生以來，邊疆的嚴重性，驟然浮躍於國人的腦際。但身居邊地者每多別有用意，對邊情秘而不宣，而喜談邊情者又多係居中原而著邊疆，到西康即寫西藏，於是邊疆實情即不易達於讀者之前，而達於讀者之前的，又多非邊地本來面目。本書則係作者行萬里路後寫出來的萬一言書，坦白而踏實，此本書之特點一。

著作家與事業家原應分工，一個人自己倡導的事不一定要由自己的手中實行，但談邊疆政教決不能止於紙上文章，能够言行相顧，實踐躬行，豈不更難能而可貴，本書作者於四年前坐而言者，於今日則起而行之，不具議員的態度，而是有口有筆有手的精神，此本書之特點二。

『去其誤，行其正，』『全盤計劃，嚴定步驟，通力合作，上下動員，』此作者再版書後中之希望也。讀者能借此書為導線，更進一層，則本書對於邊疆政教的建樹豈僅小補而已哉！是則本校發行叢書，再版本書，

編者編輯此書，闡發此書之微意也！

一九三六之秋，緬甯彭桂嶽於省立雙江簡師校

刊編輯處。

原序

余弱冠從軍，戎馬西南者已廿餘年矣。舉家之事，畢以勞之懷弟竹村、竹弟自民五由省校旋里後，即矢志養親教子，讀書種樹，以免余後顧憂。民八竹弟一度隨趙樾村先生入粵，踰歲復歸。民十一出任地方教育事，民十五受知於今教育廳長龔仲鈞先生，民十八調任省督學。五年以來，足跡遍迤西迤南，視查達五十餘縣區，而尤以民廿一出思普、渡九龍、繞瀾滄、經雙江、緬寧一役爲壯舉。竹弟是役歸來後，龔廳長介紹晉謁

主席龍公，報告視查所得。嗣以龍龔兩公命其將所得筆之於文，以資政府改進邊庭之參考。竹弟遂移榻昆華民教館，從事記述，半年以來，得十萬餘言，龔廳長題曰「到普思邊地去。」交民館刊行。館長陳振之與周雲蒼、陳銘竹、驍紹伯諸君爲編入於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之下卷，現已出版問世矣。民館同人特加印單行本作酬。竹弟幼孤失學，長又累於家務，除兢兢自修

外，無專長之學識。其所述作，不過就事直書而已。惟所提議各問題，俱屬邊地之切要事項，尙希閱者有以教之也。今竹弟將有昭通之行，主席龍公諄諄以興學造林一事爲囑。竹弟家居時，手植萬株，已蔚然成林，服務教育十餘年，歷經盤錯。是行也，若能本此精神，以圖昭通之改進，或可不致辱命也，書此誌別，並以勗之。民國廿二年九月一日懷兄文漢於雲南

第三大隊本部序

到普思沿邊去

上篇 普思沿邊之實況

一 緒言

余於民十九年，奉雲南教育廳委任爲第四六兩區省督學。——四區爲臨蒙開廣一帶，六區即普思沿邊。當時擬先視察第四區，待至秋季往第六區視察，繼因籌辦民衆教育館，奉命補助籌備，竟未成行。

民二十年余調任第二區，同事董君崇正調第六區，董君行抵寧洱縣屬之通關以秋暑瘴烈而北旋。是年冬全教會議閉會，教廳改訂視查區域，余復被委爲思普區督學。

受命之餘，頗以爲難！聽隨長告以冬季前往，可以無碍。旋經商務會議議決，至十二月三日遂買舟南下。由昆陽陸。經玉溪、峨山、新平、元江、墨江、而達寧洱，繼由寧洱入思茅，經普文、六順、而渡九龍江。（即澗滄江）在車里適逢新年，住車里一週，二十一年一月四日往佛

到普思沿邊去



海，住佛海半月，二十三日往五福，住五福十三日，二月七日西行過瀾滄縣，經雙江出緬甸，由滇西大路東旋，於六月十二日回抵昆明。計行路五千餘里，經二十餘縣區，共百九十四日，沿途視查，均有報告。

余職在督學，對於沿邊，事前既少研究，臨時又辭專長，材料搜集，尤少參考，僅憑耳目所及，於精疲力竭之時，荒山野寨之中，隨手筆錄，茲欲整理成書，掛漏遺誤，自知不免，惟以沿邊情形，內地人士，咸引爲神密之邦，傳說不一，雖間有記載，亦多各執一詞，親履其地者又多爲環堵所囿，未到其地者多無從得悉其真象。余作此書，用意有三：引起一般人士對於沿邊之注意，故以『到普思沿邊去』爲名，此其一。沿邊各地之風俗民情政教可供吾人研究者甚多，以此書爲「拋磚引玉」，此其二。余書不能盡寫出沿邊所有，但自信總可介紹一些沿邊實況，此其三。

沿邊古爲百濮，又名十二版納，清末劃分爲八行政區，民十七年，改爲七縣治一行政區，現在歸併爲六縣治一行政區，就地勢言，滄江自東西下，恰分爲兩半，鎮越、六順、江城、爲江內，車里、五佛、佛海爲江外，江內各縣，漢夷各半，風俗與景東、景谷、略同，江外各縣，百分之九十以上，俱爲夷人，情形與內地迥異，本書僅就江外各縣而加以探討，亦余親身所歷耳目所及之實況也。

一一 沿革疆域

沿邊地方，在我國周時稱爲百濮，亦名產里，在漢稱爲哀牢，三國時爲孟獲部族，東西晉稱爲爨夷，唐大詔時稱爲獠族，元稱徹里，明置車里軍民政，清改車里宣慰司。（至今猶存。）民國二年改爲普思沿邊特別區，至十七年始改爲八縣治，現在又歸併爲六縣治一行政區，自思茅南行三十里，爲老軍田，即入沿邊領域，橫行數百里，南極英緬界綫，沿途所見，除螞蟻賊倒合圍古樹，與螞蟻累積高數丈之土堆而外，直無營壘戰壕，義土古塚之可尋！即就建築而言，除車里行政總局（今之縣府）與五福營房（今改爲縣府）而外，欲求較古之中國式之建築，亦杳不可得。至歷史所稱各名詞，夷人直不聞問，漢人稱沿邊，夷人稱十二版納。今稱車里，夷人稱九江；稱佛海爲猛海，五福爲猛遮，諸如此類。文言既不互通，習尚又復迥別，宜乎幾千年來，漢夷兩族，仍是各吹各打也。

統觀沿邊，自元迄今，紛擾不安，或內地相爭，或爲中國征伐，或被緬甸與隣邦入寇。時而稱尊中國，時而背中國，時而復向中國稱臣納貢。自光緒十一年英人佔據緬甸後，中國對於沿邊，以國防關係，始加以重視。宣統二年管帶柯樹勳破貝真，沿邊告平，直至民國十六年，皆稱

無事。十七年道尹徐爲光設縣治，召廣人兩次肇亂，十九年省府主席龍雲令車里縣長余灑招安廣人，沿邊復呈平靜。沿邊歷史約可分爲三時期：自漢迄清末爲「控治時期」，民元至民十六爲「征服時期」，民十七以後爲「設縣時期」。

余在車里宣慰司衙門附近，發現敗瓦頽垣。瓦係方塊，磚爲長方紅色。相傳爲數百年前建築遺跡。觀破瓦形色，與英法人在昆明市之建築所用者，如出一爐，此爲英法學羅夷耶？抑羅夷學英法耶？惜沿邊歷史上無此種記載。又考沿邊各猛命名，除車里、耿馬、猛猛、較特殊外，土司所在地曰猛海、猛遮、猛主：：：：：鄉名曰蠻峨、蠻味、蠻老：：：：。西南雖相距數千里，但凡擺夷所在處其地名均屬類似。

沿邊居雲南正南方之極邊，東南界法越，西南界英緬，西北界瀾滄縣，北界思茅景谷，東北界寧洱、墨江、元江。東南西三方面，均與英法屬地毗連，曲折長至千四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南北相距七百餘里，面積十餘萬方里，有三萬八千餘百戶，計二十萬人口，每方里平均不及兩人。車五佛三縣平原廣闊，土地肥沃，水旱無災，尤以五福之農產物爲多。供過於求，人民習尙懶惰，田地亦多荒蕪。

由雲南省城至五福縣治，需二十九站，合中里一千九百餘里，由五福縣城南行三十里，爲三

面坡，中英界橋，即在坡下。由思茅第一站入沿邊界，五站到車里，由車里二站到佛海，再一站到五福。此爲通省大道。由瀾滄縣亦可通車五佛。由佛海過打洛渡（南覽河）入緬甸，到印度放洋，經新加坡而達香港，又可由印度而入後藏（佛海茶葉運入後藏，卽由此道。）貨物輸運，商旅往來京滬者，多由打洛出關。以地理上觀察車五佛，車里爲沿邊之「政治中心」佛海爲沿邊之「商業中心」，五福爲沿邊之「產業中心」。

三 山川氣候

沿邊山川，以瀾滄江分爲兩大部，由雲南省城南下思普，自峨山縣以下，萬山橫亘，諸江伏流，歷經元江（富良江，亦名江河。）越哀勞山脈，再渡墨江把邊江（入安南界合流名李仙江。）橫跨蒙樂山脈，而抵瀾滄江北岸。北岸之山脈河流，皆東南行入安南境。總觀沿邊山脈，均爲橫斷山脈之餘幹旁支，山峯高度平均約在萬尺，谷底深度約六七千尺。因之氣候寒暑不同，加以坡度懸殊，道路崎嶇，故三迤旅行，其坎坷困難，莫逾於思普道上耳！

南岸諸山，係爲怒山脈之餘支，自瀾滄縣南趨入沿邊，以車里後山及五福之新火山爲最高峯。佛海五福之間，平原廣遠，山勢展拓，羣峯聳秀。流沙河發源於新火山之南，蜿蜒盤旋，由五

瀾北流入佛海，又行環繞而下車里入濶滄江。流沙河除可供灌溉田畝外，復爲該地天然之保障，如五福之頂真城子，爲沿邊用兵必爭之地，流沙河環繞其下。宣慰司所在地，即流沙河與濶滄江合流處，包圍周密，其地（宣慰司所在地）有九流入江，九龍江因以得名。車佛公路，即沿流沙河岸而修，附近車里，河身高低相懸，又可借作電機馬力。又新火山之北，卽爲南甕河發源處，此河由三面坡而南流，是爲打洛渡，婉轉周流車五佛三縣之西南界，亦即中英之界河。有人謂五福山水明秀，人物優美，不亞於蘇杭，則不免過甚其詞，不過在思普瀾雙景東景谷之外，此誠爲一片明媚山川也。

統觀車五佛之山川，濶滄江流於東，南皆河環繞西南，新火山橫亘東北，洵爲天然之金城湯池，宜乎明清兩朝；累次用兵，旋得旋失也。又民十七廣人之變，道尹徐爲光，善用地利，由濶滄縣進兵，卒告成功。距五福百餘里有猛養場，爲沿邊與濶滄縣分界處，氣候險惡，夏秋進兵倚新火山陣地，一時不能得手，其危險甚於渡江。

余意推進邊務，與其由思普渡江，不如由濶滄縣而越新火山爲宜，因五福佛海兩縣，不惟宜於經商業農，且氣候水土亦較車里溫和適宜也。

沿邊面積，經綫自西十五度起，至十八度止，緯綫自南二十度起至二十二度止，均處於亞熱

帶，氣候極爲炎熱，余於十二月杪到車里，沿途所經尙豐草綠蔭，佳木扶蔬，花香鳥語，有如內地夏秋景象。在車里每當下午，天氣酷熱，人亦昏悶，初到旅客，尤奄奄不振。當時羅府與公路人員，多罹瘧疾發痧症。若當夏秋之交，其酷熱更不知如何苦煞人也。

由車里西行百二十里，到佛海（猛海）縣治，則氣候爲之一變，平時重棉不熱，朝夕須圍爐取暖。再西行六十里到五福縣治，則又溫曖如三春，單衣不寒，夙夜亦無須圍爐取暖，其相懸有如此者。

三縣相距，不過三百里，而其氣候之差異如此，是亦山川地勢有以致之也。但一入夏季，則一律炎熱，車里則尤甚，秋季有「穀搓瘧」外客中之不死必病，即本地擺夷，亦多有受病者，斯三縣同有之病症也。

四 物產概況

普思沿邊多植物，動物次之，礦物雖富，但無一開採者。鎮越縣磨折地方，有鹽井可開，佛海縣猛板區蠻祿地方，有銀鑛，質甚純，柯氏運省城化驗，結果，得千分之三，——每六十二斤鑛質，可得純銀三兩。又五福縣扇之猛窩場有鐵鑛，現有王直卿氏，將往開採。其未發現者，尚

到普思沿邊去

不知有若干處也。相傳車里宜獄司所在地，有極旺之銀礦，夷人迷信，密而不宣，若有人發見，動遭不測。沿邊五金棄地，視若無睹，一因地廣人稀，土地肥沃，供過於求，人民不感受需要；二因民智不開，迷信太深，不許漢人開採；三以交通不便，距銷售地過遠，腳價工資高昂，每每得不償失。農產物以飯米糯米爲大宗，僅供外來商人（飯米）與自給（糯米）之需。動物則虎、豹、象、鹿均有，人民多獵取者。肥豬易養而多，亦爲出產之大宗。每驛售於思普各地，沿途釋給不絕。沿邊炒藥點燈，統用豬油，現金二角，即可購淨油一斤。（合省城紙票一元——低於省城三倍）。植物則以茶葉、樟腦、紫梗、檳榔、爲最，茶樹樟樹，以佛海產生較多，車佛路上，逐地可見。樟腦製法，極爲簡單，當國曆歲杪春初，將樟樹枝葉砍下，移在柴水方便地方，用鐵鍋熱水沸騰，以大木甌罩於鍋上，置樟葉於木甌之中，又以一鍋置甌上，引水流入空鍋中，及熱燉去鍋中之水，換至三次，樟腦卽化升凝結於鍋下矣。此項產物，多由打洛渡出口，售於英屬緬甸。

茶葉產量多產地廣，每年合計江內外可出茶葉二萬餘担，（每担百斤，共產二百餘萬斤）。數量之多，可以堆積成山矣。江內產地，有蠻松、攸壘、倚邦、易武、蠻葛、革登、架布、莽芝、六大茶山。江外產地有猛海、猛邁、頂真、猛翁、猛阿、猛松、猛混、南糯、勐師、蠻糯等處。

。江內茶則銷售雲南省城，再轉售安南四川各地。江外茶有運至思茅改製者，有前藏人直至佛海，以貨物交換者；近年以來，則由佛海縣治各茶莊駛出打洛，假道緬甸印度直達後藏拉薩一帶銷售，或在印度售與藏商。（關於茶葉產量產地與銷售情形，係根據李拂一氏西藏與車里之茶業貿易一文——登於新亞細亞雜誌）

江內外所出產之二百萬斤茶葉，在雲南人與中國人，統稱之爲普洱茶。普洱（今改爲甯洱縣）境內，何嘗見着一株茶樹。若由思普直往車里，在五六百里長途中，仍不見一株茶樹。到思普領域以後，普洱茶之名，化分或無數小名，直無普茶之名詞矣。蓋當日沿邊各猛屬思茅廳管轄，思茅又屬普洱府治，以思茅代表沿邊，以普洱代表思茅。以統治階級之滿清政治，宜乎有此虛偽冠冕之名目。不意又有人以車里代表佛海五福，雖較普茶差進一步，事實上仍與普茶同一虛偽。猛海（即佛海）不惟產茶最多，且爲江外「商業中心。」在某氏之意，以車里茶歷較遠，在書本上根據較確，地居沿邊中心，又係政治重心所在地，故以車里代表江外產茶之區。但一般本人（擺夷對漢人，亦自稱本人，人以本人稱之者，則異常滿意，歷史相傳，他是先漢人而來，故以本人自命也。）商客，只知有九龍江，而不知有車里。以其用車里，何如用九龍江。此舉雖小，影響實巨，以前劃界大員，往往在地名書面上欺騙朝廷與國人，如往沿邊，方到普洱思茅即謂深入

極邊。喪失邊疆，遺留懸案，（如未定界）肇其原因甚多，用代表名詞，以自欺欺人，讓辱國體，實爲主因。此種虛偽冠冕之觀念不及時打破，貽害正自無窮。

車里之名，在漢爲產里，在元爲徹里，在總理孫先生建國大綱中亦曾說着「車里爲廣州思茅綫通緬甸必經之區，同時又爲拉薩大理路綫之終點。」車里在地理上之重要可知，但國人亦有誤認車里者，在地名詞典上，竟將車里地方拉到安南去，並釋已亡於法人之手。

五 擺夷及其階級

沿邊人種，不下數十種，而以擺夷一種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且比其他種族優秀，全數居於原野，其他種族，則散居山嶺，以漢蠻阿卡爲最多。擺夷一種，不獨思普沿邊有之，如景谷，元江，緬寧，雙江，潯滄，與耿馬，鎮康，猛丁，猛烈，等地皆有之，其人口總數，約在四五百萬。然擺夷究何種人？由何處移入中國？與中國發生何種關係？不惟無書可考，而一般人士，亦尙未注意及之，類多以夷人視之而已。構成志所著之雲南民族調查報告稱爲「禪族」，亦曰歹人，殆以擺夷信佛而譯爲禪族，亦未究其來歷也。西人克勒脫納在雲南地理的考查文內云：「擺夷還是禪人，其泰族之一支，和住在它南部的暹羅人同種。」余觀擺夷種族，信奉佛教，學習緬文，住

耐烟瘴，衣食住行各事，近似居住南洋羣島之馬來人種。蓋「馬來人種，一名褐色種，又名棕色種，膚色與外貌近似蒙古人，頭及眼，近似高加索人，鬚髯甚少。」（辭源）擺夷不拘男女，皮膚多帶褐色，男子有鬚髯者，亦不多見；又觀南洋羣島，西婆羅洲上之馬來人，據鍾佑衡所著西婆羅洲之現狀一文（登新亞細亞第二卷第四期九十七頁）云：「所居房屋，極其簡單，因其地潮濕及毒蛇猛獸猖獗，故其屋居於木柱之上，使地板離地數尺，藉以避免。又婦女週身金碧輝煌，赤貧之婦，必手御鑲金戒指。」以上列膚包，髻髻，建築，裝飾，數者相比較，馬來人與擺夷，實屬大同小異也。當擺夷未入中國時，普思沿邊各地多係雜族所居，既入中國後，挾其特殊之語言文字及政治宗教，較各族當然遠處勝利，各族不得已遂居山巔以避其鋒，故擺夷逐漸北移，北抵元江景谷，東抵大理等縣，或竟遍佈三邇亦未可知。擺夷北移，漢人南遷，兩族碰頭，擺夷雖視各種爲優，但比漢人則不及，於是又漸由原路折回，除散居各縣，與夫同住於漢族者外，大都均聚居於沿邊一帶地方矣。

擺夷男女，聲音咸輕緩而悠長，言語則曲折而委宛。其溫和直質之心性品質，以其聲音與言語，即可代表。與人交談，輕聲細語，絕無與人片言抵觸者，偶有不合，或遇爭執之事，亦能善措其言詞，其措詞極能盡譬喻比擬之妙。其聲音常察觀顏色而後出口，誠恐得罪於人，處處顧慮

誠恐其言不如人意。於其巧使詞令之餘，猶以爲不足，故每言必繼之以笑，而其笑必暢而且長，如數人相談，只聞其互笑喧嚷，鮮有呢喃嘗罵之事，蓋因其性格溫厚和平有以使之然也。擺夷天性和厚，應事接物，無不直心直腸，以說謊語爲恥辱。故凡事迂緩，乏操急怒恨之弊。故有「漢人急得死，擺夷死不急」之批評。不拘男女，胆亦較怯，怕罵怕打怕犯罪之聲，常不絕於其話頭語尾。其家庭與社會中，既鮮互相罵打之事，故訟官下獄自亦少見。至其平時所佩之長刀短劍，僅資防備毒蛇猛獸，絕不用以殺人犯事，萬一兩人相爭，抽刀數寸，繼復插入，此即爲憤怒達於極點之表現矣。故與擺夷相處，初見其狀貌可畏，聞其聲音則可親，聽其言語則可愛，居心行事，則可敬也。

沿邊擺夷，有水旱之分，水擺夷傍水而居，性喜沐浴，旱擺夷則反是。更有名「旱」爲「漢」，謂旱擺夷係漢人所同化者。以余觀之；水旱擺夷均屬一種。沿邊旱擺夷，多自景谷方面遷來，其信仰風俗，十九同於水擺夷，惟正朔與漢人相差不遠，但水擺夷之堆沙插花，開門關門（詳後）等禮節，旱擺夷亦一致奉行。至與水擺夷極懸殊者，即在社會上之一切待遇，享樂，名分，階級，不克平等耳。凡沃野地方，多係水擺夷所在，旱擺夷則居山峻水涯，如五福山下臘毛冲旱擺夷寨，是其明証。水擺夷儘可五光十色；內中亦有階級等第之分，詳於後習俗節「衣」一段。

內。旱擺夷衣服，限定青黑色，若着異色，則水擺夷人人得而指摘禁止之。又旱擺夷只許就地建屋，不得高屋樓居。凡勞役之事，均屬旱擺夷固定任務，水擺夷只知取需享受。自土司威權崩潰以來，旱擺夷除供納貢稅外，尙操作蔬菜涼粉，豆腐，糖食，鹽米等小貿易。水擺夷以享樂階級，優勝民族自居，不屑與旱擺夷同伍於小販，結果水擺夷之經濟多爲旱擺夷所吸收。水擺夷十九外強中剛，旱擺夷多爲無名財主。更有甚者，旱擺夷向例不得任土司頭目與村長頭人。若論水旱擺夷之體格，才智，殊無優劣之分。至若近水好沐浴而爲水旱之分，則旱擺夷亦多近水而居，何嘗不好沐浴。至謂漢人同化於擺夷，所見尤覺膚淺。兩者之不等，或係由於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及地主與佃農之關係耶？

六 原始共產社會

沿邊地廣人稀，生產過剩。一切田地，均屬官民公有，自無買賣漸事。沿邊數萬戶人家，無一有田地契約者。五福壩子，沃壤荒蕪，一望無垠。所種田地，多春之季，條草滿田，至分秧之時，一面燒去雜草，一面鋤而插秧，不施肥不事芸鋤，然尙可豐收。田地既爲公有官廳亦不繳糧。穀子不以升斗計，以人之一握爲單位，官田（指各猛土司）人民代耕，秋收之後，每工田送與

到普思沿邊去

土司谷子一挑。如某寨有遷移人民，只以茶點送給該寨頭人，（夷音叫大叭）遂由頭人召集寨內人公議，計口分與田地，彼即可自耕而食，可以無飢。寨中人民，如有不法行爲，動干衆怒，則羣奪其所耕之田迫令遷移出寨。觀此種田地制度，頗似孟子所稱之井田制。要之，其爲原始共產社會無疑。殊不料社會進化史上尙存有此頁活材料！

七 婚喪禮俗

擺夷極重視婚姻，全部生活，幾爲婚姻支配，爲婚姻，不惜犧牲一切。捉蟬捨魚，田歌夜紡，丟包侑酒，在在均爲男女求婚機會。兩意相投，即成配偶，一言不合，驟爲路人。雖係直切爽快，然亦殊多曲折懊惱。有歷久不得滿意之選者，有終身不得對手老死不嫁不娶者，亦有二三年內，即數婚數離者。惟鬥爭撕殺，起訟告官之事，實不常有。其婚姻離合，均男女自負全責，與第三者無關。婚媾習俗，如男女既情投意合，則雙方告知家屬後，男子即到女家服務，男女共同工作，儘可親近，但不得苟合。至一二年後，則就女家成婚，婚後有返男家者，亦有獨立成家者，不拘在女家或男家，均當自食其力，男女仍各自鞏固其經濟地位，各不相照，萬一發生離異，則共買臘條一對，同到緬寺對大佛叩頭，即告分離。但亦有分手之時，男女互祝各得滿意之配偶

者。當其成婚之初，男女所有財產，各自保管，及至生兒育女，彼此互信可以偕老，乃合併男女所有之財產於一處，至此，關係既深，婚姻前途亦可不致發生問題矣。女子幼小家居，其紡紗織布，捉蠶捕魚，每有收入，均歸自有，故出嫁後，多能自給，不致依人爲生。惟有「女子經濟獨立」，故完全自主，並且絕對自由，由來有致，斷非偶然也。行動自由，交際公開，除有夫之婦外，凡屬處女，男子均可與之往來，如男至女家，其父母兄弟（有說避兄弟不避父母）視爲賓朋，引爲子女之光榮，在家未便親近，則有樓下夜紡之事，——如凡在樓下夜紡之女子，卽不啻高張艷幟，男子均可向之接談。若男女情投，則女子啓棚延入，男子則以身披被單，將女子包於懷中，輕聲細語，各道衷腸。但擺夷有「輸口不輸身」之諺，蓋男女視此等事，不過爲結合手續之過程耳。因其社交公開，未婚男女，得互相有深刻觀察認識之機會，實爲其婚姻制度中之一大特色。當男女成婚之後，不拘同返男家，或另立門戶，均未斷其對於女家之服務。凡女家有事，其婿無不應時而來，輾轉服務，女家有事，服務者不爲其子，盡屬其婿，以視內地稱女婿爲半子，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在此自由自主之外，亦尚有極畸形之病態存在，卽婚姻階級之限制是也。如土司之女，必嫁與土司之男，土司可以納民女，官女則不能下嫁平民，以此終身處女者甚多。又如頂真地方，則

本寨不能出嫁外寨，外寨之男，可以入贅。故頂真多終身不嫁之處女及年齡懸殊之配偶。據說頂真有「皮拍思」，女子出嫁外處，鬼必作祟，頂真無敢犯者，沿邊迷信，多如此類者。

沿邊喪葬，有水火土三者之分：火葬多資族行之；兇死及受傳染病死者，皆用水葬；土葬多不用棺。凡月之朔望二日，即爲出殯之期。壩山封樹爲殯，歲一祭或數祭，各猛不同。在祭期四十日內，禁止婚娶屠宰。居喪不哀，惟赴緬寺祈禱，或請佛爺到家唸經超度。貴族富室，以金珠象馬，供諸佛前。平民閨靈，不得過十五日，貴族則可多延時日。余在普儉城子，見一棺停於室內樓上，以花氈蓋之，和尚唸經於棺側，婦女環坐樓中，言笑自若。其樓下則殺牛一頭，一老婦正事烹調。是夜停喪之家，經聲，歌聲，嬉笑聲，紛至沓來，通宵不息。據云翌日即爲發送入土之期。走靈沿邊，不見坟墓碑石，沿途所見鬮畢之高堆，宛如內地坟墓，皆皆螞蟻所造之屋子也。

八 早市場

沿邊街場，均自黎明起起，至十時以後，則完全散盡，故相距稍遠者，必於前一夜先到街場。如在夏秋瘴氣發時，四山下壩趕場者，則前夜來至半途紆宿，或預先蓋有茅屋，作趕場往來宿

處。每一趕場，必耗廢一日夜之時間與精力，蓋一入午時，則風起塵揚，此亦環境使然也。市民約可分爲：銷售英日貨（多裝飾品與布疋）者，多係夷商；銷售食鹽用具者，多係石屏玉溪之行商；銷售飲食與蔬菜者，多係四山之漢人與雜族；銷售食米者多係提夷婦女；華服多金，往來衝衝，專一買貨購食者，則土司之戚屬與禱寺之佛爺也。各市均有賭場，賭具且完備，操其業者，多係招安後失業之唐人，雀場經賭者，以提夷爲多。提夷性直而無訓練，每賭必輸，輸後懊惱，或放火自殺，（俾海城子，延燒數百家，據云即爲一賭者自焚其屋，以身相殉。）或搶劫商旅，世外桃源之沿邊，賭禁一開，破壞立見，豈不惜哉！

九 冷水浴

沿邊天候酷熱，山高樹茂，密不通風，時當隆冬，凡屬婦女，僅以一裙圍於胸股之間，光頭赤足，坐於涼風台（每家於樓梯頭前方，搭一晒台，晒衣其上，台下則養豬，平時婦女多坐台上紡線或傾小孩。）上。出外汲水洗衣，每就便作冷水之浴，人故名之爲水提夷。此與名花腰擺夷，因其衣小裙長者，同一取義耳。初非其生性好浴，不過爲環繞使然，相習成風而已。冷水浴，極爲有趣；每到午初烈熱之際，擺夷婦女，身圍長裙，肩擔兩瓦罐，罐上常置應洗之衣物蔬菜，

向水邊婀娜而來。至江干河岸，置其衣物蔬菜於水濱石上，獨担瓦罐至急流處汲水，繼洗衣物，隨之沙灘石上，然後散其高髻，以木梳將其修美之髮理伸，即就水透洗，洗訖，乃梳成高髻。插梳髻上，則深入水中，先洗頭面，繼及胸臂。於是鬆其乳前之裙結，兩手伸入裙中，裙漸高而身漸屈於水中，裙則繞其裙於頭上，沐浴全身，事畢，裙漸下而身漸起，裙達水面，而身已直立，其曲綫美始終在裙中水中，曾不輕易給人賞鑒。既而復取其髻上之梳插入裙結之內，登岸取其衣物，加於水担之上，蹣跚而歸。

余於九龍待渡，親見其沐浴狀如前述，當時江岸商旅雲集，彼此各事其事，視若無睹，殆亦司空見慣耳。觀彼沐浴婦女，亦莊重自若，絕無輕浮滑稽之態。會記善思沿邊志略附錄龍江竹枝詞之「浴水」一首有云：「一幅羅裙卸水邊，」查與事實不合，殆作詞人以耳代目，未曾親見其事也。擬夷沐浴不足奇，特其用具經濟，手續有趣耳。至竹枝詞十首，與事實不符者；不一而足，茲不暇枚舉。在五福時，與縣令王琦聲氏，在臘毛沖見一旱擬夷少婦，溫柔嬌好，略諳漢語，差可互通情感。王令長歌韻之云：「自云本是漢家人，（王誤旱爲漢）淪落蠻荒依草木，我聞此言已駭吞，長州學士更消魂。」事實何嘗如此，此亦中國文人「有意難開事實，借題發揮，作無病呻吟」之通病。誠恐以說傳說如龍江竹枝詞者，特於此作一申明也。

十 唱婆祝福

沿邊每遇慶祝歡宴，均有唱婆出場，極唱業者以九龍與頂真較多。余在九龍頂真所見唱婆，均係中年婦人，仍屬有夫之婦。唱婆當衆賓歡飲時出場，席地而坐，其前仍置酒席，旁則陪以多數之男人，用以補助吹笛幫腔，並隨時爲唱婆喝采。唱婆入席時用酒食後，遂於布袋中取出短笛紙扇，笛則男子吹之，唱婆則展扇於前以遮其面，扇多本地手工，扇面畫着色神鳥一類畫圖。所唱詞語，固非漢人所能悉，惟其聲音宛轉攸揚，悲哀或分佔多數，真有如泣如訴之慨，顯出其民族衰落不振之聲音，令人聞之，不禁淒涼慷慨，加以邊荒萬里，孑然旅客，尤不覺悲從中來也。唱至節拍之處，同坐男人，齊聲喝采，男女輪唱，衆賓酒盡更闌，而唱者猶興高彩烈，花樣翻新，意在博歡侑酒，須客給與唱婆錢後（一元或數元現金）乃攜其短笛紙扇之布袋興辭而去。當其齊聲喝采之時，余曾令人翻譯其詞意，則知係贊衆賓之富貴榮華，並爲旅人祝勝沿途積吉平安者。與其哀宛音調，殊不相符，抑其民性慈祥和順，故其聲音淒涼宛轉而不自覺耶？

十一 少女侑酒

到普思沿邊去

沿邊出局女子，多係未婚未字之少女，不拘官民之女，均以能出局爲榮，並認爲求婚必經之過程。故不拘何家之女，一召必至，至則必多，有一席來至十餘人者，入席不坐，並不置盃箸，羣立於客人之後，飲酒必盈盈大觥，且必一舉而盡，女子多豪飲之輩，能互相一舉而乾至數十盞不醉者，如客不能酒者，則羣集其側而灌之，狀極狼狽可晒。席散略給川資，則相携喜笑而去，如強其坐強其食，殊覺惶不自安，即勉坐而食，亦視然不能果腹而散也。

十一 丟包遊戲

丟包爲沿邊遊戲之一，亦爲促成婚姻之一媒介。其活動略似吾人打乒乓球。出場者均爲未字之女郎，自製花團，其大如橘，外皮用顏色之布，內裝棉花綳子，每人均製花包三五枚，密置背袋內，俟男女分爲二列，相對而立，中距一二丈，一聲動手，則由女子先丟花包給對方之男子，互丟互接，以不能接者爲失敗，若男女互不失手，其甜喝亦有至樂存焉。男女勝負，則以食物或銀錢作質，其有衣物手飾作質者。余在車里度歲，九龍宣慰司使其弟三宣慰率少女十餘人而來，是夜諸女侑酒而後，習步月（陰十一月二十三日）渡流沙河而回九龍。多係土司子女，服飾極爲華麗，狀貌亦多優秀，惟肉色稍帶青色，且皮膚不甚細膩。人謂女色多出九龍，以余視之，五福

實多於九龍，不過有官民階級之分別耳。聞某縣令即因丟包，與一擺夷女子結婚，斯亦邊官之韻事也。

十二 相見跪禮

沿邊民族，完全爲宗教生活，幾有人人皆應爲僧，終身不離經書，事事必本經訓之概。故社會狀況，人民思想，言語動作，家庭服飾，禮尚往來，無一不以佛教爲標準，亦無一不表現出佛教之精神，相見禮者，人民信奉佛教之一表現也。擺夷多樓居，席地而坐，凡登梯者，不脫其鞋於樓下，（到宣慰司處，則盡脫鞋於樓下）即脫鞋於樓門之外，或脫於竹席之邊，絕無有着履入席者。即入私室，亦必脫鞋於房門之外。男女老幼，一律如此。凡男女與外客相見，既脫其鞋，必下跪致敬，初見如此，乾見亦如此，須得客許可免其跪拜乃止。此與日本禮節殊相似。凡入編寺，必以禮物擣佛爺，（即和尚）見客人亦必以禮物食品用具相送，若無相送之物，則引以爲恥，或竟規避，不與客相見也。

十四 衣食住

到普思措邊去

(1) 衣——搗夷男子，多衣青色短裝，亦有穿呢絨廣裝者，緣廣人居處沿邊者多，故男裝多數爲廣人所同化。一般仍包包頭，並由包頭而分階級，黑白色爲平民，淡紅艷乳等色，則階級較高耳。每人披一五花十色之洋氈，蒙首露面，出則以氈爲大衣，入則以氈爲長被，凡旅行之人，掛一布袋，佩一長刀，帶一飯盒。飢則就水而食，夜則依樹下而臥，各處可以爲家，不以旅行爲苦。女子多用白巾或色巾包其頭，耳塞甚大多用金屬，上衣以雪白爲普遍，緊小異常，亦有黑色夾衣，爲中年以上之婦女所服用，裙則有花條數道，花條之多少，卽以之表階級之高下，規定極嚴，婦女無敢違犯者。鞋多削尖花鞋，亦有着朝鞋拖鞋者，此爲外出之服裝，家居多以花裙圍身，不包頭亦不着履。極爲輕便涼爽，與外人接見，亦不以赤身爲可恥。

(2) 食——沿邊飲食，極爲簡單，不拘貴族平民，家內不起爐灶，卽就樓上火塘爲炊。炊器器具，簡陋不堪，小鍋無把，取置雞彝，炒菜以勺代鏟，切肉則用腰帶之長刀。尙須中資之家，乃克備此用物焉。貴族之家，亦有銀盃玉箸，但視爲裝飾品，使用仍感不便，平民之家則棹棹碗筷俱無。就火塘爲炊，則圍火塘邊而食。飯前用水洗手，以竹羅盛飯於側，用手捏成小團，送入口內。間食酸菜與茶水，此爲一般人午食之狀況。沿邊寨子，居屋甚密，著茶花雄雞（短足小身，呼「茶花兩朵」甚明）亦甚夥，每夜十時以後，則喔喔而唱，彼唱此和，達旦不息，雞唱不

數時，則各戶之舂米聲「梗槌胆覽」相繼而起，直至天明乃止。戶戶如此，早早皆然。蓋搗夷習慣，「不吃隔夜米」，所舂均爲糯米，舂出以後，則用甌蒸熟，有事外出者，則各以竹盒盛之而去。日間時餓時食，入夜合眷歸來，即出釜底之魚，或袋中之獺品，就火烹調，飲酒大嚼。烹時既已入夜，有用豬油燃燈者，有燒松明取亮者，一時火焰柴烟，充滿居室，而夷婦仍安坐鍋側，烹調自如。頭目首人，有事至土署者，雖土司賜食，亦不得同席，僅土司之婦人陪之，食餘之食，轉賜於頭首人，則跪而受之，惟土司夫婦之盃箸，他人概不敢取用。

(3) 住——沿邊住屋，約可分爲三類：一曰緬寺，佛爺和尚居之；二曰官署，土司與頭目居之；三曰民房，則平民居之。緬寺建築，崇高偉大，金碧輝煌，雕樑畫棟，五光十色，極工程之精妙。土署有階級之分，故建築亦有大小之別，惟略小於緬寺，特大於民房，一望而知爲特殊階級之住屋也。民房則統用竹木草三項造成之。緬寺土署民房，其式樣皆尖頂方角。土署民房，俱以圓木或大竹爲柱，人民居於樓上，樓下則飼牛馬，樓板多剖大竹充之，居之涼爽清潔。民房建築，多係隣居互助，一日即可完工。其建築方法，極適宜於居處炎方；樓下僅以木，或大竹支撐，不用墻垣板壁，可以避洪水猛獸，可蓄多數之牛馬。並可避免潮濕與地熱上蒸。屋面係成爲兩大廈，故室內之空間甚大，陽光自屋頂下射，則屋內與冷空氣化合，入處室中，可以減少炎威。

之壓迫，屋面以兩大長方塊合併而成，兩山以兩小廈承接雨水，一度稍長，則置樓梯，並添建隨台。漢人名其屋曰雞罩籠，又曰孔明帽子，余則名之曰方塊建齋屋，亦可名之曰緬寺化之屋子。蓋民房式樣無一不摹仿緬寺也。至緬寺與土署之建築，用小紅磚與長方片瓦，木料粗大，九龍有數百年前之緬寺與土署，至今猶不傾不朽也。鍾佐衡氏所著西羅羅湖之現狀；所述馬來人種之建築式樣，與沿邊民房，大致相同，由此可知此建築物，係由南洋羣島方面，帶到沿邊來者，更可證明沿邊搗夷與馬來人種近似也。

沿邊民族之習慣，大多守舊懶惰，蓋因天候壓迫，地廣人稀，供過於求，尊信佛教，不思進取，只求飽食終日，安度一世足矣。有人謂搗夷「吃似豬，睡似狗。」因其就火塘炊，就火邊而食，臥則用一大棉褥，亦有近火塘而臥者。觀其樓上，一隔兩截，外則爲廚房食堂之用，房內則全家集宿其中，其榻甚矮，公婆兒媳，亦僅以蚊帳相同房內無箱櫃木櫃，裝物則用縲羅繩，金銀財帛，多置袋內。出則隨身，人入則置於枕下，女子財產，多爲製手飾，富有子女，臂帶金銀手鐲至十餘枚者。再有多金，分以掃佛，或埋之地下。

十五 裝束

沿邊民族，男子尙有留髮盤於頂上者，並穿其耳，塞以指大之耳塞，但已居其少數。一般男子，多刺其髮，或留爲平頂，或梳爲滑頭。特殊階級與經商之人，多帶寬邊毡帽，平民則一律帶包巾，擺夷膚色較黑，眼部微凹，口內多嚼檳榔，赤唇烏牙，身段中資，亦有修偉之軀，手足多刺藍色之花紋，亦有全體文身者。其身體狀貌，既着以紅（檳榔色之唇）黑（膚色與牙齒）藍（身足花紋）三種色彩，且多數披氈佩劍，突然相見，實屬獍豸可畏。女子狀貌裝束，仍保其原始之狀態，一律盤髮於頂，宛如中國道人之髻。耳塞粗大如手指，面部與男擺夷略同，惟紅白細膩之資，較多於男子，早擺夷之婦女裝束，與水擺夷不同，頭部相似，衣則圍領大襟，腰圍一帶，帶有金銀鍊子者，裙則寬短相稱，着拖鞋，往來翩翩，不啻日本美婦，但此類秀出之資，不過百中一二而已。此外又均以緊衣掩其乳峯，與男性接近時，亦常防備其乳，謂爲乳房之起，係屬後天，引爲可恥。赤身時，亦多以裙掩其乳房，蓋彼視其乳房與陰部，均應同一秘密也。

十六 事議庭

九龍宣慰司下有議事庭，其出席人員，宣慰司署之職員與貴族之親屬，其外則爲各猛（指十板納）人民舉出之代表，議事庭不啻爲宣慰司之內閣，又不啻爲各猛之國會，實爲沿邊民族最

高之政治機關也。卽在今日議事庭，仍不失其雷震萬鈞之力，尙有左右支配沿邊全部民族之威權，凡漢官施行於民衆之規章法令，必經議事庭議決頒布而後，乃可推行無阻，否則民衆亦置若罔聞也。議事庭有漢文翻譯員，車五佛三縣府，亦設有緬文翻譯員，於議事庭中，可以測驗沿邊民族之才智，沿邊各猛，自柯氏改爲行政區，徐氏又改設縣治以來，省府一切規章法令，遂與內地各縣同一待遇。凡縣府接奉各廳令文，必交緬文翻譯員，翻出緬文，或在告示之後，翻成緬文，乃發貼各街市。遇省令文字稍長，或有附件者，縣府則翻譯令文而略去附卷，轉令宣慰司，由宣慰司研議辦理，數週之後，議事庭則有疑問請求之公文來府，其所質問與請求，多致與其研議令文之附卷相同，亦有議事庭擬具辦法，呈請縣府採納執行者，甚有與附卷完全相合。遇其質問請求之事，繼由縣府將附件翻譯成緬文交諮議事庭，彼則完全遵行。由此可以看出沿邊民族之才智，是如何深刻高明耳。縣府與議事庭公文往來之內幕，乃車里縣府科長潘官澤告余者，潘爲立省師範學生，思茅縣城人，曾署大雅口大猛龍等處縣佐，又在車里縣府多年，曾納英婦，家於龍九，乃深悉邊情且熱心邊務之人也。

沿邊民族之思想，以佛教思想，佔全部思想百分之九十以上，大有非佛教卽失其生活意義之勢。雖其屬主或英或緬或中國或自立，在彼則似無足輕重，所不能變動者厥惟佛教信仰，此爲沿

邊民族思想之普遍趨勢也。就其思想自身而言，尙頑固，喜保守。綿密周到是其所長，判繼擇別，是其所短，如繁雜艱巨之問題，有一議不決，再議不斷，竟至輾轉牽延數月不決者。此種懸案，九龍議事庭中，不知尙堆積若干件也。

十七 大佛爺

擺夷既已迷信服從佛教，故對大佛爺二佛爺小和尚，亦絕對表示其服從，推而至於土司漢官，亦事事惟命是聽，即使有萬不願意之事，亦惟忍受之而已，怒且不敢，遑論直言！迫不得已，亦惟拱手謝罪，或遷居遠避耳。就其形式上之服從觀之，見佛與佛爺，及土司漢官時，則先脫其鞋，並去頭巾，雙膝跪下，既而屈身而起，尙復擇地坐下。至陳述事實，亦必俯首低聲，陳畢興辭，又必磕頭而後走，一時數見，亦必如此行禮。擺夷素性誠直，不獨形式服從，其心理亦無不服從也。故在昔之世，野心者每借民族之服從性，妄肆蹂躪，今之漢官，亦鮮能體貼民族之美德，借政府之威權，施其殘酷剝削之手段者！默查目下人民之心理，漸漸與政府惡化，背此適彼，誠爲沿邊一大隱憂，而昏庸邊官亦不能不負相當責任也。

沿邊民族階級，異常嚴格，人民認爲至尊者爲大佛，而代表大佛者，則爲大佛爺。土司見大

佛爺及大佛爺之父母，必下拜，而大佛爺對於土司與其父母之敬禮，則與對一般人同，不作特殊之答復。大佛爺受人敬禮時，略頷其首而已。此外二佛爺與小和尚，亦自視爲特殊階級之人，只有敬禮大佛及大佛爺之事，而不知有尊其長官，孝其父母之禮。若二佛爺小和尚向其他人致敬，是爲侮慢大佛爺，欺辱大佛之舉動，罪莫大焉。因過重階級，影響於教育與行政者甚大，如以編寺爲學校，以二佛爺及小和尚爲學生，中插文彙授，豈非一舉兩得？然因二佛爺與小和尚不肯向中文教師行禮，致多隔閡，若強其就範，則彼認爲非但侮辱其大佛爺與大佛，並認爲破壞其信仰，消滅其宗教，較亡國殺身爲禍尤烈也。宗教階級，既如上述，貴族與官僚之階級，亦極嚴格，沿邊民族，皆無姓氏，今稱姓刀姓罕者，乃其首人名之一字，改流後從漢人而興者。然其名字，亦有階級之分，如土司則曰「沼」（譯爲官，案六詔南詔，亦此字之譯音也。）女曰「高」，（譯爲小姐）平民之女則曰「玉」（譯爲百姓）。頂具有大叭，則名曰「叭姓罕」，其夷民曰「愛底僚」。今之宣慰司名「刀棟樑」，蓋因對漢人稱呼而命名，其命名殆別有所謂也。命名階級，約分三等，一爲貴族，一爲職官，一爲平民。各有字派，不能侵越，亦不敢侵越。土司，職官，平民各有其傳統世系，世代相承，平民不能當職官，職官不能做土司，更不得夢想宣慰司之尊位。故每遇父子傳位之時，內部極易發生變動，稍一不備，干戈立見。當滿清之世，屢次對沿邊用

兵，多因其內部發生變動，因之引起各孫互相搗殺之鬥爭。九龍宣撫司之承襲傳位，尤爲十二版納，二十餘萬民衆所注目之大事！如當今九龍宣撫司，至今尙無嫡生之子，抱其弟之子爲子，其三弟刀棟材，頗有覬覦其位之野心，宣慰欲免將來互爭，將抱其私生子以爲承襲，而議事庭堅不允其議，至今尙成懸案。——宣慰司刀棟樑所私通之婦，爲其父妾，老宣慰死後，以其年甚輕，特許其回母家，另行改嫁，此婦雖已出畧回家（九龍江）竟未另嫁，今宣慰屢娶無子，於數年遠與其父妾私通生子。其後因此案未得議事庭通過，繼又與一女私通，因其病體日增，議事庭遂限制其行動，絕少與其情人見面之機會，惟相距咫尺，魚雁時通耳。據云宣慰司每致書其情人，連篇累牘，每書必盡緝紙數張，其情意之深長可想。此則雖爲當今宣慰司之穢史，亦可見沿邊民族傳統思想之深，及其家莊制度與婚姻制度之紊亂也。蓋沿邊民族貴族階級，可以多妻，亂婚，亂倫，而人民不以爲怪。平民則一夫一妻制爲多，若有亂婚亂倫等事，則當受法律宗教之制裁，且此對手，亦不許其橫行也。

改流而後，土司承襲，人民不得過問，其權操於漢官，滿清之世，不過遜爲節制而已。改行政區設縣治而後，土司承襲，幾爲行政長官所掌握，聰明官吏遇土司承襲之時，以其舉足輕重之資格，陰使其互爭，居中漁利，不問土司之賢不肖，惟視其運動手段之高下，而決其成敗，所關

民意，所謂自由平等，已成爲歷史之陳蹟。嗟乎！沿邊民族，未改流時，則爲野心者所利用操縱，既改流設治，又厄於聰明官吏之縱橫捭闔，發縱指使。既失望於其土司，復玩弄於今之官吏，宜其思念柯氏於不置也。柯氏非真爲沿邊之孔明，（柯氏於普思沿邊志略自序云「昔武侯不撥，用擒縱法以攻其心，今治普思沿邊，雖不敢抗衡古人，然於邊務之整理改治之方法，其事雖異，其用心皆同也。」）更非治理沿邊之聖手，惜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柯氏何幸，於沿邊獨擅千古，斯亦沿邊民族之厄運未除，吾滇南之隱魔障莫掃也。可勝歎哉！

十八 語言文字

沿邊民族之語言文字，與緬甸大部相同，在山居之雜色夷種，均以擺夷文字言語爲中心。與內地及西部之擺夷，其語言文字，大同小異而已。有字母三十二個，係各音不同，其音有長短之分，外有字母四十四字，則各音有雷同者。文言一致，不拘何事何物，均可用字母拚而名之，且委婉曲折，詞能達意，惟不免失之冗長複雜也。譯爲漢文，殊非易易，只能譯意，不能直譯其詞。——有人謂沿邊文字，與緬文不同，另係擺夷文，實則非也。沿邊民族，信仰印度佛教，其經典多來自緬甸，若文字與緬甸不同，則其經文，必須另譯一道，現在在車里之美國人，其學緬文

，即在緬甸，緬文既通，至沿邊即用其文字編印世界地理，以授所辦之教會學生，其學校之教員，亦一種甸人，以此證之，沿邊文字與緬甸文字，固無多大區別也。惜乎精通緬文之攜夷，多係大佛爺，不惟不通漢文，並漢語亦不懂，通緬文之漢人，於漢文又少研究。故緬漢兩文之優劣比較，參考頗少。有景谷人李輔廷者，號稱漢緬文兼通，在九龍宣慰司任土幕多年，繼佐柯氏任緬海行政委員，熟於沿邊情形，無有過者，現任五福縣府之緬文翻譯員，余令其翻譯美國人所編印之教本，雖能知其大要，然不能盡得其妙，吾人對於沿邊之隔漠，甚至視爲秘密區域（楊成志氏稱雲南有四大秘密區，沿邊其一也。）蓋亦缺乏深入研究之人之所致耳。

在沿邊經商住家與行政人員，多能學其言語。余在沿邊四十七日，已能聽其十之二三，並可應酬數言，至今尚記其「猛些節」譯爲「雲南省城」，「比比濃濃」譯爲「姊姊妹妹」，「京勞」爲吃酒，「京豪」爲吃飯，「磨」爲「不是」，「憂」爲「去」……能知其文而能寫其字者，則不多觀也。佛海土司刀良臣，余在佛海縣府講演時，彼爲翻譯，一氣說下，流暢動人，蓋亦土司之極長於言語者，然於漢文則又僅識之無而已。漢語緬語兼通之才，抑何難得其選也。

十九 工藝

沿邊民族之藝術天材，多於其緬寺中表現，蓋沿邊之緬寺，實爲其民族之最高學府，亦沿邊社會之文化中心也。如緬寺中之塑像，沿邊緬寺，僅塑大佛一尊，別無其他配像，但沿邊緬寺不下數百所，以余所見，亦數十所，其佛身雖有大小之分，而其衣冠狀貌，則無毫厘之差，塑像之神彩風度，千百一型，宛如一手造成者也。大佛形像，與內地所塑之釋迦牟尼不同，其軀大耳塞，其面略圓，頤以下稍狹，表現其十足之溫和渾厚，其頂尖如銳角塔，身披黃色布料之袈裟衣。與內地所塑之釋迦牟尼係長圓面龐，金身露臂，表情爲慈祥和藹者有異。沿邊大佛其不同如老大長兄，如初自田間來，如能耐勞安貧，如忠厚長者；中國大佛，則如年青兄弟，如衣冠已都市化，如社會之過來人，如富貴貧賤不足以動其心者。其所以然者，殆心卽是佛，心之趨向不同，故所造之像，亦各成一面目耶？然以沿邊民族，人多視爲衰落野蠻之邦，而能產生「楊惠之」一流之無名聖手，不其難能可貴乎？尤有異者，沿邊人民之而龐，約略有似大佛，偶爾聯想，令人神馳。究佛仿人而塑耶？抑人信佛而影響及於先天耶？其外如緬寺之房屋建築，其形式與中國之長三間略同，惟緬寺則由山牆開大門，以山牆之一端作大佛地位，其佛後山牆，仍開爲門，柱子有

高矮兩層，內層於直達屋頂之檐，外層柱僅及下腹，在兩腹之間，放入空氣與光線，腹下圍以牆，室內作大長方之空間，鋪以廣大之竹席，宜禮拜，宜納涼，宜牧事，宜宴會，宜開全民大會。用作大多數人之公物，大有無施不宜之概。統觀禪寺矗立巍峨，莊嚴燦爛之形式，足以表現佛教之偉大與極樂。又其內空廣靜穆，又足以代表佛教無我利他之精神。結構之奧妙，已足令人傾倒，建築之鞏固堅實，尤其餘事耳。至壁間圖畫，與佛座前之雕飾，挂於大殿之彩布，與夫土牆木板上之金漆油刷，雖多為古代神畫，然無一不足表現精美莊嚴也。尤有甚者，寺前之石塔與欄干，更為精深彌到之建造。寺後多建小屋數楹，以居大佛爺，在此光明燦爛，雄偉莊嚴之建築中，其缺點則為人工之掃除整潔也。民間工藝，如早擺夷所織綫呢，——用以製裙，堅實雅觀，且兼縹之製作，與金銀首飾，竹木用具之創造，均有獨到之技術，惟情不普遍，不分門別類，不擴而充之耳。編寺之木，石，塑，畫，金漆，雕刻，等項工人，據云不有專師，一寺之建，均樂指互助而成，即內容之一切工作，亦各獻所長，各盡所能，不標榜，不留名，不取工資，不專利，蓋亦以備掃佛之一事而已耳。

二十一 宗教與正朔

劉普思沿邊去

沿邊民族，完全信奉印度佛教，觀其社會，乃一全民佛教化之社會也。社會之種種制度風俗，莫不以佛教為依歸，在人民思想當為方面，因受佛教之影響與支配，故形成凡事和平，不尚武力，尊重自由，不妨害他人，性喜互助，不事爭奪之原始共產的安定的社會。宗教勢力之表現於物質方面者，則為緬寺，不拘城鎮市集與荒野村野寨，有十家以上居民，則無有不建築緬寺者。由緬寺之莊觀與否，即可判斷該寨人之貧富，無有有居民而無緬寺者，亦無有民居建築優於緬寺者。蓋某一寨之緬寺即可代表該寨之一切，亦有一寨有緬寺數所者，城市緬寺，尚有官緬寺與平民緬寺之分。寺中和尚分為三級，最尊為大佛爺，二佛爺小和尚次之，此三項人，非為特殊階級，即係社會優秀份子。大佛爺則終身為僧，以遠俗為犯罪！二佛爺則可自由還俗，凡土官首人，無有不具二佛爺資格者。凡人民之吉凶休咎，禍福榮辱，均為大佛爺所掌握，即一切地方事務，人事曲直，大佛爺亦有處理判決之全權。故緬寺不特為最高學府與文化中心，並可稱為人民心理善惡之最高法庭也。人民信仰宗教如此深刻，緬寺具有操縱支配社會之潛勢力，在推想中之緬寺，不知如何完備，經濟力如何豐富，實則不然，與內地之佛寺，完全兩樣。沿邊緬寺，不惟無廠塔納污之所，更無吟風弄月之地。宏敞壯麗之緬寺，除巍然一佛外，則無一長物，寺中和尚，不惟無尺寸之產業，並一切衣食用具，俱為民衆所貢獻，來捨者衆，大佛爺亦有堆金積玉者，萬一飢

無食寒無薪，則小和尚登高一呼，所製之物，即無不應聲而獲，婦孺爭先捐與。凡家有美衣精食，若不分半捨佛，則食不飽寢不安也。余遇一婦，家中資，衣食有餘，而斷其髮之半，僅以搗佛，問其故，正色答曰：不如此不足以表示最敬。沿邊家庭，不供天地神主之類，亦不置神位，但其最尊嚴修潔之地點，則必有貝葉經多札，緬紙經書數本，幾無家無之，無處無之也。蓋其經文所包，除佛學哲理外，舉凡民族之史事常識，莫不收羅靡遺。即其遵行之正朔曆書，亦以緬寺爲發源地也。

沿邊屬於中國，已六百餘年之久，但仍奉行其佛曆，未曾嘗從我國之正朔也。當中國春季清明後十日，則爲其過年之期，亦名堆沙插花，是爲一年之元旦。又至陰曆六月十五日，是爲其九月十五日，名曰「開門」。開門之後，則羣到緬寺納佛。至陰曆九月十五日爲其十一月十五日，名此日曰「開門」。在開門期內，凡婚姻出門經筒等事，完全停止。考其曆書，每六十年顯發一次，係進緬甸之制，緬寺大佛爺，亦有能推算不差者。甚有地方之吉凶休咎，其曆書亦記載無遺，亦有應驗者，則非吾人所可知耳。

二十一 瘴氣

車里距雲南省城二十五站，騰衝，緬甯距省城亦二十五站，吾人聞騰緬之事，造成人心理之恐怖與驚奇者，惟瘴氣之一物。沿邊爲瘴區，已爲一般人所公認，卽往沿邊必經之坡脚，羅里，揚武壩，青龍廠，元江，乾庄壩等地，亦屬產瘴之鄉。其謠云：『要過乾庄壩，先把婆娘嫁；』由此首觀之，可見青年烟瘴之毒耳。又由思茅南下必經之老軍田，昔勝城子，小猛養等地，亦爲烟瘴極大之區。行人旣抵普洱思茅，若再欲前往沿邊，凡向人間及前途時，不約知與不知，均驟然表現出恐怖與驚奇之神情，當局者亦惟有孤注一擲與不惜犧牲之勇氣，方能前進。商人旅客，莫不如此，若公務人員，尤爲毛骨悚然，毫無生趣！大有『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之慨。此非危言聳聽，張大其詞，聞昔有一老同事，行抵普洱，寄其僮行諸友函云：『經由普洱入思茅，卽直驅九龍耳。』及抵思茅，卒以勇氣戰不過瘴氣，遂折而西行過瀾滄縣矣。沿途瘴氣，已足令行人喪胆，至十二版納，恐無地無瘴，無瘴不毒也。沿邊瘴氣傷人最多，莫如清末用兵之時。思茅爲軍事善後地點，故病兵流離轉徙，死於思茅者爲多。其後流毒思人，死亡饒達十分六七。查此浩劫之來源，亦沿邊瘴氣之所致也。以此殺人無算之橫天毒瘴而問於人，究爲何物？出於何地？則其答詞多爲無稽之說。有謂爲大藍胡，鱒魚，蜈蚣，毒蛇，螞蝗，一類之毒焰者。有謂爲山川草木之惡氣者，其易染易治者，爲泥鰌瘴，其毒而傷人，甚至當地擺夷亦時中者，

爲穀槎癘。(秋收後，穀根所發出。)中猛性癘毒者十九無救，中慢性癘毒者則呈腹瀉面黃，飲食增加，氣息奄奄之狀。老於沿邊者，究不能指癘爲何物，言癘出於何處？更無助癘毒之方法，中與不中，統歸之運數耳。

車里之外，以余所經，如五福之狹滿，瀾滄之猛間，雙江之猛猛猛庫，皆爲瘴氣極盛之區，在此四壩子內，竟無一家漢人，卽素稱能耐烟瘴之廣人亦不可見。猛猛猛庫縣今之雙江縣，四山，漢人村寨，星羅棋布，而兩壩仍無一家漢人。當冬春之交，萬山雲霧，四山之建屋暫住者，無慮數百家，至夏秋則又毫無漢人之踪跡。蓋猛猛猛庫兩壩，四面高山，幾達萬尺，山巔積雪，壩子炎熱如火，大自然之壓迫，非人力所能抵抗耳。當改四排山縣佐時，有縣佐段慶華者，不信瘴氣能傷人，在猛庫縣佐公署打雨水(在炎方度夏，名打雨水，爲極冒險之事。)兩度，並迫權夷領之尋瘴氣所在，其後大病幾死，移公署於那賽，(雙江縣治所在地)今猛庫舊公署尙留段氏一聯云「耐除六屯瘴，回復萬家春。」段氏與瘴氣奮鬥之勇氣，亦邊官之翹楚哉。其外如瀾滄之猛朗壩，在繆爾緯氏任瀾滄縣令時，誓掃瘴毒，開發猛朗，掘毒物之巢穴，除草木之腐穢，移民開街，凡人力可達者，無不辟盡，結果仍是死亡殆盡，堂堂縣府，仍在蕪宋佛房，以數間茅屋代衙署也。就以上數地觀之，則車里五福又較好一籌矣。蓋三縣均有漢人住家，佛海多至百餘戶，發

養生子，成家立業者不少，其原因在山與壩之高低，不似猛庫，猛朗，猛滿，等處相關本甚也。根據以上事實與傳說，瘴氣之構成，殆爲下列三者：熱帶動物之具有毒質者一也，朽木腐草，飲料污穢二也，天候炎熱，地毒上升，山頂壩子高低懸殊，寒暑過嚴，造成熱帶性又濕又熱的氣候，故時有熱帶性疾病流行三也。至其防禦之方，萬語千言，不外「往來以時，行食慎重」而已。每於「霜降」後去，於「清明」前歸，可保無災。若長住則須學擺夷之「淡食寡慾」，若大食酒肉，無有不病腸胃者，瘴疾之所由生，瘴毒亦因之而起耳。有謂走炎方必吸鴉片，此亦自殺之政策！處炎方之口訣曰「吃飯莫吃飽，早晨莫起早。」蓋早晨當有霧氣露水，侵入人身，亦致病之媒介也。

余抵寧洱縣府時，得閱新亞細亞雜誌某氏介紹沿邊給南洋失業僑胞一文，略謂「滇黔湘三省之人，俱不宜在沿邊，凡三省人之從軍沿邊者，其後均死亡殆盡，惟適宜於兩廣人，凡廣人之從柯氏遠戍沿邊者，今皆安然無恙。」當時即認爲不然，於寧洱省立第四師校歡迎會上演說時，即力辨其非，遂提出「往沿邊去」之口號，此時尙不知某氏即爲粵籍，又係柯氏之戚也。及抵沿邊，果見不少之廣人，同時滇人亦頗多。江內之迤邐易武等地，居民半數爲石屏玉溪人，即以佛海縣治而論，亦不下數十家之滇籍居民。先柯氏到沿邊之商人，不在少數，如石屏張檀階氏業茶佛海

已三十餘年，某氏欲見好於南洋僑胞，而不惜抹煞滇黔湘三省之人。湘黔人以滬滇爲多，亦隨軍而來者。但吾滇人之安土重遷，不求發展，所謂：「窮走夷方急走廠」，此種輕視向外發展之態度，亦殊屬錯誤之極。嗟乎，蠻荒萬里，急待開發，男兒事衆，改善民生，豈獨兩陝，勿讓祖生先我着鞭也。抑有進者，沿邊不自秘密，而人秘密之。沿邊本有其真面目，而人故欲隱諱之，支吾之，此余查之所由作並即命名爲：「往昔思沿邊去」，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敢妄肆操觚也。

二十二 教育

(一) 一般概況

余銜督察學務之命，往沿邊去，今述沿邊事，至二萬餘言，尙未及於教育二字。事非舍本逐末乎？實則沿邊（指江外）教育，設治三十餘年，尙無何項成績可言。余爲沿邊教育建築，曾出稿萬五千言，呈之教育廳矣。今於敷陳沿邊教育之實況外，尙欲報告沿邊之種文教育，蓋種文教育，不惟高中初三級完備，並有普及與均等之現象，誠屬駭人聽聞之事也。茲分爲漢文教育與種文教育二事述之。漢文教育，不過有二十多年之歷史。沿邊教育之產生，實始於河民元光七朔所

上之十二條陳。條陳第九項曰「學堂」其條文云：「查各猛習用編文，不通漢字，文告命令，非譯成編文，不能通曉，大爲行政之阻碍。現於車里建設學堂二所，收聽穎子弟三四十人，入堂學習漢字，如簡易識字教法，藉通語言，隨字講解，用土音翻譯，半年來，稍著成效。將來經費充裕，每猛各設一堂，俾教育普及，開其智識，化其獷獠，諄究倫常。辨明順逆，盡其忠愛之忱，作我俾衛之用。其編文並行不悖，留彰左道，而示大用。」以柯氏條文觀之，何等周到堂題，條文中並明說「現於車里建設學堂一所，有學生三四十人，且已成立半年，又稍著成效。一當時之事實有無不可知，但今日之學校，尙係借柯氏祠堂，文武聖廟（孔子關公合祠，亦沿邊之創例。及財神廟，並無所謂學堂，抑或具名建學堂，實則爲生祠與聖廟之用，今免翻此一筆舊賬。惟民元有聰穎學生三四十人，即使四年畢業一班，柯氏執政沿邊至民十五，則其畢業生已至百餘人之多，何以現在車里人民，竟百中難找一二識漢字者？起柯氏於九泉，亦恐難作此答案也。當宣統初年，雲南學務公所，採思普區觀學秦康齡之意，由李曰璋，石雲章，陳錦昌諸人，年撥庫款二萬兩，辦理沿邊簡易識字學校，江內至思茅城入學校者已多人，今已任教多年。柯氏條文云：「如簡易識字教法，」即指效仿李氏等所辦理，借此以免除送學生至思茅之麻煩，柯氏具稱沿邊功臣，惟於教育一端，民十五以前之損失，柯氏不能辭其造誤之責。條文又云：「將來經費充裕

，每猛各設一堂。」然籌款辦學之美名，不知爲歷任邊官開發幾許財源也。現在車里縣治有初小一枝，以柯氏祠堂爲校址。九龍江宜慰司所在地一枝，以草竹建蓋。美國教會內一枝，用木石建築。車里九龍兩校之教師，係景谷之旱擺夷，爲寧洱中學校畢業者。教會學校之教師爲一暹羅人。三人均明教法，惟開辦不久，教管未著成效，余到校說話，尙須翻譯，其幼稚隔閡可以想見。據美教士說，「前任車里縣長，由其手代匯回籍之現金四五萬元之多。」然查兩校基金，至今尙無着落，實非怪事！五福教育，尤爲廢弛，只有兩校，局長亦係建設局長兼任，俟余督察到該地時，乃新委人，其空虛草率之局面，在車里五福三縣中，成績最劣，莫過於五福縣耳。佛海教育，爲江外翹楚，雖只辦有一校，有高小一班，初小二班，校舍係已故縣長徐達倫籌款新建，極高爽適用，學生男女同校，三班有百餘人，校長楊鴻基，四師畢業生，熱心善教，故學生成績甚好。滄縣長係普洱宏遠書院學生，任邊官多年，所到之處，無不以學校爲重，佛海縣治，漢夷相半，而能有此成效，亦以滄揚之功居多。事在人爲，有治法亦須有治人，於事方能有濟。余曾題「邊教中心」四字製爲軟匾，獎勉其學校。蓋沿邊有此，誠爲難能可貴也。滄氏與余方會銜請省款補助辦理二佛爺師訓所，業已批准補助費萬餘元，明令甫下，而滄氏云亡，邊教中堅，有志未遂，誠可惜也！

緬文教育，分爲三級，凡屬優秀子弟，到七八歲時，卽由其父母家屬，送入緬寺做小和尚。當由家送入緬寺之時，親友以禮物慶賀，其家屬則製精衣帶冠履，羣送入緬寺，是爲一生之祭。故凡子弟不得入寺當和尚者，引爲終身之缺憾。小和尚入寺後，除朝夕禮拜外，則終日悠遊寺中，每當黃昏之時，則由二佛爺聚小和尚於一地，先教以緬文之字母，繼教以拼音，拼音既熟，於是以緬紙寫字教之。當教授之餘，則任小和尚敲鼓張鑼，自由戲樂。俟小和尚識字既多，則授以經文，用個別教學方法，俾小和尚之個性發展。教學既專且勤，故小和尚之緬文，進步甚速。有人寺一二年卽能寫滿紙之緬文者，每當其回家用膳，均携其所寫之緬文，喃喃讀之不輟。當和尚者生活既優，階級超越，無不屑飛色舞，喜氣洋洋者也。擬名此步教育爲「初級教育」。當小和尚若干年之後，則升爲二佛爺，其年齡已達十六七歲，此時教者爲大佛爺。或教神畫，或練習寫經，或揚鞭試馬，既具紳士資格。又在寺若干年後，則可回家娶親，與担任地方公務，或承襲土司職守。以其所學，可以應世而自立。擬名此步教育爲「中等教育」。二佛爺不同俗者，則升爲大佛爺，居社會至尊之地位，一切言論行爲，既執社會最高之特權。惟其行動不能越乎佛法，終身研究經典，行動愈嚴，經典愈深者，社會之信仰亦愈大，遠近男女之以金玉衣食來播者，絡繹不絕。社會上之一切興作事業，則爲斯人所操縱，斯人亦當具有釋疑解惑排難解紛之才識。沿

邊民族，對大佛爺，信奉最誠，對土司次之，對漢官則又次之。維繫沿邊民族心理及其社會治安者，與其謂爲漢官，勿寧說是土司，更勿寧謂爲大佛爺，反較名實相符也。擬名此步教育爲「大學教育」，亦可名之曰「專門教育。」其社會教育，無特殊之設置，類皆以其經文爲範圍人心之工具，如每家必有經文數本，每人必視經文爲終身之指南。其佛教有五戒：一曰戒殺生，二曰戒妄取，三曰戒侵越人婦，四曰戒誑語，五曰戒酒。凡此五戒，雖不見形勢之禁戒，而擺夷則很少相殺相鬥之事，因其婚姻自由，侵越人婦，除特殊階級之士司外，平民少有此種行動。不妄取，沿邊果有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之美風。不誑語，擺夷以此爲終身信條，故不覺信之專而行之久也。惟戒酒一條，則鮮有不犯者，且亦鮮有不能豪飲者。社會既以當和尙爲榮，故每寺和尙不下數十人，平均每戶必有一爲僧之人，其緬文教育，已到普及程度。入寺爲僧，雖有貧富之分，但爲二佛爺大佛爺則無階級之限制，已得教育均等之精義，至其以一事而兼三級教育之機關，又其教學得法，生活簡單，經費出於樂捐，學者得盡量發展其天才，如書寫，圖畫，雕刻，塑像，建築等職業教育之培養，誠有足多者。其教育機關（緬寺）之組織，不惟經費出於人民之捐助，即一切辦法，亦係人民自動爲之，不受官廳之命令與限制，自以自由伸縮，又可以維持永久，此殆爲宗教教育之特色，乃沿邊民族所獨有者。惟觀其整部之教育，迷信之色彩太重，故有「真經假和

尙」之謬，然較能宣而不能行之宗教與教育，是其教育又裨益於社會多矣。

沿邊漢文教育，此時只可謂為萌芽時期，董軍五佛三縣共有六校八班，均民十八以來省府履行普及教育，各縣認為不可再緩，乃有此初期之成績，現在教育廳擬用省款在車里成立鄉師，再得熱心邊地教育如柯氏者，推行於下，則沿邊教育，作亡羊補牢之圖，猶未為晚也。

（二）邊民學校

在車里地方，且有中古之酋長遺風，近古之官僚習氣，現代之科學文明，三個極不相同之機關。代表官僚習氣者為縣政府，代表科學文明者為美國之教會，代表酋長遺風者為宜慰司。蓋沿邊當百事待興之時，不拘有何設施，均可標奇立異，可以佔開發沿邊歷史之一頁。凡居沿邊而具有作為之人，無不有獨樹一幟之好奇心與可能性。邊民學校之設，其動機雖多，而大要仍不外乎此例也。據主辦邊校周文卿氏之言曰：「邊校仍辦為初級學校，但衣食住完全供給，學校設備，必須十分完美，使學校家庭化，學生生活階級化，學校環境優美化。並欲奪取人民往緬寺為僧之信仰，使兒童樂於入邊校，而不樂於入緬寺，亦不樂於入教會學校，更不樂於入公立之漢文學校。」周氏商人，究不有說出邊民學校之宗旨何在，與如何着手辦理，惟是勢在必行，一面由李拂一氏到南京請胡漢民先生訂名為「邊民學校」，同時買有萬有文庫一部，與民間文學數百種，究

爲學校之用，抑爲個人參考，則不可知也。余到周氏茶莊時，曾親見有木工正製書棹，周氏云即邊校之書棹也。並指佛海縣治漢夷居民中間之山崗，爲將來建築邊校校舍之地。余初以爲必由各
大商捐有大宗款項，此種心切作育之舉，縱稍有所偏，與不願事實之弊，但其熱心毅力，終屬可
欽，頗願其與官紳合作，成此盛舉也。詎料涂縣長召集各首人開會，周氏利用時機，內各首人審
話重提，速其樂輸邊校捐款。於是余方恍然大悟邊校經費仍還是在老百姓身上打主義也！並明白
表示出以邊校而被壞公立學校之居心，當時余曾力爲反對，意在指明周氏捐款興學，固非吾人所
反對，惟在此時而來向人民捐款，未免太輕視公立學校也。此不過暫時屈服，吾知邊校必在最近
之將來而實現於佛海，故特於此而標出其經過與內幕也。雖然，邊校周李均住家沿邊，其愛沿邊
之深與謀沿邊之切，恐較沿邊以外之人爲熱烈。即邊校之設，亦愛沿邊謀治邊之一表現，不過只
見着現在漢文緬文教會各處教育之不滿，而求將來之安慰，未免太於理想，太於不願事實耳。沿
邊極應辦理而且重要之事實正多，教育不過是其中之一事，即就教育而言，以沿邊現時之需要，
似以師資教育（如培養師資）職業教育，（如改良茶葉樟腦梓梗）民衆教育（提倡民智民權）諸
端，較爲迫切。至初等教育，以佛海而論，公學有三班，學生人數尙嫌不足，邊校學生，另招平
？抑拉公校之學生乎？恐奪取佛教信仰，教會迷信，適成夢想，破壞公學，則可立而待，非以公

立而禁止私立，蓋佛海之人力財力與一切辦學環境，均非昆明市可比，必欲勉強學步昆明市之生保育園，南菁小學，事實既有難能，即使依樣辦到，究於沿邊有何補益也？今退一步而贊成邊校之成立，亦不應設於佛海，因佛海學務，不嫌其不如法，而其缺點在於不普遍。若就學校教育而論，佛海教育，在江外應當首屈一指！邊校之設，縱與公學無碍，亦成錦上添花。車里為沿邊之政治中心，邊校之設，應在車里，究竟能否奪取佛教信仰，教會迷信，將來亦可作一實驗。周李諸君，必欲設於佛海者，以諸君之子弟，均可就學，而得受較完全之教育，則已純為私立性質，即不應向人民頭上捐款，恐入校之子弟，亦未必為邊民，不過是遷居邊地富商大賈之子弟而已。本來教育應原有規定，私立學校，須得政府許可，乃可成立，佛海邊校，絕非例外。余對邊校，實愛之以德，尤願周李諸君，稍微遷動其教育之目標，擴而充之，須以沿邊之教育，而從事教育，更應觀察沿邊急需之教育，而辦教育，是諸君之邊校，上可無負於胡先生，下可不悞於公立學校。至於人民受益，與諸君之事功，不惟可以獨樹一幟，並可為沿邊之萬家生佛百世師表。邊校周李諸君，其亦有取於斯言也夫？

述及沿邊路政，行者無不以思普路之失修，與江面鐵線橋之疏於保護爲可歎。蓋自峻山以下，即爲烏蒙，哀勞，諸橫斷山脈所盤旋。加以元江，墨江，把邊江，澗滄江，諸大江出乎其間，故山頂與江流高低相懸過甚。地勢所限，誠莫可如何，年來汽車路興工，官民集全力以赴之，猶苦其不速，安何事人馬路之修理。據建設廳全省公路計劃，思普第三期修築。沿邊督辦蘇國藩氏於公路特別熱心，故提前修築。余到甯洱時，請蘇督辦飭各縣修補人馬路，並保護江橋二事，蘇氏一談數時，結果仍覺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嘆奈何而已。思普沿邊公路，正當雷厲風行，車里佛海兩縣，尤爲努力，如此情勢，在短期間，蘇督辦或可乘汽車開始往沿邊視查，亦意中事也。沿邊路政（指人馬路）過去成績已屬可觀，如思茅到車里一段中之邦閣箐，在未修時，有三十六道灣，七十二道水之稱，須數日乃可通過此箐，今則一日行之而有餘矣。柯氏在沿邊之政績，征服當居第一，次即爲路政與建築。柯氏於民二正月與各猛規定章程十二條：第三項爲「折工」，茲錄其條文「舊規各猛百姓，均要派夫做工送担，現值創闢伊始，一切營建工程，用夫很多。按定每年每戶，只派工兩天，又恐人民農忙時耽誤耕作，或因路途遙延，往返食費受累。故再酌定，每工一天，准折銀二角，一年兩工，每戶拆銀四角。隨門戶捐上納，繳解總局，由本局長另招工勳隊代做。……」觀此章程，周詳妥善，故當時能修改道路，建築五福縣營房，車里縣行

政總局。兩處建築，均中國式，使用磚瓦，宏壯適用。今改為縣政府，亦覺堂皇大方。兩處建築，可稱為莫定克服沿邊之基礎，並可表現柯氏堅苦宏毅之氣魄也。「拆工」章程，僅於「創辦伊始」時行之，不料「行十餘年而未改定，在柯氏手時，尚可以拆工收入，作為修路與修補房屋之用，近五六年來，路雖不致失修，房屋則破敗不堪矣！即以車里一縣而論，其戶口最低限度，不下萬五千戶，每年可收「拆工」款六千元現金，合紙票三萬元，其數已屬不少，自設治局改縣，約收「入拆」款，已在四五十萬元，改縣至今，亦收入「拆工」款，十五六萬元之譜，何以破瓦頹垣竟無人加以修葺？此不惟有背柯氏立法初心，亦何以對沿邊民族也。至現在之汽車路，係直接派人民做工，而「拆工」之事，仍是並行不悖，雖比柯氏時負担有加，但較內地之公路派款，每升糧派至三次計攤紙票至三元六七之多，又屬輕減多矣。

二十四 沿邊界務與美國教會之侵略

沿邊之東與法屬安南接壤，其南與英屬緬甸相連，國防界綫，曲折至千四百里之長。江內之江城，六順，鎮越，三縣，與法越界。江外之車，五，佛，三縣，與英緬界。越南地勢，似大頭而薄長，以眉公河（湄江）為界，河之南岸，上為緬甸，界綫頗短，下為暹羅，界綫甚長。越

南北部甚寬，東自廣西鎮南關起，西至江城縣止。越南由沿邊江城入境，至寧洱，思茅，墨江，等處均不下數百里之遙。沿邊各境地勢，東方南方成兩鈍角，江城鎮越為東部鈍角，深入於法越地界，東南西三界俱為越土。五福佛海兩縣地勢，成為南部之鈍角，深入於英緬地界，東南西三界俱為緬域。緬甸地勢，似一斜長三角形，東界越南暹羅，西界印度，正北地方甚寬，較越南北部與我國相連之防綫尤長，東自車江起，西至前藏止，邊界至今尚多屬未定。由車里起至瀾滄縣南界之南版江止，為已定界。瀾滄縣之西界上至駁馬之上邦恩地方皆屬未定界，又由此以至龍陵之尖高山，為已定界，騰衝西部全屬未定界。統觀雲南之西南界務，嚴重複雜，令人望洋興歎，若中央政府再不從速由劃界之根本工作入手，則英人之野心決非止於得片馬與江心坡而已。後患無窮，宜早防之！

沿邊一段界務，消更際燦曾一度親臨交界，與英法劃界綫，並用土敏土栽為界標，自第一號起至第二十九號止為滇緬交界。自第二十九號起至六十二號止，為滇緬交界。並與英國定立條約，雙方不得有軍事之設置。故車五佛交界處，如打洛渡，為出入必經之要地，雙方均無廢台重兵，兩地人民，即以界標為洪溝，彼此不相侵犯。余南下時，適值東省事變未久，舉國兇兇，謠言四起，有謂英法於邊界增加重兵，欲乘機侵犯者，故羣以注意國防之事相囑，及抵佛海，去打洛

渡不過兩日程，擬親往打洛一觀交界形勢，後得知邊情如常，未果。蓋佛海人士均謂邊防雖有變動，方九一八事變後，駐英屬地之緬兵，反而撤回歷服內地之革命運動。且英國駐兵，其伙食係滇商洪盛祥茶莊包辦，在包辦條約曾訂明，有百人增加，當於十日前通知，千人增加，當於一月前通知。蓋該地採買不易，遂不能以此而自解，亦足見英人對於沿邊界務之鬆懈，殆已集其全力於江心坡方面矣。沿邊國防安定，當局即應傾全力以謀建設，若反恃此以自豪，必為英法人所齒冷。

美國教會之侵略實為沿邊疾入宵盲之隱憂奇禍。瀾滄雙江兩縣，有美國教士永停里永恩洛父子，傳教至三十餘年，對瀾雙兩縣夷民之心理建設，已著絕大成效，造成偉大之勢力。不今乃有吶喊呼救之聲浪傳於政府當局，而不知車里之教會仍其先聲輝映，異趣同歸，其局勢之宏，用力之猛，較瀾雙教會之永氏父子為尤甚。若不及早設法，將不知伊於胡底也！茲先將永氏父子在瀾雙侵略之經過與現況，介紹於國人，繼述車里教會之實況，其危險情形凡關心國防者，必不寒而慄也。民二十一年五月十日余自緬霧星復教育總樞佛教會學校一文云：「查瀾滄縣地廣人稀，英多漢少，雲南在中國稻山國，該縣又當稱為雲南之山縣，故設治四十餘年，設學校不下十所，至民十五年間，有縣長繆爾綽者，竭力推廣，驟增至二十餘校之多。學款亦盡量提撥，該縣教育之

根基，實由總縣長而發揚光大，該地至今猶稱道弗衰。其後各任縣長，於教育只能守成，不足以
官推廣。……：查熊縣長光琦原呈所稱美國牧師永偉里永恩洛父子分卡瓦山，羅黑山兩大部
，計設學校數十校，福音堂佈道會數百所，有學生教民共萬餘人。均屬實在情形，其原呈又稱
「於明年實行改組，其不能照章辦理者，一律改爲福音堂或佈道會。」查永偉里到潤變經營傳教
專業，已三十餘年之久，初到雙江屬之猛猛橋經營，後駐防管帶彭焜強迫送出雙江境界。繼乃至
潤渝縣屬之糯佛地方，建蓋教堂，默潛化移，教徒日多。漸漸干預訴訟，於是漢官乃知注意，此
時已根深蒂固，防不勝防矣。查其造成此項勢力之原因，厥有數端，潤變種族複雜，素稱久反之
地。土司時代，事事專制，改流以後，又重重壓迫，夷蠻無所保障，遂激成三種變象，一則遷入
英國屬地居住，一則附入野卡，聯合抵抗。（現在野卡民族，不屬英，亦不歸漢。）一則投入教
會，以作護障。此政治不良，遂造成教會之勢力一也。除蠻夷有宗教文字外，其餘如野卡，羅黑
卡瓦各色人種，皆無宗教文字，永氏父子，既知該種人言語，又用英文抄錄該種人言語，日編經
書教之，故該種人等不惟樂於接受，且認爲唯一之恩物。此中國之教化不行，遂造成教會勢力二
也。查永氏初傳教時，與重里縣教會，仍屬同樣策略，初則施醫，繼則行其小惠，終乃誘其入教
。其初非官傳，多由貧病犯法之徒入手，故此輩入教爲其用，當其施行誘惑手段之時，衣食住三

者完全供給，而整個人生，自亦由其支配矣。此種教育，可名之爲「終身教育。」既得此輩多人，直接間接，即到四方工作，故瀾雙兩縣之數十學校，數百所禮拜堂佈道會，萬餘人之教徒，絕非永氏父子化身千萬，更非一一用美金建築，尤非有何等完備之設置。督學於三月二十日親到獵獵坡子之南，永氏父子教堂內。（雙江紳首彭琨，既解管帶職銜，故永氏父子，又捲土重來，乃有獵獵坡會。）只一二羅黑照酬其間，又到邦木卡瓦寨有教會及學校處，亦只一單純之草屋。蓋其教學方式，或用禮拜日，或用巡迴教師，由形勢觀察，此種教育，無足輕重，蓋在若有若無之間，若從心理建設上觀察，則其所輸入傳授之影響，有牢不可破，深不可拔之慨。永氏父子一紙號召，則萬衆齊集，無不惟命是聽，視永氏父子爲天人，永氏父子，掌握萬衆教民之思想行動之特權，得錢支配，惟永氏父子之馬首是瞻。此永氏因勢利導，善於利用，遂造成教會之勢力三也。至其憑借國力犧牲金錢，永氏父子既專且久，成爲終身世世之事業，凡此舉諸大端，帝國主義之教會侵略，率皆類此，而亦人人易知易見者也。惟以上所呈造成教會勢力之三大原因，恐爲瀾雙教會所獨有亦即永氏父子侵略瀾雙之密策也。今欲制止其侵略，單憑一紙空文之取締，固難奏效，即推行邊教以謀極積之抵抗，亦難成功。督學以爲應欲令瀾雙兩縣與夫有教會學校之縣區，往意下列之數事：（一）邊縣夷民無知，官紳士司，不得任意壓迫剝削。人人謂瀾前爲邊縣

缺優，蓋因夷民鮮知易於欺詐也。若邊官不知教化安撫，則前呈遷居，反抗，入教，三種變態之人，必愈加禁止而愈增多也。（二）凡初設教之地，則處處應當防備，不可徇情通融，或置若罔聞（如車里）已設有多年之地，則事事應當調查登記，呈報宣傳，如熊縣長原呈所稱：「索閱其統計表：：：：：」。官斯土者，反不知外人之工作，乃就外人之書面而得其大略，宜乎永氏父子之侵略進程，一日千里耳。（三）查各種夷蠻，其有宗教文字者，（如擺夷）仍聽其信仰學習，使之發習漢文學禮教則可矣。無宗教文字者，（如羅黑，卡瓦，）則應當教以簡單之禮教文字，使其心神有所依歸，若有宗教文字者，務必強迫使其背棄。無宗教文字者，又認為愚笨不堪教育，必致無所適從，與中國永久絕望也。（四）查邊地辦教育者，無永氏之學力財力，更不能如永氏之專一持久。然亦不可借辦學為名，而行擾民之實。又有不能體念夷民心性，辦學者動輒遣派，教管者任意打罵。馴至人民認辦學為苛擾，學生視讀書為畏途，有名無實，虛糜款項，則邊教推行，永無成功之望，更何冀與教會侵略角逐于蠻荒哉？上呈四事，固知迂遠難行，若並此四事，亦不知之不勉行之，則為邊官者，是不管陟墜夷疆，辦學者不啻荼毒邊氓，為害之大，何堪設想。擬請飭令瀾雙兩縣，注意以上四事，以治教會侵略之本。其治標之法，應飭嚴密調查永氏父子之一切設施，並實行改組，詳實取締，不得如熊縣長索閱其統計表冊，以作呈報資料。假

使上下敷衍，前後縣長，藉故因循，萬餘人之心理已去，數千里之山河喪失，中英未定界，不失於英倫之飛機重砲，而失之於永氏父子之福音堂佈道會！邊官尚責無旁貸，邊地教職員，更屬罪無可道耳。」此呈聞教廳已轉呈省府，通令各縣矣。車里縣之教會，爲時不久，（民國初年）防備尙易奏效，不致如濶雙之束手無策，受人宰割也。今年第五節，余在緬寧縣呈報車里教育公文中，曾詳言教會僑情情形，呈文中有云：「查車里縣於民元，由局長柯樹勳，將縣府前之平原一塊（約有百畝之大）租借與美國人，作爲醫院，教會，工廠之用。年納租金百元，限期爲九十九年。查現在美國人比牧司，醫生高禮佛，工程師古登柏等，又在縣治後之大山之上，建有避暑房屋，於所租借地之範圍外，正事建蓋宏大之禮堂，（借名爲附近擺夷所建。）不知與柯氏所訂租約，會蒙及避暑處與禮堂地址否？抑或由在任縣長另定租約否？擬請轉呈省府，飭令該縣長妥爲保管，並明白答復，以免外國人在本國領土以內爲所欲爲，亦國恥之一端也。車里教會設施完備，此其志不在小。……：……：……：又試教會工作之步驟，初以施醫爲號召，繼以入教爲誘惑，終以讀書做工爲收買。凡就醫之夷民，貧無所歸者，病愈之後，則在其教會外建屋而居。又設有麻瘋院一所，附近各縣送入醫治者，多至百餘人，病愈後之居民，則一律入教，教民子弟，則設學校以教之，即教會中所設之學校是也。教民之壯健者，則入其工廠做工，其工廠機器，多係製木材

所用，使用電力，九龍江面開駁之小輪，亦係該會所置，上下九龍渡與橄欖渡之間，遊行江面數十里。教會內住美國人三家，係幾年後一更換，現在住者已爲第二屆。牧師姓比，其名已忘記。高禮佛任醫生，古登柏任工程師，兼辦教會學校，分工合作，各擔眷屬作長期之經營，年需美金巨萬，一切藥品機器用品，統由打落用馬匹馱，年必數次，與國內各商埠之教會互通匯兌，在沿途之官商，無不沾其便利。故頌揚之聲不絕於耳，已忘其文化侵略之野心毒計矣。幸沿途民族，信奉佛教之歷史甚長，其信仰不易搖動，故車里教會，雖辦理近二十年，而入教之羈夷甚少。惟唐山之真項夷人，其信奉耶教，亦與瀾雙滯縣相同。查此項教會，不獨影響教育之推進，即於國權治權，亦有莫大之障礙。懇請飭令車里縣長嚴密防範，同時提高車里之漢文教育，以顯國體，而挽狂瀾也。」此文已轉呈省府飭令道辦，若執行得力，終較置若罔聞，視若無睹者，國人可期漸歸其趨向，外人亦必收斂其野心也。

在此擬附帶報告車里，猛猛，兩地外人備瘴之方法，實車里，猛猛，均爲烟瘴極大之區，車里自柯氏建築總局，又於局前建築街棚民房，移居之人已多。但時有病者，當今宣慰及現任車里縣長即，兩位善病之員，由與高禮佛爲緣，抑或偶爾之現象也。車里教會之建築，樓房平房均有，居住多在樓房，三條生勇長女，肥碩康健，飲料用爐水機，其外亦不過培植花木，打掃清潔

而已。亦不見有特別之防瘴設備也。猛猛因漢人與羅黑均不有下墾居住者，故永氏父子之教會居住，頗爲人所注目，據余觀察，其建築之式樣方法，完全仿照擺夷之樓房尖頂，四方挖出深溝，園中草地刻光，每晨服金雞納數丸，即夏秋瘴發，亦可居之無恙也。由此愈信去來有時，居處有方，雖酷炎裂瘴，亦可不致爲害也。遠方商人，如在多季到地，吃過隱水，至第二年即呼爲「老客」，此種老客，即在沿邊打雨水，亦可免於瘴毒也。

二十五 沿邊之今昔觀

沿邊民族，與中國發生關係，已有六百餘年之歷史，但收服設治，不過二十餘年，而在二十餘年內，其中變動與進步甚大，注意沿邊與開發沿邊之呼聲，亦漸漸高唱入雲，治理沿邊之舉動與人物尤爲關心沿邊者所樂聞。茲擬將治理沿邊之過程分爲三時期。自元迄清末名之曰「土司治理時期。」自民元設治邊特別區行政總局，名之曰「柯氏治理時期。」自民十五以沿邊兵事迭興及至設縣治以至於現在，名之曰「徐氏治理時期。」蓋沿邊以政治上觀察，就有關係而發生長久之效力者，莫若土司，柯氏，徐氏等人物耳，茲分述如下：

一，土司治理時期：

屬邊地夷民之政教風俗，各族均同。邊地數千里（自河口起，西至鎮康止。）相傳千餘年，均無顯著之變更與差異。土司治理國家人民，統以宗教為號召。政治與宗教，互相呼應，互相利用，互相尊重。土司出身，無有不經禪寺者，禪寺之設施營繕，土司亦無不從事其間者，古今一轍，萬方同調也。宗教重迷信講服從，故其政治亦以專制服從之色彩居多。其中最特色至今行之不衰足以稱述者，厥惟議事庭，沿邊議事庭之最高機關，當以九龍為第一。九龍議事庭，係一平方建築，四面皆窗，中設竹席，即各首人坐而議事之所，四方為轉道，亦鋪竹席，則兩造人所在與旁聽席位。故議事庭可名為沿邊之最高議院，亦可名為最高法院。在各猛之政事與民刑等事，議事庭均有判斷處理之特權。至今設縣，其議事庭仍然行使其職權，惟對縣府履行呈報與備案之手續而已。至議事庭之人選與其組織，並對於宣慰司之權限等事，本書前已言之矣。

二，柯氏治理時期：

據沿邊志略載：「宣統二年正月雲南總督李經羲飭已革知縣黎登元查辦烏心並猛海事。電請拿辦遮海亂匪，許之。三月登元進兵攻奪蠻肺匪巢」沿邊軍事，遂由此開始。登元進攻至頂其城下，與戰數月，值雨水盛發，烟燄劇烈，黎軍死亡過半。時督帶柯樹勳，在滇越鐵路，頗著聲譽，曾戰解憂，於正月調往頂其增援，柯氏遂克頂其，擒殺匪首，聲威大震，柯氏坐鎮沿邊十餘年，

實頂真一役，有以造成之也。頂真城子，位於孤山頂上，五福縣後之新火山東南伸入鴉子者爲佛灣往五福必經之路，山脈至城子之北陡低，其南流沙河環繞其下。山頂甚寬，東西有積水塘，居幾數百家。東西爲其出入要口，兩大緬樹對列如門闕，天然險阻，爲沿邊軍事上必爭之地，柯氏之役，徐氏與廣人之戰，均以得頂真城子後，軍事遂告結束，頂真地勢之關係沿邊可謂大矣。據柯氏幕友劉宏圖告余曰：「黎肇元欲帶罪立功，又限於清庭軍事不過百日，不得請款保薦之例，故延時日，至夏秋爲烟瘴所苦，俟柯氏到時，雙方精疲力竭，故一鼓而成功。其後肇元以勞苦中瘴，歿於思茅廳任，柯氏提犯到英屬孟良，得考察英人治孟良之一切設施，其後調任思茅廳，民元成立行山總局，十二條陳，多採孟良辦法，此柯氏收服沿邊與治理沿邊之略歷，外人多不詳悉也。」方成功立業之人，如柯氏者，殆已不鮮。其十二條陳，自今觀之，已屬平恆，在當日而能出此，誠屬難能可貴也。茲擬介紹其條文於下，非其條文是治理沿邊之金科玉律，所惜者，沿邊設治二十餘年，尙無人有此通盤之籌畫與具體之辦法，可以代理其條陳也。

柯氏治理沿邊之十二條陳

改流第一，查原案擬設一直隸廳三縣，設官分治。各猛廳修城垣衙署，各項開支，非有大宗

巨款不行。况民國初立，滇省財政困難，達於極點、事更不易。兼查官吠及羣吏之心，多有不服，終爲他日之患。前據宣慰司刀承恩等合詞公請暫緩改流，設官保護。十二版納，願如孟良，將地方錢糧歸於門戶抽收辦法。一切行政緝捕，伊等既解才能，又無力量，概求漢官担任保護，似此權操漢官，即屬不改之改。事尙可行，此後若得實良長官，善爲撫循化導，悉泥猜嫌，長治久安，拭目可待。

籌款第二，萬事以財爲基礎，無財卽寸步不行。今擬仿英人之於孟良辦法。從輕征輸，不事重剝，夷俗地方，耕種不分貧富，除頭目赤貧免征外，每戶年征二元。沿邊約計二萬餘戶，年可收五萬餘元。卽以一半分給各孟士奔叭目作爲辦公薪津，禁革舊有一切苛派。一半提歸公家，辦理各孟應興應創一切事件。其思茅廳每年應完之錢糧千餘元，卽於此歸公之半數中，提出完納，不再加征。是生財有道，取之不苛，用之有節，於民無擾，於公有濟。

官守第三，車里爲全版之中心點，設督辦一員，表率各孟。將十二版納，劃爲八區，每區設行政委員一員，管理地方行政，及一切應興應革事務。其重要事件，仍稟由督辦解決，如應轉稟大憲請示者，均應照案辦理。總以整頓地方，及改良風俗，作富強之基礎爲宗旨。

訴訟第四，各孟距十餘站，遇有命盜各案，解赴思署報告，設有告到者，遣差拘提，皆視為畏途，往往十無一返。現既設官行政，凡民間鼠牙雀角，隨到隨訊，隨訊隨結。掃除舊時衙門陋習，以培元氣，其重要案件，擬於督辦公署，設刑件各二名，以憑錄案填格，以後訟認繁多，再請設地方審判檢查各廳，以敷治理。

交涉第五，各孟界於英法二國之間，與英法管領地面，犬牙相錯，難免不無交涉事端，現在十二版納，既歸漢官保護，與前清未設漢官時，事權自不相同。擬請飭由外交司，照會英法領事，轉飭該兩國之邊界辦事總理員知照，宣佈十二版納地方，此時已設漢官，治理保護，以便遇有交涉之事件，而不致留難，得以照約從權完結。設有重大事件，並可通詳請示辦理。

實業第六，各孟夷民男女，惰農自安，但求一飽，從不研求他項工藝，其服飾大概購之英緬，所有田土，多係膏腴，氣候亦極溫和，甲於內地。每年栽種，專候天雨，不知鑿渠灌溉。秋收後，其餘小春雜糧，概不栽種，各處竹木茂盛，不知製造，廢棄可惜，擬添募各種工匠，分往各孟，認真教習一切製造，逐漸推廣實業，俾免利源外溢，數年而後，其發達必有可觀。

國幣第七，各孟行用銅片，賤色太壞，五六縣，三四縣不等，令此非贗米不能交易。擬請轉令造幣局，借撥單雙銅元各十萬枚，單雙銀毫各二萬角，併同兵餉銀元分布各孟行用，永鑄銅片抵銀，並免英法銀元滲入利權外溢。俟民國幣制劃一，將銅片全行易回作淨，可期一手繳還借款，不致延欠，如此銀元不足，輔以銀毫，不足輔以銅元。滇夷交便，可察久遠，以維幣政，而尊國權。

滇商第八，查版納全屬，西南通英緬，東南通法越，東達思普，北達威鎮。實爲商務輻輳之區。至各孟所產，以花茶爲大宗。此外森林木植，尤屬葱鬱蒼鬱，如銀麟之樟，製材之柏，及密而不滅之銀鐵等礦，均屬利藪於地，綏道階崎嶇，泥塘深陷，兩水路斷人稀。今擬勘定路線，開通溝渠，修橋造船，安設旅店，以通商販，而利賦足。擬於事定興修，如開平坡，今年起蓋兵房十二間，派兵駐防，往來商販賦足，有所棲止。且得兵爲保護，不覺征途之苦，咸稱便焉。

學堂第九，查各孟習用緬文，不通漢字，文告命令，非譯成緬文，不能通曉，大爲行政之阻碍。現於車里建設學堂一所，收聽穎子弟三四十人，入堂誦習漢字，如簡易識字做法。藉通語言，隨字講解，用土音翻譯，半年以來稍著成效。將來經費充裕，每孟各設一堂，俾數育

到普思沿邊去

普及，開其利權，化其猥褻，講究倫常，辨明順逆。蕙其忠愛之忱，作我棟樑之用。其編文並行不悖，留紇左道，而示大用。

郵電第十，此地若關商埠，且毗連兩大強國，軍政民事，買賣商情，欲期快利，非安置電報郵政不可。各孟延長，物產豐富，商賈偕來，行旅載途，交通敏捷，將來定能成一大都會也。今擬於勘路之便，劃定地點，創辦電局郵政，以便官民，其經費取給孟中公款，不動公家錢文。

招墾第十一，古人寓兵於農，法良意美，爲實邊最要之圖。本年第五營兵，領墾者已五十餘名，雨水調勻，豐收相望，明年領墾必多。兼之現土司舊習，輕取門戶錢文。諸般保護，將來商業必能振興，谷米一定有價，附近各處，自必源源而來，此宜待以年歲，期底於成，不能求效太速也。

練兵第十二，古云無兵不能立國，各孟界居英法二強國之間，尤不容有依賴性質。今擬俟經費充裕，添練兵，有事則荷戈執戟，禦侮銜鋒，無事則鑿井耕田，散還各寨，以時訓練教育，不令遊手好閑。孔子有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卽戎之語，要當身體力行，任勞任怨，十年之後，皆成勁旅，邊陲無事，內地容有不安者乎？

此外柯氏又規定章程十二項，以便上下執行，就十二條範圍擬定。僅介紹其項目如下：（一）戶口調查。（二）征捐。（三）拆工。（四）稅銀。（五）外交。（六）學堂。（七）墾植。（八）婚姻。（九）守法。（十）任勞。（十一）雜費。（十二）獎勵。

統觀其十二條陳，與十二章程，不可謂不周詳妥善，可惜多數是照抄英帝國主義治理殖民地的方法，並且僅有書面文章，不問事實，更有行不數年，便爾中斷者，此亦各地皆然，古今同慨。最可異者，戶捐折工，至今行之益力，如實業，教育，招墾諸要政，則又成績毫無，當時又不查沿邊社會情形，缺點尤多，其後亦鮮有補充。英人之於孟買，其治理方法，不知幾多變更，而沿邊猶是老套依然。此亦不能為柯氏責也。柯氏初於沿邊，固亟欲登諸荏席，其後日久承平，又深悉沿邊民族之庸懦無能，不思振作，演政自民五以後，屢次出兵，不暇問及邊事，柯氏由佔有而思繼之永久或後世，漸漸萌其無形割據沿邊之野心，一面敷衍政府，一面見好夷人，只求其繼之永久，不思沿邊之進步，此亦柯氏英雄思想必然之歸趨也。柯氏殆僅有征服沿邊之功，而無治理沿邊之才，更無開發沿邊之居心。沿邊十餘年來，各政均無進步者，亦未始由於柯氏誤之也。但柯氏無改造沿邊之才智，亦無破壞沿邊之野心，欲保存沿邊之蠻夷狀態，以遂其無形割據，長期佔有，以遂其子孫孫皆可以王沿邊之私心而已耳。

三、徐氏治理時期

六四

徐昭武氏任普洱道尹時，適值柯氏壽終，初由其子柯祥輝代理總局長職務，繼委徐氏秘書長龔雲任總局，不久而廣人之亂作矣！當時洽遇二六政變，繼又有六一四政變，徐氏保境安民。內征外攘，幸而雙方斃平，徐氏即決改行政區爲縣治，與省府往來電文甚多，其後竟以去留相爭，其志乃遂。余南下前，徐氏出其文稿示余：內有扼要之旨曰：「五福山水，其秀麗不亞於蘇杭，五福人材，其優美亦不亞於蘇杭，今之五福，在千餘年前，安知不如今之五福，數百年後之五福，又安知不如今之光明燦爛之五華哉？」徐氏之動機，是欲以改縣破壤柯氏在沿邊之大一統勢力，至其目的，則以爲將沿邊各縣之政治地位提高，則可與內地各縣齊驅並進。其謀沿邊之深且切，不使沿邊長久爲秘密之區域，更不欲後來之野心家，作無形割據，與永久佔有之舉，實質於柯氏遠矣！當時滇政紛亂，徐氏樹中立之幟，有人尙疑徐氏欲割據沿邊，實則徐氏爲人心平和，大公無我，有佔據沿邊之名，而無獨享沿邊之實，收服沿邊者，柯氏也。開放沿邊，提高沿邊者，徐氏也。又有謂徐氏爲其左右包圍，不欲使孫天霖獨享沿邊特權，故慫恿徐氏改設縣治，一面遂其倒孫之心，一面即可瓜分沿邊之縣缺，事實有無不可知，即使有之，亦終不爲徐氏之病，蓋

改行政區爲縣治，是事勢所必趨也。所可惜者，徐氏於政治力量，太於理想，而近於迷信。而於沿邊之社會情形，又鮮觀察與瞭解，故縣治改後，不久徐氏調省，其改良補救之法，遂無施行之機會，於是縣長稍不得人，騷擾人民，羣歸罪於徐氏一人之身，此固非徐氏所能負責，若當時假以時日，俾其殫瘁籌劃，規定具體辦法，其遷福沿邊，當不後於柯氏，而沿邊對於柯氏之聲威信仰，又必轉向徐氏之身，可斷言也。

二十六 治邊較有關係之人物

都竜拉花：九龍擺夷，任議事庭之要職，光緒十四年，法人（有說是英人。）探險隊到九龍，即升大旗，強宣慰司寫降文一參無以對。旣數日，都竜拉花謂法人曰：我邦向爲中國所管，須有中國公文到來，即可降，法人默然，於是都竜拉花下令夷民，不准與法人買賣鹽米，陰下其旗竊其馬，法人知不可欺，遂夜去。其人住屋，現仍在九龍，相稅不揚，不多言語，偶發官則如鯨河。

宣慰司刀宗良，嘗孟邁刀正經作亂時，燒殺孟海，滇商議上報，有以不可直首諫者，刀正色曰：「正經既不服我，則遂漢人宰割，亦不惜耳。」遂上報，事平果設漢。

張榮階，石屏人，到佛海縣經商三十餘年，娶緬婦，改良佛海茶爲緊團茶。開印度等處銷路。現在每年可銷印度四千多石，佔出產十分之六，其人健在，年六十餘歲，和藹如文人，家亦致富。

李夢璧，字輔廷，景谷縣旱擺夷，光緒十七年到九龍宣署任大幕，後助柯任佛海行政委員，因廣人之亂，出走孟良多年。現任五福縣府翻譯員，其人漢夷之文字語言兼通。夷人之知漢文化禮節，皆得彼介紹。故沿邊夷人對之，敬仰有加，柯氏送與公田甚多，無子女，現年六十四歲，住家阿洞。

柯樹勳，字清臣，廣西柳州人。其人堅苦耐勞，惟個性甚強，獨斷獨行，不能羅致人材。無官僚習氣，對夷人親愛如子弟，精建築，善調口味。沿邊民族，敬之若神明，建屋思茅城南，麻桑平壩子，爲其私產，其子女多人，祥輝爲其長子，廣人叛，逼之出任首領，事敗走孟良，去歲相安歸來，佛海土司建茅屋以居之。終日飲酒自樂，不問事事，余到佛海時，曾與之兩次見面，平凡之貴公子模樣，非野心家也。

徐爲光，字昭武，峨山縣人，民十五任普洱道尹，改沿邊爲縣治，有移兵實邊計劃，未實行，聞民政廳長，現息影昆華，杜門學佛。

陳燦，字崑山，貴州人，任清時普洱知府，立宏遠書院，（現在省立四中中之校舍，即陳昔年
建宏遠書院者也。）與英法二國，親到界綫劃界，裁立界碇，勞苦功高，爲界務不可多得之人
材。

孫天霖，字雨農，曲靖縣人。繼柯祥輝任總局長，因廣人搶關平團兵之槍，處理失當，釀召
廣人之亂，事平，改行政總局，爲車里縣政府。

涂純治，字達倫，景谷縣人，以教員出任行政委員，前任佛海縣長。所到提倡學務，不遺餘
力。居官清廉自守，本年春，病故佛海任所，年五十四歲。

李拂一，柳州人，柯氏之婿，著有車里一書，在佛海組織新演公司，又與佛海商人王球時周
文輝等擬辦近代學校，胡漢民先生，代改爲邊民學校。

中篇 沿邊之急務

六八

一 治理方針之確定

依據上卷沿邊之實況，可以歸納爲下列之現狀：

(一) 就歷史言：沿邊與本國發生關係，雖有數百年（元大德元年起）之歷史，然征服設治，實始於民初柯樹勳之手。及民十七後爲光乃改行政區爲縣治。

(二) 就地理言：沿邊在雲南之極邊，與英屬緬甸，法屬越南接壤，距省會千餘里。雖其地田土肥沃，物產豐盛，以相距過遠，交通不便，烟瘴惡烈，遂與內地隔絕，形成秘密之鄉。

(三) 就人民言：車五佛三縣之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俱爲擺夷，與其羣雜色苗族。不懂風俗習慣與內地迥別；即其語言文字，政治宗教，均自成一完整之社會，傳之久遠，行之順利。

(四) 就行政言：由行政區改爲縣治，雖已二十餘年，然人民仍與土司發生直接關係，與漢官僅有納稅担夫之間接關係而已。

按就上述四事而論，與內地情形，迥乎不同。在行政區時代，省府對於沿邊之治理方針，即

執行柯樹勳所呈准之十二條件。民十七設縣治以後，省府對於沿邊各縣，名義上已與內地受同等之待遇，而事實上則仍遵行柯氏之十二條件。其間之錯亂歧出，因循敷衍。改進莫由，將至根本搖動！凡關心沿邊之前途者，莫不以確定治理方針爲急務也。

謹就管見所及，提出確定治理方針之原則：

(一) 沿邊自始至今，仍係一特別區域，應確定特別區域之治理方針以治理之。

(二) 應就沿邊之史地人民社會之現狀，而確定適合治理之方法與步驟。

(三) 柯氏十二條陳，雖係抄寫英國治理孟良之方法，(普恩沿邊志略三十四頁。)然已行之有年，不無可採之處，應各條加以考核，存者存之，廢者廢之，另行由省府明令規定，頒布實施，使漢官土司人民知有所遵行。

(四) 省府對於沿邊各縣，應行使遙爲節制之威權，殖邊督辦亦當依照規定之治理方針實施步驟盡督促之責任。

(五) 漢官尤宜慎選，土司威權更當減殺。

上述五項原則，均係根據沿邊之實況而來，至如何詳明規定，雖屬政府職權，然本卷下列十餘事，足供上述原則之理由與參考之資料焉。

二 信仰自由

七十

據上卷沿邊實況所述，可以知道沿邊社會，完全是宗教生活，信仰佛教。國可亡，家可破，身可死而其信仰佛教之心則不可移。蓋沿邊社會，以其言漢官治理，無尊言土司約束，更進則無專言大佛爺所掌握，因不拘人民之思想言行，社會之建造設施，無一不為宗教所支配，亦無一不為宗教所產生也。

沿邊之術雖多，扼要不外內安外攘。而沿邊雖與英緬法越接壤，然均屬已定界，無外攘之可言。中國之於沿邊，用兵數百年，故設治以來，政府視為征服之邦，只圖安寧無事，不問施治者之便用壓迫與苟安之手段，故最低限度之內安，此時尙說不上，實亦不知從何說起也。

內安之道，固不限於一端，然以余細察沿邊之社會情形，則莫要於明白規定予人民以「信仰自由」之一事。僅此「信仰自由」四字，在沿邊社會，已可盡安內之能事矣。茲節錄余呈教育廳轉呈省政府慎選邊官一文內第五項：「凡知邊情者，皆以移民開墾修汽車路諸新政為急務。殊不知已有之民而不能管理教育之，已種之田而不能耕芸之改良之，舍近求遠，徒事鋪張而已。治理沿邊，厥有數端：（一）首宜認清為極邊遠之區域，絕不能與內地相提並論。氣候炎熱，瘴雨蠻

烟，擺夷既能耐熱抗瘴，應以改善其生活爲前提，不可視爲征服之邦殖民之地。(二)擺夷既係異種人，其原有之宗教文字，仍許其信仰學習，地方長官，但能因勢利導，隨其性而教之，灌輸以人生常識，令其學習漢語漢文，知漢人語文之利益，而明瞭國家觀念，不致爲野心者所操縱魚肉。(三)擺夷田土亦有，婚姻自由，辦善好施，禮讓和平，幾爲歐美文明國所不及，極應光大發揚，不可視爲蠻風，一切破壞。(四)將來漢夷雜居，對於夷人，應有相當之保障，不可聽漢人之侵削。以上四事，實爲攻心之良策，治本之正途也。若聽其自爲風氣，固於統一主權與行政系統上發生障礙，但其宗教文字，與良善風俗，仍應培養保存，即不能高談孫總理『民族自決』之理論，最低限度，亦應予擺夷與回教同樣在中國信教服食自由之地位。……」

三 移民開墾

開發沿邊，誠莫利於移民開墾修汽車路設立醫院改良農產品，(茶葉棉花橡膠等)開採鑛產，辦新政。無如每舉一事，動需鉅款，當此時期，既無國款可支，更無省款可撥，與其高談新政開發而不能見諸實行，何如就現狀可能範圍內而求逐步之進展爲益乎。過去對於開發沿邊者，亦不乏人，如緬甸緯氏，移遊東人民數百戶於瀾滄之孟浪塘，一面築城開街，一面驅瘴墾田，實行

開發沿邊者，莫勇於繆氏矣。結果城圯街荒，移民死亡殆盡！其外徐爲光氏，當民十六七之際，鑑於雲南之內爭，曾呈請省府移兵實邊，其計劃辦法，宏遠周詳，然事實上亦何能辦到也。又有祿國藩氏，以提前修汽車路以圖開發沿邊，余謂修公路誠屬正辦，但在此時之沿邊，此種正辦，似可緩辦而無提前之必要。沿邊道路，在柯氏治理時代，即已逐年修治，較內地各縣，有過無不及，若與普通道路相比，則有天壤之別！且人烟稀罕，往來之人馬甚少，合圍之樹，被螞蟻撼倒於路上，則絕無移樹讓路之力，惟有另闢一途以讓橫臥路上之樹者。余以爲省公路到達思晉之時，則沿邊公路乃可修築，意者先通打洛漢與英緬之公路相接觸，即使如此，亦不若如滇越鐵路之經過安南，易於運輸舶來品而已，於安南有何利益之可言？況以沿邊人民之力，亦不易於修通打洛渡也。

余之所謂移民開墾，是就自動遷移自行開墾者，加以保護指導而言也。蓋歷年以來，自動遷移者，各地皆有，但各地官府，對此遷移之民，事前既無規定，沿途亦無保護，到沿途各地，更無指導之方，內地各縣，亦無宣傳工作。余意應由政府制定移民開墾條例，對於內地各縣，從事宣傳工作，有自動遷居沿邊者，原地官府，應發給護照，沿途官兵，應加保護，到達沿邊各地，應於所在地之官府登記，官府應指導居住職業開墾各事項。逆料自動遷居者，必源源不絕也。蓋

此種移民開墾政策，不支國款省款，尙可有一部份成功之希望。省政府實辦累行之，效宏而易舉，即一縣爲之，亦可有相當之結果也。（路近者可路遠者不行）

四 慎選邊官

邊官選擇標準，殊不易定，有謂須身體強健，能知英文者爲合格，此亦未免所見不廣。余謂邊官誠不易爲，凡有志仕途者，亦不樂於爲邊官也。有謂凡爲邊官者，均不免貪污之行，而邊事之壞，悉歸罪於邊官之身，是亦不免苛責耳。邊官除少數不自愛者外，凡受命邊庭之士，無不欲有所建樹。至其結果，鮮有成效者，其原因不止一端，厄於山遙水遠，道路崎嶇，其精神已被大自然界由打擊而折服，無餘勇以謀建樹一也。烟瘴惡烈，身體病痛，隨從死亡，談虎色變，心力不支，欲圖建樹而不可能二也。凡邊庭建築，異常簡陋，設備給養，事事缺乏，官民既已隔絕，紳士尤少匡助，一門數局，一人數職。偶有所爲，則無從着手，擇要而行，亦鮮興越，不知不覺，統歸於因循苟安之一途，閉門臥治，坐糜瓜代三也。下焉者，以爲離省迢遙，聞聽隔絕，官書往還，動需數月之久，且人民愚懦，土司紳士，避禍不及，何敢過問官府之是非。處此環境之下，無卓識之士，鮮不變其本來面目。自以爲百里之內，惟我獨尊，於是欺上壓下，作威作福，上

殺子奪，爲所欲爲四也。有此種種，而能於萬里邊庭，有所作爲者，異識曠能而可貴也。

余以爲欲慎選邊官，必須由政府對沿邊作一整個計劃，根據沿邊之社會情形，確定治理方針，並規定步驟。在某時應作何事，即以所規定之事之成績而定獎懲功罪，並可照所規定之事項，而爲事選才也。

余於二十一年五月呈慎選邊官一文，備詳述沿邊之現狀，而不會述及慎選之方法。蓋現狀不明，則無由爲之改進，更無從爲之擇人耳。若政府以邊庭爲急務，則須先明白認識邊庭之實況，根據實況，而確定方針，發分步驟。則爲邊官者，有所遵循，功罪分明，優劣得所，邊官選舉，不難得賢良之士矣。

五 邊官應注意之事項

沿邊事業，不拘何項建設，均屬開創史冊之第一頁。但是爲邊官者，從無一有關於民生而可紀念之事。一因政府一切政令，無關地方需要，除以虛構書面表冊應付各廳外，一切事實，僅可於縣府懸一招牌了之。一因沿邊社會，原屬於「無爲而治」之政象，無所作爲，反使官民相安也。故縣府可以羅雀，公堂豎獄，直然可以不設不用。偶有堂飢犯人，亦多爲縣府之隨從，或遷居

之漢人。至人民與官吏接近，多係繳納戶捐或禁煙罰金等事，人民既鮮涉訟，更少獄囚。沿邊官吏，以治者已爲好官矣。此雖環境使然，亦不免有忝厥職，竑於政府未有確定治理方針，嚴分步驟之時，於邊官能力所及，應當注意下列之數事：

(一) 整理郵務：沿邊郵務，極爲廢弛。車里設有專員，佛海僅一信櫃，五福則全無設置。三縣收發信件，不能預定，又不能按時，平均每月收發信件，不過三次，縣與省之公文往返，動需二三月之久，凡遇省城有召集開會等事，俟明令到而會期已過，諸如此類，貽誤甚大。以後應請省郵局飭令思茅局加以整頓，三縣信件甚少，所售郵票，不敷郵務人員之開支，應由三縣酌籌補助費，以資彌補，務使每週收發信件一次，郵夫必按時往來，不惟各縣消息靈通，即郵務亦不難日見發達也。

(二) 啓迪民智：沿邊人民，識漢文者，千人難得其一，故一切官書布告，不堆積於縣府，即牽貼於叭目（鄉寨頭人）家中之四壁，鮮有粘貼街市，即粘貼亦無人知道。間或翻譯成夷文，而觀者則不乏人，由此可知沿邊人民，非不關心政治，實無從得悉政事也。余意每有省府官文布告，或縣府政令設施，除翻夷文粘貼外，應由僉通漢夷文語之人（每縣均設有一人，名曰夷先生，每遇早市，則登台宣講。間可宣講國家大政，人民常識，行之以恆，人民受益非淺，余曾

見土司有口述事項，即由一人於市高呼轉達，人民聞之，注意非常。土司能行之，而漢官反並此亦不爲，宜乎官民之間，益加隔膜，漸由誤會而發生惡化，影響行政前途，爲害非細也。

(三) 改良農具炊具：沿邊純係農業社會，推因地土肥沃，不獨人民盡屬惰農，即農具亦異常簡陋，且阡陌之間，並秋溝子溝亦無有。此亦應改良指導者也。又如炊具一項，亦應使人民採用鍋鏟菜刀等器具，凡此諸端，不能視爲末節，欲改善人民家庭與生活，是亦必要之工作焉。

(四) 打破跪拜禮節：沿邊人民，因其見佛必跪拜，故以跪拜爲致敬，見佛爺土司漢官亦必跪拜，應由漢官免其跪拜，以示體恤尊重之意，至相當時期，則見土司，亦可罷跪拜耳。至對佛爺與大佛，則聽其跪拜可也。

(五) 補助車里麻瘋院伙食費：車里美商教會，於其醫院之外，設有麻瘋院一所，醫藥兼施，不取費用。僅求病者家屬供應伙食，爲時既久，只有將病者送至院中，伙食遂不繼。人數已至百人以上。伙食問題，美醫高禮佛，亦無法解決。余意應由各縣長負責督促病者家屬，供給伙食。貧窮無力者，應由各縣籌款補助。此等事件，不惟有關人道，並有關於國體也。

當余行抵思茅縣時，見該縣疫病流行，十年以來，死亡至十分七八，(思茅前有四萬餘戶，

，今僅有四千餘戶！）曾專文呈請政府設法補救，近見報端披露，先組織考查團，而後成立醫院。開辦費用，需款十餘萬元。將來能否實施，尙不可得而知之？余聞美醫高禮悌云：余願到思茅設院施治，但須許余等在思茅設立教堂。此事值得政府加以考慮，或由自行救濟，或請外人設院施治。諺云「治病如救火，」與其長期組織考查團核算開辦費，而不見諸實行，何如卽由美醫設院施治之益乎？

（六）改善廣人生活：征服沿邊者廣人也，兩次爲亂於沿邊者亦廣人也。是廣人之於沿邊，其利害關係，可謂深且切矣。嘗柯氏之分配廣人（隨從柯氏之官兵）於沿邊也，凡扼要村寨，均有廣人分佈其間，在當時仍以之鎮攝夷民耳。每人均爲之娶妻造室，發槍一枝，牛一頭，銀四十元。廣人既能耐瘴，又有室家之樂，不惟無遠戍極邊之苦，反而心安理得，樂業安居。不幸兩次肇亂失敗，全數逃入英屬景洞地方，民十九招安歸來，多已爲無家失業之民，適值沿邊賭禁大弛之際，廣人不得已，聚賭爲生，其爲害沿邊治安，有不堪設想之虞。凡屬此項廣人，各縣府亦應有以善其後，不可聽其沉淪而不過問也。

（七）防止教會侵略：沿邊以車里設置之美國教會爲最可注意。但以事實而論，不拘長控沿邊之官民，與遠適沿邊之旅客，視此蠻荒萬里，而有此嶄新之醫院，不曾茫茫大海中之慈航

，拜倒求救之不暇，尙何有餘勇而敵視之乎？雖然，有責者，在可能範圍內，安可不盡相當之防範，而作未雨之綢繆也。茲節錄余呈瀾滄縣教會一文：『……：瀾滄種族複雜，素稱久反之地，土司時代，事事專制，改流而後，又重重壓迫。夷蠻無所保障，遂激成三種變象，一則遷入英屬屬地，一則附入野卡（現在野卡民族，不屬英亦不屬漢。）一則投入教會，以作護身符，此政治不良，遂造成教會勢力一也。除^埃夷有宗教文字外，其他若卡瓦羅黑各色人種，皆無宗教文字，永氏父子，既知該種言語，又用英文拚爲該種人語言，且編爲經書而教授之，該種人等，不惟樂於接受，兼且認爲唯一恩物，此教行不行，遂造成教會勢力二也。查永氏初傳教時，與車里縣教會，仍屬原樣策略，初則施醫，繼則行其小惠，終乃誘其入教。其宣傳對象，多屬貧病犯法之徒，故此輩人，樂爲其用，當其施^埃誘惑手段，不惟衣食住完全供給，整個人生，不惜一手包辦，此種教育，可名之爲終身教育。既得此輩多人，直接間接，即到四方工作，故瀾雙兩縣之數十校數百所禮拜堂佈道會，萬餘人之教徒，絕非永氏能化身千萬，更非一一用美金建築，尤非何等完備之設置，督學於三月二十日親到猛猛城子之南，永氏教堂內，只一二羅黑應酬其間，又到邦木卡瓦寨等處，見其學校教堂，亦只一單純之草屋。蓋其教學，或用禮拜日，或用巡迴教師，由形勢觀察，殊不足輕重，蓋在若有若無之間，若從心理觀察，則牢不可破，深不可拔！永氏父子

一紙號召，則萬衆齊集，此永氏因勢利導，善於利用，遂造成教會勢力三也。至其憑借國力犧牲金錢，永氏父子既專且久，成爲終身事業，凡此拳拳諸大端，帝國主義之教會侵略，率皆類此，而人人所易見易知者也。查以上所呈，造成教會勢力之三大原因，恐爲潤雙教會所獨有，亦即永氏父子侵略潤雙之密策也。今欲制止其侵略，單憑一紙公文之取締，固難奏效，亦難成功。督學以爲應請飭令潤雙兩縣與有教會學校之縣府，注意下列之數事：（一）邊縣夷民無知，官紳士司，不得任意剝削壓迫，人人謂潤滄爲邊縣優缺，督學則以爲夷民無知可欺也。若邊官不知教化安撫，則前呈遷居反抗入教者，必愈禁止而愈加多也。（二）凡初有教會者，則處處應當防備，不可因循通融，或置若罔聞。（如車里）已有教會多年者，則處處應當調查登記，呈報宣傳，如前縣長原呈所稱「索閱其統計表冊：……：」是該縣長既官斯土，仍不知外人之工作，乃就外人之書面而得其大略，宜乎永氏父子之侵略進程一日千里矣。（三）查各種夷蠻，其有宗教文字者，（如擺夷）仍聽其信仰學習，使之兼習漢文及禮教則可矣，無宗教文字者，（如羅羅卡瓦）則應教以簡單之禮教文字，使其精神有所依歸。若有宗教文字者，務必強迫其舍棄。無宗教文字者，又認爲愚笨可欺，必致無所適從，而永久絕望也。（四）查邊縣辦教者，無永氏之舉力財力，更不能如永氏之專一持久。然亦不可借辦學爲名，而行擾民之實，又有不能體貼夷人心

性，辦學者動輒措派，教管者動輒打罵。人民認辦學爲苛擾，學生視讀書爲畏途，有名無實，虛糜款項，則邊教推行，永無成功之望，更何能與教會侵略角觸蠻荒哉？查以上四事，廣遠難行，若並此四事，亦不知之不勉行之，則爲官者不啻斷送夷疆，辦教育者不啻荼毒邊氓，爲害之大，何堪設想。擬請飭令濶雙兩縣，注意以上四事，以治教會侵略之本，其治標之法，亦應由濶雙兩縣，嚴密調查永氏父子一切設施布置，並實行改組，覈章取締，不得如前縣長索閱其統計表冊，以作呈報資料。假使上下敷衍，前後縣長，藉故因循，萬餘人民之心理已去，數千里之山河喪失，中英未定界，不失於倫敦之飛機重砲，而失之於永氏父子之福音堂佈道會，邊官尚責勿勞貸，邊教職員更屬罪不容辭耳……」

六 防止土司壓迫

土司與邊民，因其世代承襲，又事事與人民直接之關係，故人民之於土司仍未改變其崇拜服從之敬性。故土司之威權，雖經多次抑制，而實際上仍未有多大減輕，其潛勢力之宏大，迥非漢官可比。已如上卷所述，其壓迫人民，已屬自然趨勢矣。今後欲防止其壓迫，厥有數端：（一）應由各縣將各地土司代辦（土司無人承襲，則由其同室宗親，出而行使土司職權，名之曰「代辦

。『亦有聘客卿主辦土司事務者，亦曰「代辦」』分別呈報督辦署及省府，明白規定其存廢及其權責。(二)禁止土司不得有蒞派服役等事。(三)漢官能減輕人民負擔，隄除人民痛苦，則人民必翕然歸來，土司欲壓迫亦不可能矣。

沿邊各縣，無所謂大神權紳，土司代辦，即當地之大紳權紳也。若爲邊官者，與土司互相勾結，上下其手，則土司如虎生翼。邊民之痛苦黑暗，更不堪言狀。欲防止土司壓迫人民，其直接責任，仍在邊官也。

七 義務教育之推進

沿邊教育之推進障礙，首在人民是「佛教化」之社會，心理上已養成堅固不拔之信仰，事實上有所謂寺可代學校，有緬文可代應用，不必從學漢文學校，亦根本不願從學漢文學校。余到沿邊已看定緬寺是其最高學府，文化中心所在，事實上不能取消其最尊嚴之緬寺，與最神聖之大佛爺二佛爺小和尚。余認爲最經濟極合時之辦法，則莫如借用緬寺與學校合成一片之策略，利用其宏大之緬寺爲校舍，以二佛爺爲教師，以小和尚爲學童，而不料佛海縣長涂遠倫氏，與余同情，吾二人遂同呈此見於教廳，而教廳已如呈照准，不幸涂先生已於今年(二十一年)在佛海病故，現

關移到車里來辦，現在將原呈照抄於此，蓋呈文是陳先生手筆，藉以紀念熱心邊政之良吏也。

竊查普思沿邊改流設治，於茲二十載矣，在前已故殖邊總辦柯樹勳及歷任各行政委員各縣長，對於教育，固未嘗不視為急務，然條興條廢，旋辦旋停，終未著成績，竟無一畢業之學生。其故有三，一欸項難籌，二師資難得，三夷人畏讀漢書，學生難招。然欸項猶可以竭力籌措，乏師資猶可以注意物色，惟夷人畏讀漢書，實為沿邊教育之根本問題。故今日欲實施邊地教育，使之普及於夷民兒童，要必先使夷民兒童之父兄，有願其子弟入學之觀念，尤必令市民兒童有向學之思想，要啓發其觀念與思想，是在師資得人，師資既得相宜之人，則夷人之求學，自然以漸就範，故今日之邊地師資，不在學識高深之漢人，是在能與夷民日習與共，習尚相同者，乃為合宜。凡夷人子弟，每屆入學年齡時，其父兄必送入緇寺為僧學習經文，斯為牢不可破之習慣。當此之時，若勒令其送入學校，不僅視為畏途，必有携家遠避者。故於初創之時，勢不能不因地制宜，因俗設施，初勿泯其信仰佛教之心，待學成有人，則觀風興起，可不待強迫，即可收教育普及之效矣。縣長生長邊僻，從事教育，十有餘載，猥入政途，勞碌邊陲，亦十餘寒暑。歷任下改心，通關，沿途六區行政委員暨現任各職，凡所到達，雖不敢稍忽學務，致替人後，以貽尸位之譏，終以邊地教育，無法普及，引為長憾。

！故每思有以補救之，一再詳加審度，似莫過於以夷教夷，因勢利導，或乃有邊教普及之望。蓋夷民子弟爲僧，學習緬文，既係必不可免之事，而入寺之後，關於晨夕之學習緬文誦經典，又多由寺中之二佛爺教讀，此外即終日遊手，虛耗兒童光陰。爰擬就縣治開辦一邊地教育師訓所，專以指調縣屬各緬寺之二佛爺，充當學生，亦不迫令還俗，其已還俗之二佛爺，亦許其入所肄習，每班額數四十名，就縣屬各猛人口之多寡分配指調足額。即以教育局長兼充所長，不另支薪，以節經費。一面選購隣封熟習夷語，曾經師範畢業，任教熱心教員一人，專任教授。因地方瘴烈，其薪資必從優支給，方能聘得相當之人。預定兩年畢業，其教授課程，擬授以注音符母並初小科書，以兩年授完即考畢業。良以既爲二佛爺，其年齡必在二十歲上下，緬文已學有基礎，授以漢書漢字，較爲容易，可以於二年授畢也。爾時凡畢業之二佛爺，均各委任爲教員，就各緬寺，薦以改造，妥定規則，飭令各回緬寺，將其所學，傳授以全體兒童夷僧，並擇其學識較優者，兼充各區委員，隨時督促，與其相近之緬寺實屬教授，並嚴訂獎懲規則，以昭激勵。似此就地選造師資，限期造成，即就緬寺僧徒，施與教育，既不廢其信仰佛教學習緬文之習尚，兼施邊地教育之學科，庶使多數夷童，得受教育，不待強迫其父兄，而學童可以將就，彼且適於二佛爺教管，不生異視，而邊地教育，可漸普及。

及，此爲因地制宜勢利導之變通辦法，爲敷施邊地教育之要領也。惟經費爲辦事之母，擬將選令於禁吸照費罰金扣存五百九十餘元如數動支外，不敷之數，正在籌思之間，適鈞座爲推行邊地教育，令選粵人子弟八名，送入普洱省立四師肄業，即以造就邊地教師之根本設施，當以意美法良，迨即如數選送到校矣。然以名額有限，擬調各緬寺二佛爺以進師資之舉，仍在籌措之中，督學行抵車里，曾聞佛海縣已有上項籌劃，及抵佛海後，訪查邊地教育之推行，誠如上述情形。是調集各緬寺二佛爺，設一邊地教師訓所，實爲扼要之圖。其所需經費，擬請體查邊地緊要，備予發給，以資開辦成立。其二佛爺之調集，以車里五福佛海地處隣近，由三縣分配選送，一體肄業，以宏造就，而廣邊教，將來送入四師學生畢業歸來，更可成立初小數校，尤見邊教之推廣。當由縣長召集土司頭目及各界人士，由督學商其大義，衆皆允許，用特謹將經費預算概數如左：

開辦費：（一）校址，擬就縣治建蓋一正兩廂一廳之草房一所，以爲校舍，其正房以竹爲欄，留窗以作教室。兩廂及廳房均爲員生宿舍。外建一廚房及校工室。約需銀三百元。（二）講桌黑板書棹：黑板一塊，講桌一張，書棹板檯四十張，約需二百元。（三）寢室床凳：計需木板凳八十條，床板十五丈，約需銀八十元。（四）廚具：鍋灶碗盞、水缸水桶，約

需銀三十元。(一)教科書紙筆墨硯課本等類，均擬一次作公家發給，約需銀一百五十元。以上開辦費五社，共需銀七百五十元。經常費：(一)教員薪公：教員一人，附加公費及校工一人，月需三十五元，以上月計算，合三百五十元，兩年共七百元之譜。其餘所長學監等職，由教育局長及聘請教員兼任，不另支薪。(二)膳費：每生每月伙食銀三元，每月共計百二十元，每年十月，共一千二百元，兩年共需二千四百元。(三)燈油費：每月約需三十元，全年十月計算，需銀三百元，二年共需六百元。以上經常費三社，共需銀三千七百元，總計開辦費經常費共銀四千四百八十元。右列需費，擬請動支於坐扣禁吸照費罰金撥作義教經費，計獲銀五百九十餘元外其餘三千八百元，能否俯予補助抑或將膳費一項，由選送二佛爺之福寺所屬之村寨供給之外，請予補助一千四百元。合先預擬呈明，如蒙允准，俟成立後，再行擬呈管教規則，並將各費據實開報。再上開各社用款，因初闢邊地，素未行使紙票，故預算之數，均是現金，謹併聲明。

八 以設立邊縣之省立學校爲推行邊教之代用機關

當未到沿邊以前，每論邊地教育，尙覺震震有詞，及到沿邊以後，乃處處發現空虛，不拘邊

篇累牘之宣傳文字，與三令五申之督促明文，於沿邊教育絲毫不發生效力。於不得已中，惟有以設立邊縣之省立學校為推行邊教之代用機關，就近督促，長期指導，上以執行政府命令，中以補督辦署教育科與各縣府教育局之不及，實地則可為省立學校職員學生之課餘工作，研究對象，考查資料，並可開學生未來之出路。故余於民二十一年四月在緬密縣呈請將省立順甯中學改設緬密文中云：「……查邊教推行，誠非易事，以年來之嚴厲進行不但成賴渺茫，且將來推行辦法，亦難得其要領，督學下細思維，竟無一具體辦法。沿邊教育清末至民五，支省款二萬兩設學校，實為開創之始，護國之役以後，遂停發省款，中斷至民十八年推行邊教，乃又復燃。此時沿邊均已設縣，並有殖邊督辦，另行設立邊教機關，不惟款項成為問題，即行政系統與實際設施，亦多滯礙衝突，除慎選邊官，嚴加考核外，惟有以省立學校為推行邊教永久宣傳執行之代用機關之一法而已。……」因沿邊地廣人稀，交通不便，一切特殊情形，不惟省府不易明瞭，即近在普洱之督辦署省立學校當局，對於沿邊狀況亦異常隔膜。將來能實行以省校為推行邊教之代用機關，明訂規程，委以專責，則可收多數教育者分工合作之效益，與督署教育科各縣教育局互通聲息，各盡所能，分頭並進，異轍同歸。省立學校，責任既專，實驗得所，不啻另闢康莊，目前普洱附近，則嫌師資過剩，沿邊各縣，又乏師資可用之畸形病態，亦可藉以補救耳。

九 殖邊督辦公署應移設於車里縣

沿邊與中國發生關係，雖有數百年之歷史，但在滿清以前，均屬有名無實，統由思茅廳遙爲節制。實行設官治理，則以民二正月柯氏動開辦普思沿邊行政總局於今之車里縣始。民十六柯氏籌移車里總局，當時普洱道尹徐爲光駐寧洱縣城，委孫天霖繼柯氏，廣人肇亂，事平徐主改行政區爲縣治，政府許之，車里總局撤消設車里縣。於是各縣分掌職權，各不相謀，一切政令呈報均直接道尹及省府。其後道尹裁撤，而普思沿邊仍設第二殖邊督辦署，以總攬軍民要政，但公署則駐於寧洱縣城，於沿邊僅分駐殖邊軍隊一連於佛海縣。據此情形而論，則沿邊之設置，已混至滿清末，年，統歸思茅廳遙爲節制之狀況。然而今之所謂殖邊督辦，顧名思義，則此項機關，專爲沿邊而設，而此機關之行政對象屬於沿邊各地無疑矣。故余意此項機關，既爲開發沿邊而設，與其駐寧洱縣，不如移駐於車里之合理而受用也。有謂昔年道尹公署，係在思茅縣，其後以疫病流行，人民死亡過半，乃移於寧洱縣。車里則氣候酷熱，烟瘴惡毒，安能爲邊疆大吏之駐所。是則柯氏誠天生鐵漢，駐車里十餘年，仍善終任所，則又何說？又有謂當沿邊初平，柯氏不能不就近治理，今則漢夷相安，又分設縣府，各有專司，邊疆大吏，何苦遠戍車里，與瘴爲敵乎？抑則殖邊

督辦，已無設置之必要，即使有之，以其設於密洱何如設於省城耳。余以為以上所論，皆未熟查沿邊與重視沿邊之謬說也。余以為雲南西南部，殖邊督辦，只有增加而無減少之理，誠以邊荒數千里，待於殖邊督辦之事多不可舉而又急於星火也。惟在設置之地點適宜，而執行之大吏努力而已耳。第二殖邊督辦署，移設車里，有下列之優點：

(一) 車里之總局撤消，沿邊之重心已失，督辦署遠在密洱，沿邊之監督疏。督署移車里則可收重心再奠，監督周密之效。

(二) 沿邊史地與社會情形，皆係一整個的，一切設施儘可統籌兼顧。督署移車里，則可收分頭並進異輒同歸之效。

(三) 開發沿邊，除移民修路諸要政外，力可能達，如改良各項產物與開發鑛產，均可提倡辦理，並可限制大商之壟斷豪奪，沿邊雖有好官志士，惜其能力薄弱，無濟於事。督署移車里，則可收策策羣力，完成大規模之建設之效。

(四) 沿邊與英法屬地相連，在國防上有極大之責任，不能以為已定界，即可百年無事，防患未然，生聚教訓，均屬迫不容緩之圖，督署移車里，則可收領導羣倫，鞏固國防之效。

(五) 關於未定界與未收服之野卡各地，先事調查，策畫收撫，為功之宏，不可涯量。督署

移車里，則可收就近工作，未雨綢繆之效。

以上五點，其鑿鑿大端，邇年沿邊改縣，人政息舉，怪狀百出，世皆謂邊官不良，不能改善沿邊，反較柯氏治理時期亦不及，平心而論，邊官固罪不容辭，而督轡遠在雲海，亦未始不無關係也。

十 佛海五福兩縣可合併爲一縣

沿邊各縣，因地廣人稀，田地公有，向未辦理升科，縣府收入，只有戶捐一項，除各項行政費用外，所餘實已無多，此照向例正印而言也。五佛兩縣府，相距數十里，僅中隔頂真小山而已，幅原之大，人口之多，兩縣乃及車里。即就治理而言，五佛合併，設縣府五福，佛海係沿邊商業中心，設公安局即可敷治，原無縣府房屋，可以無須另建，五福則以營房爲縣府。兩縣合併，可節省一縣之戶捐而爲兩縣之建設費用。不惟人民減少負擔，即官薪土著，亦可公私有濟，不必巧立名目，苛擾人民也。

十一 車五佛與瀾雙及邦洪卡瓦山等處之改進步驟

到普思沿邊去

車五佛爲初收服之地，瀾雙爲已收服之地，邦洪卡瓦山爲未收服之地，其改進步驟，車五佛已詳於本書，瀾雙亦附帶及之，邦洪卡瓦山則爲余所未至，然又係西南邊防之重要地段，亦談雲南邊疆者，極應注意之問題也，初收服之車五佛，因人民多數爲擺夷，業已誠心歸順，宜撫之以德，逐漸以求改進，名之「保育步驟」。瀾雙兩縣，收服之歷史較久，漢民亦多，但地土遼廣，歷年政治不良，夷人受地主剝削，生計異常困難，幾至無可立足，宜以政治力限制侵蝕壓迫，速謀提高民智民權，以解除夷人倒懸，名之曰「整理步驟」。邦洪卡瓦山等地，人種複雜，但亦有漢人雜處其間。——如板弄地，係昔年回亂自緬寧逃亡之回子，竟在該處立國稱王。其全部之夷人漢人，不屬英亦不歸漢，內地商人，往英屬騰越經商，偶防備不周、時爲野卡殺頭祭谷，往來商旅，視爲毒蛇猛獸，然亦無可如何！對於未收服各地，宜施以相當兵力，乃可收歸版圖，名之曰「收服步驟」。

在「收服步驟」之下，有下列之預備工作。

(一) 應在雙江縣之那賽（縣府所在地）或瀾滄之孟連，成立殖邊辦事處，以專司收服之事。

(二) 當初步調查卡瓦山內地情形，可以利用邊縣經商之人，調查專員，測圖技師亦可裝作

商人，實地工作。

(三)宣傳卡瓦山附近華僑，(指板弄回子及散居之漢人。)使其先事歸漢，臨事在內響應。

(四)各事有相當準備，先以利害開導，不服則不能不施以相當武力。至武力如何使用，則須調查後乃可決定計劃，惟聞卡瓦山以刺勝爲藩籬，其人精壯猛勇，且山大林深，交通不便，給養困難，陸戰隊不易長見。如能於孟孟，孟連塘子，開飛機場，將來使用飛機，一則易於取勝，二則可免雙方犧牲，三則以利器威脅而後，以滅殺其復叛之野心。

(五)注意引起英人之忌視攘奪，能以不用武力而收復則尤善矣。

在內地而談邊疆問題者，總以沿邊爲極遠極重要之對象，到沿邊瀾滄後，則又以卡瓦山爲極重要而應速謀收服爲急務也。語云「不到四川，不知中國之大。」余則謂不到沿邊則不知雲南之大。更進可云，不到卡瓦山，不知邊地之廣，與夫雲南邊疆問題之重要。昔有柯樹勳而收服沿邊有石玉清(瀾滄縣之黃羅黑，預先歸漢，故官兵有內應有嚮導之人，收服瀾滄，雖犧牲不少官兵，而石氏之功亦不鮮焉。)而收服瀾滄，有彭焜(緬寧縣紳士，博學知兵，以德服人，邊夷尊之爲神明。)而開瀾滄雙江縣。柯，石，彭三人，坐鎮邊陲者十餘年，西南半壁，相安無事，邊人

均以「大人」稱之，婦孺皆知敬禮，官書文告，其效力反不如三人之隻字片言，世人皆稱爲「邊陲三老」。今三老已先後下世，不惟鞠躬盡瘁而已，三老者老於邊庭死於邊庭葬於邊庭，永安其妻室子孫於邊庭，誠可謂殖邊之急先鋒耳。安得如柯石彭三老者，數十百輩，俾其盡智竭忠以從事於卡瓦山等地，安惠卡瓦山不如沿邊瀾雙之收歸吾有也。余自沿邊瀾雙歸來，無日不馨香禱祝，以冀當世秦俊，一躍而爲政府宣勞於現在之蠻荒萬里，以開未來之錦繡山河也。

十二 沿邊之將來

沿邊之在雲南，有似雲南之於中國，國人不明瞭雲南情形，與雲南內地人不明瞭沿邊情形有同樣之神秘與好奇。再揭開雲南之開闢史一觀，則自漢至元千餘年，中國之於雲南，與自元至清末，雲南之於沿邊，大致相同。明初沐英移江南大族以充實雲南，與柯氏收服沿邊，情形又大同小異。國人不知昆明大國山川之佳麗，人物之優美，正與內地人不知車五佛之山川佳麗人物優美同一心理也。三迤人民，漢夷之血統化合，不知凡幾矣。滇人先輩，既可含江南佳麗，邇來金碧。今之子孫，又何不可含昆華精英，而另開車五佛之明媚世界耶？沿邊之將來如何？其責任全負之於三迤青年男女之兩肩，要之沿邊之將來，請看今日之昆明市。余書既畢，不禁高呼：

到普思沿邊去！

到普思沿邊去！

到普思沿邊去！

下篇 沿邊考察之日記

到普思沿邊去

余自民五八月，即開始逐日寫日記之工作，用貢川紙本，每日約三五百字不等，民九至民十思想激變，中綴年餘。民十一服務教育，又繼續日記工作，則用商務印書館補珍日記本子，至今十一年，百分之九十以上，均有記載，但限於篇幅，每日不過百字而已。而余日記內容，多偏重個人生活之記載，其形式已成日常賬簿。惟爲之既久，養成興趣，不記不快，已不視爲工作矣。以下所錄，亦係補珍日記之一步，逐日以水筆所寫者，自民二十年十二月三日離昆明起，截於民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到昆明止，計百九十四日，其中打坐日期，雖原有記載，若無關宏旨者，則擬從略。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

三日，午前五點早飯，六點由昆明市北門街四十一號住宅出發，坐車至大觀樓輪船公司候船。八點開駛，星槎伯兄立岸目送，余與楊星輝表弟亦立船上望之，隱約見伯兄由大觀馬路上步行歸去，乃入船倉坐下。船名西山輪，特等倉，至昆明每人五元、普通倉每人二元。同倉有羅小齋，吳信其諸君，余問吳君往炎方注意之衛生條件，吳云「到炎方飲食宜淡泊，飲料必須沸過，謹防感冒，藥品應有相當準備，世人謂走炎方宜飲酒吸煙實則不可爲訓也。」船至海口，羅吳諸君

到普思沿邊去

九五

下船坐小舟別去。午后一點船到昆陽，和生兒立岸與余作別，余給銀五十元，暖帽一頂，命其坐西山船歸去，和兒係昨日送行李馬匹先至昆陽。余上岸後，入城至女校，已放午學，觀其桌凳設置，宛然一私塾模樣。匆匆出城，與范子和，或建國二人相遇，在酒肆午餐，遂乘馬行，三十里，到新街歇平安馬棧，往學校一看，亦覺簡陋異常。夜間雷雨交作。共計水路百二十里，旱路三十里。

四日，早飯後起行，見新街後山，極似嵩明梁王山，路甚平坦，惟大雨如注，午正到北城，玉溪極繁盛之鄉鎮，在此休息，大雨中往男女學校，學生尚多，惟管理稍嫌散漫也。午食後雨止，向玉溪縣城行，午后三點到，住城外馬店，飯後與子和，到教育局一看，建有巋嶄大門，額爲民衆教育館，內則仍係教局鄉師也。冒雨歸店，夜天寒向火，從人李成茂在此等候，與馬班鍋頭先余出省數日，至此搭玉溪班前往也。

五日，終日大雨不休，至午前十一時乃由玉溪城起行，午后到研和街，往男女學校看視，與校長賴華堂一談。在張宅小休，至市午食後又行，四點到洪水塘，歇劉家樓上，尙好住，計行四十里。

余每到各校視察，初不尙常事人通名，至全校視查完畢後，乃尋其職員學生詢問。當初到校

時，員生視之，多表現出些疑懼之態，至臨行知爲查學之人，則又改爲惶恐恭敬之形，頗覺何突然而至又突然去，殊不似向例之督學將到，必先有信通知，來去須排隊送迎，到後必有數日款延者可比也。此亦素來官場習氣，各縣學校竟亦相沿成風耳。

六日，天放晴，早九點行，一路櫻花怒放，紅艷欲燒，度嶺春色，不逮遠甚，惜此櫻花，乏人品題也。十一時到峨山城外三家村馬店歇，計行三十里。入城到教育局，與關局長一談，至市見一外國教會，漢夷男女，擁擠不堪，以視教育機關之門可羅雀，操場積水如池者，不禁有雲泥之感也。出城午食，而馬班未到，遂住此相待，吾友陳銘竹之母親，携其長孫來店招擄，並召明晨入城早餐，去後，余寫母親稟寄嵩明，吾妻光亞函寄省屬，馬店無床，以稻草鋪於樓板而臥，夜河濱狼嘯，陰森逼人。

七日，早入城赴陳伯母所包之席，飯後至陳府拜別，出城，馬班及羅家榮已到，午後一時行，路出大山之腰，下有河流，勢極險惡，五時到坡脚，計行四十里，歇朱家店，尙安適，飲食尤可口，夜大雨如注，久不成眠。

同行六人兩馬，因先後出省，至是乃齊集，楊星輝雙江人，省城邊師學生，余之姨表弟，願與余由思普通回籍，戎建國新寧人，嵩明高小學生，余之表姪，就余查學之便，帶之回籍，范子

和馬龍人，前五福縣科長，帶一馬一人，（羅嘉榮）前往沿邊經商，並視其妾於五福。曷輝謹傳鐵和，子和精明強幹，余之此行，得力於二人之幫助非淺也。余則僅一馬一人（李成茂）相往還而已。

八日，六點起程，上六官坡，天已晴朗，惟滿谷雲霧，有如萬頃烟波，由坡直下至乾河，亦名羅里河，天氣又陰雲四合，蓋已走入大霧中矣。終日即在河中行走，至鉄橋開哨，露天煮飯，用余所贈之濾水沙帶吸水，所入微而且緩，殊不適用，陽光極烈，當夏秋之交，沿河均有瘴毒。午后一時行，五點至楊武壩，新平縣之分縣。便道至學校看視，時已放學，惟設備尙新潔完整，計行九十里，真人困馬乏耳。步行二十餘里。

九日，六點起行，有團警四名護送，老弱襁褓如乞丐，在大霧迷離中行，五十里至馬鹿汎開哨，午后行三十里抵青龍廠，住何姓店樓，此地校長翟光華，辦理學校甚爲廢弛。計行七十里，路極崎嶇坎坷，步行五十里，入夜極爲疲乏，明日將過乾庄壩，心神亦頗憂悶，昔年有諺語云：『要過乾庄壩，先把婆娘嫁，』現在瘴毒大減，然已走入炎方，在在足以寒旅人之胆也。

十日，六點起行，途遇擬夷用黃牛馱米，成千成百，送往青龍廠，有謂送與田主，有謂運售鄰縣，因擬夷多不通漢語，亦無從知之也。經過乾庄壩時，天氣極熱。至二塘開哨，過湖滄墨江

兩縣長之家眷回省，午后三時渡元江鐵索橋，有團兵守之，至城外，馬失足，余遂跌下，幸犬傷
半足，入城荒涼如郊野，至市住屋又異常密集，住胡姓店，炎熱如焚，余疲乏不堪，夜與子和星
輝往訪教界同人，問此地情形，九點回店，計行六十里，步行幾過半數。

教育廳今年劃分全省爲八個學期，一雲武區，二激陸區，三臨開慶區，四東昭曲區，五楚姚
區，六榆鶴麗區，七騰永順區，八思普區。思普區計十五縣，即元江，墨江，景東，景谷，鎮沅
，寧河，思茅，江城，六順，鎮越，車里，佛海，五福，澗滄，雙江等縣。元江已在視察區域，
因本年夏本廳督學董紹安，業已將元江墨江兩縣查過，呈報公文，甫到數日，隨行曾請示免查，
元江墨江兩縣，已蒙照准。

十一日，早六時由元江縣城起行，約十餘里，即上磨郎坡，陡峻何坎，平生未遇，至山半人
家開道，飢食渴飲，苦盡甘來，亦人生極有意義之生活也。又上坡十餘里，抵磨郎坡村，迴顧元
江城，猶惘然在目，住楊姓小店，天氣極寒，圍爐取暖。計行五十里。終日步行。

元江發源於祥雲縣，名白岩江，曲折東南流，經元江縣，始名元江，經河口入安南，其爲富
良江。磨郎坡即哀勞山脈之主幹，爲雲南支脈，自雲南南走，介元江把邊江之間。餘脈入安南
境。

十二日，早六點起行，從人李成茂，昨日尾背被石塊打傷，夜臥昏迷呻吟，今晨起尾腫痛不能步行，經護送團兵換戶顧夫馬不可得。不得已余步行，成茂乘余騎而行。行不數里，子和又將水壩打碎，所謂「禍不單鳴」，是耶非耶？登極頂，又復下坡，其陡峻損坎，較之坡陽有過無不及，到三板橋午餐，成茂扶杖先行，午后五時到背陰山，歇李姓華盛店，聞此寨人係民家，回亂時由迤西遷居於此，飲食豐盛，招待殷勤，店有少婦，善製布鞋，同人各購一雙，每雙現金一元。計行七十里，余步行四十里。

十三日，早飯後起行，至水葵河丁家店內開哨，飯後復行，到基江縣城，多係馬店，無房間可宿，往返數次，乃住於吳姓店內，飯後入城，到教育局訪楊傳青局長，本年全年會議時之舊相識，談基江共黨破壞經過甚詳，該黨活動，外則勾通匪人，每搶村寨，則將田主交契焚燬，內則與團隊聯合，學界教員，亦有一二參加，幸縣長王濬謀前發覺，處置有方，現已將主要人拿獲，其餘多已星散，惟學界人員，因有一二參加其事，影響所及，溼涇離分，人心惶惶，於事業前途，頗受打擊耳。是夜在局剪髮一次，價現金一元，歸店親自酒過，下榻樓板，臥下壁紙葦蓆，幸藥有效，得免於燬，不謂縣城於店，反不逮背陰山遠甚也。計行四十里。

十四日，早入城，至高初級小學校考察，教學設備，均屬可觀，據楊局長云：元堡兩縣，人

民十分之九，皆屬夷人，鄉村小學，推行不易，卽城市學校，亦辦私立，各不相謀，一切行政設施，殊難統籌兼顧；如普益兩級小學校，係另成一範圍，一切開支，仍屬地方公款，但教局不得過問，然余觀普益小學，其辦理成績，似較教局主辦之小學尚優也。余見董督學呈教廳並進統一公文，尙屬扼要，如縣知事，能負責執行，亦不難納入正軌也。回店早餐後，楊局長王督學來店挽留，因馬班不能待，仍決於今日起行，自楊武端至墨江，途間時發生搶案，尤在墨江界內，行人時有戒心。而護送團兵，既不可靠，而處處需索，數日以來，誠不堪其擾，蓋來時既已完全供應，俟其折回，尙須按站發給旅費，稍有不足，則怪態百出，由墨江以後，因前途無匪警，而馬班尙有槍數枝，子和亦帶有步槍一枝，決不請護送團兵矣。

緬甯彭縣南叔之第四子彭發模，來此經商，遷居鄰邸，余自緬甯回嵩明，彭君尙在襁褓中，世誼情深，一見如故，余擬託彭君，歸途携楊星輝或建國回雙江，蓋彭君已遷居雙江縣城。彭君慨然允諾，但此時不能起行，在甯甯待數日即可前來，相約既定，余遂與楊王彭諸君作別起行，午后四時，行抵露水井，歇趙姓草屋，此地在大山之巔，天氣異常寒冷，計行四十里，上坡全係步行。

十五日，早六點起行，下坡至墨江邊，過新建江橋，工程尙未完竣，架木於鐵條之上，橋上

覆以瓦房，較元江大關門等處用鐵鍊，鍊上鋪以木板者，工程浩大堅固遠甚！即在江邊開哨，又上坡，至邦腰房，歇黃姓店，此地有住戶百餘家，昔年徐昭武易名爲迴龍街，辦有初小一校，命步入學校，向學生談話，教員李又圃則坐門前向太陽，繼乃知爲普洱省立四師之畢業學校，通關人，來此任教，何其疲玩乃爾，豈以省師畢業資格，即可任意忽視職務耶？計行六十里，步行三十里。

十六日，早起，乃知子和從人羅嘉榮失蹤，逼覓不可得，蓋畏路途修阻，逸地遐逸，已逃回馬龍矣！就猶至七時乃行，而馬班已先余等起行，既之護送之兵，而天又陰雨，同行五人，無不形於色。幸吉抵通關，已屬寧洱縣，設有縣佐，聞學校頗爲發達，余以疲憊陰雨，竟未往視，在李姓店內開哨，同事董君，今夏至此遂抱病回省，余之斯行，以完董君未盡之責，余行至此雖未病痛，然峻嶺崇山，已令旅人驚心動魄矣！午后復行，抵把邊江，沿江而上，見隔岸野雞，往來沙灘，飛鳴自如，一切植物，宛然置身熱帶地方，路旁岩壁之間，夷婦攀藤扶葛，採薪深林，白面赤足，宛然陶盡，行人觀此，又覺心悅神怡，六時到哨排歇，子和星輝，席地而臥，沿途店主，對於馬班碼頭，歡迎備至，而對零星行客，則又事事勾疑，同住有一法警，則烟榻高張，店主對之，敬禮有加，余忍耐不過，遂大罵店主一頓。計行程七十里。

十七日，天明即行，仍沿江而上，沿途見宣威背夫，露天宿食之狀，則余等又勝一籌矣，過江橋——因無人看守，鐵鍊已頗舊損。行抵把邊老街，開哨，此地烟瘴極大，土住夷人，亦奄然病夫，下午路甚遠，行抵孔雀坪時已七點矣。歇何良知馬店，款遇優渥，自羅里河同行之馮子如戴永祥兩君，夜行往磨黑井，蓋此去鹽井已不遠矣。行七十里，步行五十里。

近日所越山坡，均屬蒙樂山脈，一稱無址山脈，亦雲嶺支脈，自雲嶺南走，介把邊江瀾滄江間，餘脈入安南。把邊江自蒙化縣南發源，合麻谷河，入安南爲李仙江。

十八日，天明即行，欠何君店費三元一角，將由孫錫頭折回時清還，行抵長安塘，已遙見寧洱縣城矣。在長安塘開哨，繼行，午後四時到城，住南城外馬家店，吃回教飯，余獨入城一行，見有邊聲週刊，粘貼通衢，閱之於邊地情形，少有所載，夜有電報局陳君來店久談。計行八十里，步行四十里。

由昆明至甯洱，計行十六日，共水陸路程千一百三十里，每晨未明即起，燃燈吃飯，天明即行，開哨時休息喂馬，午後到店，多在四五點鐘時候，沿途均吃店飯，人費三角，馬費四角，以現金計算。此路自峨山縣以下，則崇山橫亘，深谷交錯，直至甯洱，甚少坦途，而人馬路之失修，較迤西響水關而尤甚，內地各縣，咸藉口集募力以修汽車路，元恩等縣，並未修築車路，何以

並人馬路亦置之不理，一聽其破爛更甚，余詢之馬哥，則前數年行路人馬，尙抽收修路捐，至今未見舉辦，且思晉往來大員，此種行路困難，亦身所必經，何以亦無見及於此者，余細思其故，殆往來大員，多數坐轎，終日橫臥轎中，只覺有顛簸之勞，而不見有崎嶇坎坷之苦，宜其影響不深，而注意不到耳。

十九日，在寧河。早有中教職員孫子億來店，奉趙校長命，來探余行李入學校居住，余以此只有三日耽擱，且所帶人馬又多，住公所地宜，殊覺不便，故沿途均住旅店，不住公所，一則免其招待，再則起行便利，故仍婉言以謝孫君。繼而又有縣督學張君來約，全教會議時，與張君有一面之雅，故同至教育局早餐，翻到各男女中小學校考察，成績甚好，惟校址散漫，行政廢弛，是其缺點也。到縣政府晤張震華縣長，故舊重逢，傾談甚久，遂在縣府晚飯，燈明時與震華往調殖邊督辦顧介卿，在副官處久談，約一點半之久，督辦晚餐畢，乃接見，余甫入其客室，則有惡犬吠來，幸督辦出而招拂，乃行無事。余之訪談，欲請其修理人馬道路，及設法保護沿途各道江橋，並探問沿邊情形，結果殊亦是因掣肘太多，心餘力絀付之浩嘆而已。至沿邊情形，雖未會親到沿邊，但於各縣情形，明如指掌，其後又談到全教會議方案，祿云：全部方案，重要莫如經費，而經費一項，似仍無具體辦法，余爲祿一一解釋說明，而祿亦總覺

內政設施，不理體查各地方實在情形，而對其所轄境內各要務，又似嫌其力所未逮者，豈督辦畧誠有困難耶，抑俾言而不推行耶？則非匆匆行人可以揣測耳。

二十日，在甯洱。早起，擬上騰越長函，報告沿途所經各縣情形，與震華至城隍廟赴公宴，係教局隱匿田產，出現金千餘元，余問局長趙揆山，有多金積存，何不放商生息，趙云：放商生息，難保不有意外，故教局向取穩健主張，寧可儉用，不肯冒險，此種充實廉潔之教局，在內地各縣，殊不易見也。正午應婦女協會之請，演說一次，題為「今後教育之趨勢。」午后至西門龍潭一遊，在明月樓坐談良久。回府晚飯，余在省會講陳振之向震華匯洋五百元，作往沿邊旅費，至此震華交余現在百元，並願將所蓄之小馬駒送入昆華民衆教育館，余遂留票洋百元作運費，夜仍回坎發棧歇。

子和於今日先赴思茅履脚，由省所雇者，到思茅即回頭耳。彭四未來，楊戎二人，仍與余往沿邊歸去。夜寫何利長狄江一函，及昆嵩兩寓家書二件。

二十一日，在甯洱。七點到省立四師參加總理紀念週，講題為「往沿邊去。」在校早餐，到師校六班考查，學生整齊，教師亦少缺課，惟多係兼課，英文數理教員，殊鮮專長，校長左強老仍取嚴格主義，且遲到學生，當面呵斥，又新建校舍，亦覺工堅料實，附小四班，管教亦頗如法。

。午后至縣中考察男女學生三班，三點回店，爲四師同學開書目單，繼擬廳廳長函託，約二千餘。晚至保安公園新樓赴宴，省縣教界男女同事五十餘人，拊東歡宴，不開支公款，觀此現象，曷勝欣慰，遂浮數大白，爲寧洱教育慶，爲雲南教育慶！席散後，縣中開歡迎會，請題爲「如何應付國難？」至夜九點乃畢，至縣府與震華作別。

茲節錄余呈報寧洱縣教育呈文數則「……………查該縣學務之基本、已遠建築於普洱府時之宏遠書院，當光緒末年，劉宏菴任南道，錢用中當山長，繼任校長，即以三事爲提倡，清查學產以鞏固基金一也。資送學生留學外洋以宏造就二也。規定章程力改書院私塾爲學校三也。……………該縣雖居南陲，全縣居民漢多夷少，因歷年從軍遊宦經商移居者多，與元潯兩縣適成反比，與緬寧亦係漢多夷少，遙爲對隅。故教育易於推進，如縣市鄉村小學之校舍建築，學生人數，教職人員，學校基金，均有相當基礎，惟市立新增各校，校舍不能集中，管理亦多廢弛，且貧苦學童，仍乏入學機會，應從速整頓，由學校充分供給，俾小學氣象日臻完密，負苦學生，獲得入學機會。……………民教一項，直未辦理，誠爲美中不足，不獨教局放棄職責，即督署黨部縣府省校四處高級機關，亦未從事於民教工作，誠不可解。南城嶺上，設有民衆教育館，實則重門深鎖，等於空懸招牌。……………教育局組織，尙屬完密，而尤以經費一項，保管支配，頗

爲適宜。惟各區教育委員，不能照章辦事，缺乏幹部組織，全縣教育，呼應不靈。在地面遼闊，學校數量較多之縣區，區委設置，極爲重要，教局缺乏區委，不啻軍隊中有上級長官，而無下級幹部，又不啻有教廳而無教局者也。即有設置區委者，亦多以校長或其他公務人員兼充，不因循放棄，即借名滋擾一種弊端，一因教局不知使用區委之權責，再則教局無餘款專設區委，又不能分發各區委之辦公費，遂將極重要之區委工作，輕輕放過，良可慨也。蓋縣有學款，多用於市立小學，而不知市立小學經費，仍應於本市籌集，不能支用縣有學款，凡縣有學款除辦縣屬之師訓所中學外，即應使用於教育行政與社會教育也。該縣應專設區委，並發給辦公費，成立辦事處，以便近視查各教員之勤惰及調查學齡兒童籌措經費等重要之幹部工作也。……統觀該縣教育現狀，中等教育，頗有起色，小學教育，無鮮著成效，且漸趨於老大而無生趣之一途，又專致力於學校教育，而忽略社會教育，應注意教育平民化，教育普遍化兩要點，則不難成爲南陲之教育中心也。」

二十二日，早起繕發請願長信一件，赴環山局長之請，席設其住宅，飲食精美，均係家人烹調，環山係清未留日學生，學有專長，身兼局校兩職，尙担任數理鐘點，余觀其教學，頗有瀟人不倦之精神，且能盡力桑梓，殊堪敬佩，午正料理起行，孫雨農秘書送來柯樹勳普思沿邊志略一

本，甫行倉卒，事簡既乏準備，可供參考者僅此一書，其餘所得資料，多耳聆目擊，以訛傳訛，知所不免耳。左強菴校長送來阿坳匹客藥粉一瓶，張震華縣長送來亞細亞雜誌一本，即余在師校所講『往沿邊去』一題之參考，內載李拂一氏對於沿邊記載短文二則，當時余尚不知李氏即沿邊人也。午后一時離緬甸向思茅，五點半到瀾泥場，歇張家店，星輝生足傷裸，計行六十里，步行二十餘里。

二十三日，天初明即行，由坡脚寨即上坡，到坡頂，望見思茅縣城，午初到縣，住大興店，教育局長陳瑞東等三人，來居久談，因知疫病流行，十有餘年，死亡人口，至十分七八，昔思茅全縣，有人口四萬餘戶，據最近調查，只四千餘戶矣，各政停頓，人人束手待斃，此種駭人聽聞之事，誠令人不寒而慄耳。飯後由南門入至縣中及各校看視，便至縣府訪了縣長，入府落葉滿階，陰森之氣，撲人眉宇，丁係廣南人，已二頽然老翁，一見即述疫病盛行，以致一年之中，只有訴訟三件，民氣消沉可知。出城至大興寺一遊，昔為遊人羣集，今則蔓草沒人，城牆盡為草木所封，如一大青埂子，城門過道，亦長滿蒼蘆，其荒涼蕭瑟之狀，令人不堪目觀也。至夜乃回店，主人送來湯圓一碗，乃知為冬至節，中校教員鄧輝來店久談，鄧君係昆明人，東大學生，其不屈病魔，努力教學之精神，誠可嘉尚。夜臥不安，有如死神來噬者然。是日由瀾泥場至思茅城行六

十里、步行三十里。

二十四日，八點乃起床，聞此處疫病蔓延區中，早起輒中病，故羣忌起早也。此地症狀，多係慢性瘧疾，人雖中病，飲食行動，與常人無大差異，有朝猶見而而夕已聞其死耗者。乃悟昆明市人相見輒以「好好的嗎？」一語相問答，其來歷殆亦由大病之後而起，而今則以為口頭禪，不知者反以為笑柄，如今思茅人相見亦常以「好好的嗎？」一語相問答矣。子和由昆明所雇之馬至此回頭，在此係同雇馬班，必於今日起行，因馬班帶有槍枝，故余等亦決與馬班於今日起行。九點入城，中小學生、羣集中校，演說一點餘鐘，諱題為「疫病流行之研究，與搶救之方法」陳局長設宴敘局，同席有丁寶琛縣長及學界全體，回至店中，而馬班已先行矣。遂匆匆起行，午後六時始行抵老軍田，馬班在荒郊野宿，余等仍寄宿人家，席地而臥，余由店家發與死驢皮一張，墊於地上，餘則給篋篋一塊而已，馬則露宿屋外，夜聞老嫗談此間瘴氣惡毒，多神怪之旨，計行四十里，步行十里。

茲節錄余呈報思茅縣教育呈文數則：「查該縣自民十以後，疫病流行，死亡相繼，幾至十室九空，商情冷落，百政俱廢，教育一端，損失尤巨。即以縣城學生數量而論，民十以前，有中小學男女生千餘人，現在只有百餘人，已可概見。——雲南各縣區之教育趨勢，注重學校教育，而

總略教育行政之組織，偏重城市教育，而忽略鄉村教育。縣有學款，全數用於辦理城市學校，勸學所教育局，不過為縣立學校之附屬機關而已。該縣教局，至今尚無地點，歷來即附設於小學校，其組織之簡單可知。……其所以造成此種畸形病態，厥有三端，多數人材，集中城市，開始辦學，亦由城市着手，人力集中，觀瞻所繫一也。興學育才，為官吏之職責，稍有職責，皆能注重教育，但只知注重城市教育，上行下效，風行草偃二也。過去省督學之視查對象，亦唯有學校教育一事，視查方式，偏重城市，獎勵標準，亦以城市學校之多寡優劣為定，功過攸關，造成風氣三也。今欲挽此頹風，非進行廳長所提示之城市與鄉村並重，男子與女子並重，貧人與富人並重之三原則不為功。……

二十五日，天初明即行，修草密茂，露水濕衣，經麻栗坪，山水優秀，田土肥沃，關係柯氏私產，惜乏人耕種，半就荒蕪，行抵稱捍寨開甯，又行十餘里，到普簾城子，悉為水擺夷，建築習尚，完全與漢人不同，有小鴉（較內地鴉稍小，色狀相同，惟發聲尖利刺耳。）飛鳴村中，令人有置身異域之感！

余等寄宿一夷人家之樓上，米料就地購買，就其樓上火塘為炊，鍋碗碗碟，均自思茅購齊，其家男主人，出外找馬未歸，只一女主人招拂，外有男幫二人，俟余食畢，亦就火塘為炊，既蒸

就火邊而食，幫工與余等宿於房外，女主人領其幼子宿於房內，門既闔，而幫工之被尙在房內，女主人由門頭擲出，余問其故，工人曰，凡外人不得入主人房門，偶入則被處罰，內外之分，較淡爲嚴，不知普遍如是否？鄰居有喪事，男女夷人，通宵談笑不止，因之失眠，夜雨甚大，由老軍田至此六十里，因無坡道，故未步行。普簾壩卽普文縣，惟縣治不在城子，因人烟稀少，設縣後人民担負太重，現已劃歸思茅管理矣。

二十六日，天明卽行，馬班野宿，已先余等起行，出城子後卽上山，至山頂馬班在此野宿，余等亦在此午食，食後久息，午後乃行，三點到景東寨——此地人，俱係由景東縣遷移而來，故名景東寨，從人李成茂體不適，到後卽熟睡，蓋逐日勞頓，睡眠不足，資養缺乏，以致疲憊不支，乃以一元五角現金，買一線雞殺食之，卽爲旅人之盛饌耳。就地而臥，見明月至東山而上，仍不能熟睡，計行五十里，步行二十里。

二十七日，初明卽行，山平路廣，樹茂草長，彷彿夏秋景色，毫無隆冬氣象也。至江西寨——此寨人，多係江西籍，大霧迷漫，咫尺不辨，行抵塌十坎——已屬六順縣境，就人家開竈，霧散日出，孔明山突出羣山之上，直入霄漢，午食後起行，馬上望孔明山不覺與秀嵩重臨，三點半到坡脚坎，仍臥地上，伏榻寫日記。計行六十里，步行二十餘里。

二十八日，天氣晴朗，至日出乃行，路出邦閣箐，此地有虎象之類，沿途見象足印及其遺矢甚多，聞此箐昔年有三十六道河七十二道灣之稱，須三數日乃能通過，柯氏另闢新路於山半，今亦修整平坦，不一日即可通過矣，余等行至三分河開野哨，繼行抵小猛養之土鍋寨，歇老叭家，其家中盡爲女性，男子出獵未歸，僅其婿來問須人民撥派柴米否？余云，食品均自攜帶，需要米料柴水，仍出錢購買，其婿衣飾如廣人，說淡話頗明晰，老叭家有二婦人均赤身，僅圍一花裙，余臥一矮竹榻，子和星輝等仍臥地下，是日由六順縣屬之開平坡脚行至此，計七十里。步行十餘里。

二十九日，早由大霧中行十餘里，上山，既而蜿蜒下坡，萬竹夾道，路極寬整，見濶滄江面，浩瀚遼闊，江岸沙灘無遠，想見夏秋水漲時宏大，午正行抵九龍江邊，候舟約二小時，飽看擺夷婦女之冷水浴，待渡之馬馱甚多，余以公務人員，得先過渡，余九歲時，由西路曾渡此江上流之神州渡，今已二十八年矣。

上岸不一里，卽車里縣治，有美國教會，文武廟宇，整齊衙房，宏壯縣府，分佈於平原之上，無人馬店，遂下榻縣府，縣長徐小寒，竭誠款過，其夫人自任烹調，飲食可口，惟天候炎熱，人極昏悶，由小猛養至此，計六十里，步行五十餘里，因上下江坡，均係步行也。

三十日，在車里，到柯氏生祠初小學，學生二十餘人，漢夷男女各半，教員羅榮慶景谷人，甯洱中學畢業生，兼通漢夷語言文字，故余對學生談話，題爲「政府關切邊教」不用翻譯，即可領悟，繼到教會小學考查，談話由教育局局長單寶麟（粵籍）翻譯，題爲：「教會學校之規定」因向未授以中國科書，教員係暹羅人，俱由美國工程師古登柏（學紋卽由其主辦，）招待茶點，旋由古領導參觀土工廠，使用電機，再參觀其醫院教室，臨行古送小學教本二冊，用夷文懸編製，由美國特造打字機印刷，備極精緻，其書內容，據翻譯人云，係世界地理，並無危害中國之言論。

三十一日，在車里，往九龍城子，即宣慰司所在地，道途修整，過流沙河新造竹橋，夏秋水漲，橋爲水衝，則須船筏乃可往來，城子有街，土著及人家，均往山半，瀾滄江與流沙河交流其下，地勢天然險要，余先到學校，有男女生十餘人，校舍大竹修草建築，尙簡單適用，謠話，仍由單局長翻譯，題爲「邊教之設學。」由徐敬孫拍一會相，上山由議事庭經過，到土署，宣慰刀棟梁，因病二人扶之出見，余告以「須注重教育」，刀云「無款辦理」，余告以「將來有省款補助」，刀甚欣然，繼告以「不可苛虐百姓」，刀云「我對百姓甚好，委員可以調查」，余觀其不耐久坐，仍令其弟扶之入內，宛然戲台上皇帝出馬門模樣，可笑亦復可憐也。至宣慰之弟家午餐

銀盃銀筷，陳設滿棹，余食少許，卽往遊禪寺，見貝葉樹甚大，其葉可製成經書，既而下至學棧，美國人高醫生比牧師亦到學校，又同食冷糯米飯，余吃數團後，腹內遂覺不安，夕陽在山時，彼此並辮而歸，夜體不甚適。

二十年於今日告終，回顧今年元旦，余在箇舊查學，月末旋省，二月回嵩明度舊歲，三月由省往臨開廣查學，六月二日，在文山縣酒格竟被股匪搶劫一空，隻身由密集之彈雨中脫險。抵省回嵩明看視老母，七月由昆明率領迤西考查團員，往楚雄七縣考查，九月回省，十月開全教會聯，十一月回嵩明一次，十二月由省南下，將來擬由西路回省，恐須五六月乃可抵昆明也。終年屢嘗黃塵，遂遂不休，思之可笑亦復可慨耳。

附錄光緒十九年四國大使薛福成「附陳收回車里孟連兩

土司全權片」癸巳

「再滇屬東南羈縻之境，以車里猛連兩土司爲最大，近年新設邊直隸廳撫理，孟連北

境，計此一廳，兩土司之地，約可抵內省四五府，當臣與英廷爭論野人山地之時，英外部以車里孟連曾經入貢緬甸，亦堅索兩土司及新設一廳，作爲兩屬，以相抵制。臣查會典及一統輿圖，車里孟連隸滇已久，鎮邊新設直隸廳同知一官，若忽改爲兩屬，尤屬無此體制，不得不盡力堅持。厥後外部遽目轉環，願以全權仍歸中國，果使撫馭得宜，固守封城，可以支格英法暹羅三國之窺伺，而臨安普洱思茅元江諸府臨州，當皆恃以無虞。不意英事甫定，法謀又起，爾來法人迫脅暹羅，割其湄江東岸之地，而車里轄境之大半，亦在湄江以東，法人迭以分界爲請，雖據聲稱並無侵占滇地之意，彼知英人饒舌於先，未心不思效尤於後，然英究僅有索問之空言，並未獲絲毫之實利，臣今正與英廷互商條約，聲明車里全屬中國，與英毫無干涉，約章一定，不啻借英助我作證。法人素性，畏強侮弱，被聞中國與俄爭帕米爾，與英爭野人山，皆不遺餘力，儻竟知_此而退，僅請畫分界限，以杜爭端，則和平互商，自易辦理，不滋口實，不起風波，尤善之善者也。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按薛氏此文，載於庸菴全集內海外文編卷二五六兩頁，於整理日記時乃發見，照抄於此，文中所謂孟連土司，現屬瀾滄縣區域。鎮邊廳即今之瀾滄縣治，昔在謙福——一名下改心，今遷於燕宋佛房，將來或再遷於猛朗壩也。

到普思沿邊去

一一六

二十一年一月

一日，在車里，與潘潤礎，劉理良二君久談邊地情形，午后徐縣長召集漢夷紳民及三校男女學生約二百餘人在縣府慶祝新年暨歡迎會，余演說約半點鐘，題爲「車里教育應如何改進。」答詞爲宣慰之姪，尙能侃侃而談，令人驚喜無既。榜夕有大象一對來至縣門前，余往觀，一公一母，公者長牙已折一隻，能聽夷話，向余屈其前足，名曰拜年，其背有大木架，可以坐人座物，余與星輝各騎一隻，爲敬孫拍相一張，有象奴三人，各賞現金三元乃去。

二日，在車里，早起天氣陰寒，與李仙舟（縣府秘書，寧洱通關人。）久談邊情，子和與馬班於今日先往五福，日間寫公私信片共十件付郵，晚草玉篇局長宴余於柯氏生祠，同座有秦拒嚴者，思茅人，東大畢業學生，在寧洱四師任英文數理課程，現被祿督辦調至沿邊修汽車路，人極警敏活潑，思普後起之秀出者也。席間有夷女三人侑酒，粗通漢語，人亦溫雅，循環往來勸酒，予以盛強之食，反惶然不自安，惟與之對飲，則可立盡數大觥不醉，亦奇矣，至二鼓乃散席，歸與潘君久談柯徐兩氏所辦事甚詳，余於沿邊過去軍政變遷經過，稍有認識，大半得自潘君也。

三日，在車里，初擬於今日往佛海，小寒堅留，又住一天，前月三日由省，忽忽滿月，光陰何其如是之速耶？九龍城子裾釵大隊，來縣府丟包，余則在旁參觀，小寒賞金勞酒，諸夷女大喜，羣來侑酒，徐敬孫醉後發痧，幾類於死，聞夷中多係宣慰家族，有名南香南波二女，通曉漢語，貌亦秀麗。至夜由猛混代刀棟材，率領諸女渡流沙河而返九龍城子。

四日，余體不甚適，力疾起行，小寒拒嚴送藥品食物數包，余亦以書紙回贈小寒之子，敬孫病仍未愈，故所照相片，均未能洗出，行十餘里抵忙東老，歇老叭家，身體仍不舒適，幸飲食如常，夜聞村中有鑼鼓聲，與星輝往觀，見小和尚數人，繞地面柴火，且舞且歌，一大佛爺臥陋室內吸烟，有數人圍繞其前，緬紙寫製經文，掛滿壁間，因忙東老寨內無有緬寺，即以此草屋代緬寺，小和尚於誦經之後，羣鳴鑼鼓，自歌自舞以爲樂，其他緬寺和尚，亦有此遊戲也。計行十五里，均係平原，故未步行。

五日，昨夜自二更後，雞聲喔喔連宵，破曉鐘聲四起，竟未熟睡，黎明起行，沿流沙河而上，水勢陡峻，河中大石橫生，水聲怒吼，此河流水力，將茶用爲發電，則車里全市完全可以使用電力矣。至坡頂開野甸，余大便不通，身體益感不安，坡上望車里壩子，猶宛然在目，午後繼行，沿途已見茶樹甚多，因底價大廉——現金六元以上一石，故茶樹多荒蕪不茂，將近發芽之時，

噲事雲錫，因茶樹雜植樹林間，幾不辨孰爲茶樹，孰爲雜木也，計行九十里，步行三十里，抵猛送歇老叭家，夜睡尙安，身體已安適如恆，私心慶慰不已。

六日，天明卽行，午君一時抵佛海，下榻縣府耳樓，縣長徐純治，年五十八歲，到任已三年，名義上猶係試署。土司刀良臣，勸育局長先後來見，飯後至城子土署，用新式建築，刀土司曾出遊緬甸暹羅歸來，故行爲設施，多所改良，沿邊土司中之翹楚耳。佛海舊名猛海，壩子平廣，水秀山明，俗謂下壩子，進小朝，殆即指此，馬班戍千累百，均宿於野外，帳幕烟火，星羅棋布，另成一世界。縣府未建，係用借族人關聖廟，府內未設公堂，僅以團兵站衛而已。計行四十里，路平未步行。

七日，在佛海，早起霧甚大，飯後由街往學校，街道廣平如汽車道，街屋矮小，然一律整齊，多係用磚瓦木石建築，如洪盛祥可以與均係高樓大廈，騰衝至此之巨商也。學校亦係新建，尙堅牢適用，惟新式大門，孤立高聳，殊不相稱，未免偏重形式，徒裝點面目耳。男女學生，列隊於校外歡迎，到校不久卽開歡迎會，請題爲「邊教中心」。茶點後回府。

八日，在佛海，早起趕早市，街人甚多，爲和生長男買得氈子一床，價銀洋八十餘元，廖子良約至其家早飯，子良係開化黃龍山人，繼至王求實周文卿兩茶庄坐談，李拂一氏由京滬寄歸新

書甚多，均在周文卿處，遂借得多種來看，惟於沿途參考書，仍不可得，聞李拂一有車里著作，已售商所付印，遂函省友購數冊，寄至緬寧，以資參考。晚潘局長請吃飯，便訪柯瑞光，卽柯樹勳之長子，甫自景洞招撫歸來，已貧無立椎，刀土司代建草屋以居之，聞昔年書籍搶奪，云亂事完全損失無遺矣，又至王直卿張橙階兩家坐談，繆少衢一見如故，張偶大痛病發幾死，少衢云藏有沿途參考書數種，竟一無所得，昔人云「作野蠻地方之遊記易，作文明國家之遊記難。」茲以參考缺乏，行色匆匆，昔人之所謂「易」，我則以爲「難」矣。夜歸在樓梯上傷右足踝。

九日，在佛海。右足踝甚痛，星輝用酒治之，尙勉強可以行走，晚遇學生列隊出遊，余向學生請「課外運動之益」，約半點鐘，余擬後天往五福，作臨別贈言耳。子和自五福來，清算旅費，余三人爾馬，共擬去票洋四百五十四元。使戎建國與子和先往五福縣，此時尙擬到雙江度舊年也。

十日，在佛海。足根腫痛，子良介紹緬佛爺來施治，少衢又以竹筒拔之，午后聞各界歡迎會，余以足痛，擬不出席而徐縣長數次相邀，勉強忍痛，扶杖到會演說二次，入夜而足痛大作，夢哭一次，終夜未得安眠，今日請題，一爲「漢夷平等」。一爲「私立學校之意義」。

十一日至二十二日，計十一天，均養病於佛海縣府。原冊有記，今本從略。

共摘錄余呈報佛海縣教育呈文數則：「佛海縣東界車里，西界五福，北界臨江，南界英屬景洞。中英界橋，計自三十二號起，至五十二號止，共二十四橋，出入開口，即打洛江之打洛渡，爲國防重要之地。該縣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俱爲擺夷，熱度略遜於車里。山水明秀，平原廣遠，田土肥沃，出產以茶葉檳榔梓梗棉花爲大宗。每年至春之際，商旅聚集，商賈鎔集，西人亦多有至此地購茶者，沿邊商業之中心也。內地漢人，遷居佛海經商者，已有三十餘年之歷史，住家漢人已近百戶，住屋雖多草房，已有較大之瓦屋建築，市面寬整，交易繁盛，要皆遷居商人有以造成之。該縣僅設有兩級小學一校，縣長徐達倫，熱心教育，任職三載，將所待官肉提作學款，縣府則借居兩粵會館，籌款建築宏大適用之校舍，邊官以實心實力辦理教育者該縣長一人而已！聘請楊鴻基任校長兼教員，辦事認真，又係四師畢業生，管教如法，學校設施與學生設備，均燦然大備，南行千餘里，甯洱而外，此爲完舉，誠屬難能可貴。督查之餘，曾以「邊教中心」四字製爲軟匾贈諸學校。該縣有此畸形之發展，皆以漢人經商遷居較多所致，欲求普遍發達，則須俟師訓所成立後，乃可以言推進。該縣之猛混，原有一校，因無漢文語彙通之教員，遂致停辦，實爲可惜，應請飭令從速恢復。查該縣教育局長潘鎮乾，任事太久，不思振作，擬請飭令該縣另選賢能，呈請加委接辦，以免貽誤教育！縣長徐達倫，久任邊官，對於教育，始終熱心，所到之地，

成績草著，擬請獎以「惠洽邊陲」匾額，校長楊鴻基熱心毅力，教管有方，擬請記大功一次，士刃刀良成，頗能贊助教育，爲士司少有人材，擬請備諭嘉獎，以資鼓勵。……」

二十三日，料理起程，臨行交公私信函十六件，請純翁交郵差，官紳學生送至緬寺而別，余傷足當初乘馬時，仍覺痛雄，沿途修整平坦，午午到頂真城子，住愛底懷家，其屏建築宏偉，省府各告示，貼滿四壁，繼至學校看視，校舍係用大竹修草蓋成，學生不到十人，校長課本一無所有，教員丁肇直，係貴州人，到校不久，殆聞余將到，乃臨時趕辦也。計行四十里，以足甫愈，未步行。

二十四日，早至城子四周看視，愛底懷指點昔年遺跡，便看南景，誠有徐娘風韻，在沿邊有美女之名，因無相當入贅之人，故年三十餘，猶係閨女也。早飯時有唱婆侑酒，城子男女老幼觀者如賭，至午后一時乃起行，有夷兵多名送至五福縣府。夷兵衣黑衣，以紅巾繞頭，沿途頗矜持嚴肅，到府後不稍停卽行歸去，全不知有需索搔擾等事也。初擬歇子和家，縣長王琦聲以人迎候於途，故上山至縣府下榻，王騎人，兼詩書畫，於政績則平平無所短長，以學務而論，遠不逮車佛兩縣耳。

二十五日，在五福，早市卽在縣府前，入市一行，建設局長李觀瀾，粵籍，新建西式樓房。

所，可謂別具匠心之人，下山至老街看戎建園，身體燒熱未退，中西藥俱無，與星輝斟酌用自己攜帶藥品治療之，於心殊悶悶也。病邊際連長隨自卑字登高，昭通人，駐防佛海，會山打洛遊擊。至此，住大緬寺，同至其邊部坐談，見其士兵嚴肅有禮，隨君思想言論，均極可欽，一往情深，遂成天涯知己。回府晚飯，與隨君豪飲縱談，明月中珍重道別，蓋隨華明日回佛海矣。

二十六日，在五福，又下山看雄國病，熱稍退，飲食仍不進，以斯人病，初擬到雙江度舊歲之計劃，恐難於實現矣，午正回府。王縣長召集各路首人開歡迎會，余演說一點鐘，題為「縣政府對於教育之責任。」子和於是日就教育局長職，余養荷佛海時王縣長已下委令，蓋該縣無教育局長，以建設局長兼任，至是乃有人專負其責也。

二十七日至二月六日計十一天，因建園病得未痊，在此等候，寫得速記數十則，間看東方雜誌及鄭板橋全集，皆王琦聲所贈也。

茲錄余呈報五福教育呈文數則：「五福縣東界猿亢，南界帕達，西界英樹之大猿美，北界滄縣。居民約萬戶，物產田土，與佛海並盛，而山川之秀麗，人物之優美，實為沿邊之冠。氣候比佛海稍寒，漢人之遷居者已漸多。惟惟教育毫無基礎，……全縣只舊辦一校，尚辦理如法，學董黃慶堂每年捐現金白元，以補助學校經費，足使頑廉懦立，擬請獎以「熱心邊教

「匾額，該校教員葉生青，敦勵有方，老而彌堅，惟由景谷縣遠道就館，生活清苦異常，擬請獎以紙幣百元，或購成書籍，以資激勵。沿邊設治二十餘年，察學人員並未親履其地，此次奉命南來，所得結果，不惟甚鮮學校可以視查，反覺推行邊教，誠非易事，繼思沿邊教育，擺夷另有文字，不願學習漢文，邊官之放棄職責，固屬咎不容辭。督學擬用名譽與實物之獎勵，使有識者，樂於辦理教育，亦為推進邊教之補助辦法焉。……」

王琦聲縣令，作「郊行」七古一首，書橫幘會余，茲照錄於此，亦邊官之一韻事也：「南嶺之山多翠竹，飛簷修幹千條綠，羊腸宛轉出山隈，離落蕭疏數間屋。梅花未蕊桃花開，中有可人顏如玉，裾布荆釵穩稱身，相逢但笑容可掬，雲鬢小髻不施脂，天然眉黛春山簇。綽約仙姿嬌可憐，癡惠默默情誰屬，黃泥小灶煮新茶，翠幕微風搖紅燭。自言本是漢家人，淪落蠻荒依草木，我聞此言已吞聲，長州學士更銷魂，偶然一面情偏重，不作尋常眼孔人。恨煞天公無安頓，明珠塵土等菜根，君不見越溪女，賤不殊衆貴稱異，願得黃金買羅綺。」王並有小跋云：余為邊官一載，恬然自適，辛未冬督學李竹村君南來，公餘散步郊外，不意荒茅中有此珊瑚碧玉之姿，聞斯人言，而有淪落之感，因賦此篇，且以慰竹君旅行之苦，三生石上或香火緣耶？一癸，壬申元旦王庸道並識」

七日，——舊歷正月初二，由五福縣府起行，時細雨霏霏，縣府人員與團兵送至山麓，同鄉李沛林與范子和，送至五里以外，異地長別，曷勝依依。行抵蠻角寨，開甯，午后上坡，回顧五福烟樹，宛然嵩明龍山古柏景况，新愁舊感，一時並集。至新火山歇陶家，——景東人，初遷至瀾滄縣之大山，再遷於此。夜天氣嚴寒，而雨聲達旦。計行五十里。

八日，早飯後起行，出門即下極陡之坡，直下至谷底，大雨傾盆而至，到猛滿土司家午餐此地煙瘴極大，初欲在此歇，飯後天晴，繼續前行，抵瀾滄縣屬之邦中歇，下榻楊玉柱土司家，楊係建水人，其祖經商瀾滄，夷人構亂時，征服有功，故任爲邦中土司，現已取消土司職權，僅一糧目而已。計行八十里，步行二十餘里。自省出發至五福，均曲折向南方而行，自五福以後則轉向西北而行矣。

九日，由邦中起行，路極難走，步行數十里，汗下如雨，而前途遙遙，又不能停，午正至南坑謝甲長家午餐，謝亦漢人，沿途年事正盛，有阿卡姑娘數十人，新衣爲立，手抱大竹筒，羣舞於板上，其聲如吼，歌舞取樂，其頭皆罩薄木圈子，周圍飾以珠絲顏色，人皆有小旱烟袋一隻，吸訖置於木圈帽中，短衣花裙，漏其小腹於外，又有破肚子阿卡之名。同行葉教員，跌馬傷腰，痛楚萬狀，由南坑派夫抬之以行，夷人從未抬過滑桿，一呼來數十人，羣出手抬其滑桿，蹣跚轉

笑而去，傍夕乃到酒房，欺楊德明粮目家，招待殷勤，淚來之夫，仍以火炬歸去，予與錢不受，蓋往來公差甚少，偶被派遣，不以爲苦也。計行百二十里，步行三十里。

十日，早至學校看視，已放年假，校中空無所有，見壁間有教員徐寶訓布告，文字尙佳，輒被起行，不數里馬駝翻入泥塘中，至猛本午食，主人曾姓湘人，午后四時到澗渣縣府，遂在袁可貞縣長處晚餐，下榻教育局。澗渣縣城，原在譚橋（昔之鎮邊鎮所在地。）繼因韓氏移至猛明橋，繼以瘴烈，又遷迤宋佛房（即今縣府所在地，）以草建蓋，縣府之後，建草房一所，名五局辦事處，局內公文新舊書報，凌亂堆積，汗牛充棟，高山風大，羣恐被火，則引水流入縣府，以備不虞，終夜風聲水聲，不絕於耳，不覺置身靜寂之茅菴中也。局內人員，多數回家度歲，學校已放年假，擬休息數日，即過雙江縣境。計行四十里，步行十餘里。回廟五福，猶陸約望見新失山也。

十一日至十四日四天，在澗渣縣府休息。

十五日，料理起行，交同鄉潘君境培培公私信函十件付郵，飯後與縣長袁財政局長劉裕光，建設局長魏繼禹三人同行，潘君送至坡頂，臨別熱淚奮眶而出，蓋潘孤身異地，歸期遙遙，故不禁悲從中來耳。午后至下谷地，歇楊家，全村係燒卡瓦，夜與星輝同榻，計行四十里，步行十餘里。

，建國病又復發，幸能騎馬，乃沿途雇馬二匹，一馱行李，一與建國騎。

十六日，飯後即行，下坡過小黑河後，又上坡，天熱坡陡，乘馬步行，汗流夾背，午正到黃草嶺，歇石土司行署，款待隆重，有如迎接聖駕，袁劉諸公，當之欣然，余則如芒在背也。計行四十里，步行十餘里。

十七日，到校中看視，與酒房學校，同一空無一物，飯後余遂先袁劉而行，到忙登高開嶺，教育局長傅天觀，自謙橋來，人極尊敬有為，同余行至大橋頭歇，彼此暢談，乃知瀾滄學款，又籌有新款彌補損失，並已呈教廳立案，余去歲見總督辦時，囑云：「瀾滄縣前以屠宰捐充學校，現為財政廳完全提撥，無米之炊，難平為繼。」至其濬解答余跌跌之懸案矣。計行八十里，步行二十餘里。

十八日，余決由此過大山，不復與袁同至謙橋，惟昨夜袁未趕到橋頭，囑傅魏兩局長代致別意，終日上山下山，集叢峻嶺之大成，以視思普道中之六官坡磨郎三板橋坡相見溝等坡，則有上下床之分矣，人馬之苦累疲乏，更不堪言狀耳。行抵火頭甫午食，又上大山，下至北面山心，宿石玉膏土署，款待優渥，余體不安，心極煩燥，時時起怒，夜看徐霞客雞山遊記。計行百里，步行山坡五十里。

十九日，飯後由石署起行，午后行抵蠻海，此地有初小一校，教員趙士元來見，至李厚山家坐談，仍歇石署，與大山石家係同宗，石玉青原係黃羅黑，後會漢，在大山蠻海一帶，權威甚大，人民皆呼爲石大人，其子姪多庸懦無能也。計行四十里，步行十餘里。

二十日，由蠻海起行，出門即上大坡，到舊佛房何開祥家午餐，何係緬甸人，遷居於此，少年時曾見過雲樓府君，蠻荒遇此，亦覺親切。繼行抵桃子樹，大雨傾盆而至，夜食後，又復明月在天，與主人趙昌和一談，趙係潤滄訓所畢業生。計行四十里，步行十餘里。

二十一日，由桃子樹起行，雨後放晴，景物一新，過老營盤，有民夫候於路旁，蓋入潤滄境後，夜宿甲地，則已通借於乙地準備矣，雇夫一名必來多人，分携物件，以有差者爲榮幸，自携午餐，不受供應，不要賞賜，純厚之風，視內地誠如隔世矣。隨小河而下，路極險阻，直抵潤滄江邊，宿與順祥鹽號，主人顏光燦昆玉，係石屏人，經商於此，並在景谷開有鹽井，此地有小市，多以小塊鹽作交易貨幣，潤滄境內，農人之銀錢流通，非常困難，如欲出五角之門戶捐款，須於半月前，與田主約定，每日存積少許，做工半月後，乃可待此五角之捐款也。工人每日工資，平時均給以米鹽等物，除納捐稅外，亦少有用銀錢之時也。此地名雙江渡，江之北即景谷縣，江之南即潤滄縣，小黑江由此流入潤滄江，渡小黑江，即雙江縣矣。計行三十五里，步行數

里。

二十二日，早凝數聯，留別顏氏昆玉，飯後沿滄江行，至小黑江岸，坐竹筏而渡，江坡極陡，同行人馬無不汗流氣喘，行抵那落午食，主婦邵氏歷歷數民間疾苦，官紳重軍剝削，聞之令人感動！並謂：「以前省城委員，時有往來，鄉寨頭人，尙略知畏懼，近數年來，此路無一人員往來，頭人事事以縣長來欺壓百姓，縣長又不來鄉寨，百姓又不識字，縣長王六，頭人就是王二，此次委員來後，百姓又可以得幾天安寧……」余欲促進邊教，尙苦乏術，解除人民痛苦，更是徒呼負負矣。繼行抵邦畎，歇馬家，遇緬甸僑問詳，與之久談緬甸近事，俸氏現遷居宋畎。由雙江渡至邦畎計五十里，步行二十餘里。

茲錄余呈報瀾滄縣教育呈文數則：「……………由五福行抵瀾滄縣城時，在國歷二月十日，爲舊歷正月初五日，適值年事正盛之際，不惟學校一律放假，公務人員，亦多回家度歲。督學與縣長袁堅，於十五日由縣城出發，經黃草嶺大橋頭，袁縣長由園欄赴南北渡，督學由大山登海越雙江，所經數百里，直無學校可查。該縣地廣人稀，夷多漢少，雲南爲山國，瀾滄爲山縣，故設治四十餘年，設學不上十所，俟民十四五數年，有繆爾緯者任縣長，竭力推廣，驟增至二十餘校之多，學款亦盡量提撥，該縣教育之根基，實由繆氏而發揚光大，至今稱道弗衰。其後歷任縣長

，於教育只能守成，不足以首推廣。現任縣長袁堅，任事熱心，惟到任不久，教育局長傅天觀，英年有爲，亦係初任，頭緒茫然，已函諭該局長從速整理內部，並充實原有各技，以圖推進而謀普及。……」

二十三日，早飯後起行，約三十里，均係上下大坡，至宋暎卒火頭家午餐，繼行抵大坎山——今改名得勝街，歇李香亭家，下榻而橫，從人李成茂，勞苦過甚，病臥不起，明日又須民夫抬之矣。彭維化在此收稅，談緬甯近年之興衰成敗，歷歷如繪，至雞鳴乃臥，彭係余在緬甯時熟識彭華堂先生之第三子，緬甯青年中之急進份子也。計行四十里，步行三十餘里。

二十四日，飯後久等夫子不到，余遂先行，行至大坡，遇緬甯王子玉方自雙江脫獄至此，窮之惘然太息，下坡至忙欄，歇李玉書隊長家，窗外即忙欄河，仍流入瀾滄江。飯後星輝乃到，云成茂病已稍退，惟今夜不能至此，在距此十餘里小過地歇，明早可到。計行五十里，步行二十餘里。

二十五日，早起寫明信片數張，沿途摘要寫得明信片十張，交瀾滄護送團兵帶回瀾滄投郵，團兵四名，每人賞現金一元，往返須二十餘日，不能不稍事犒勞也。飯後乃見籐竹，竹葉及竹身，皆有鈎刺甚利，聞附近山筍甚多，與星輝往文武廟中一遊，該處人指點雲樓府君昔年駐軍之地，

，當光緒二十八年，羅黑三煽變，府君率軍進剿，坐鎮忙橋——亦名上改心，幾半載，春來秋歸，是年冬初遂棄養，緬寧任所，時余年甫九齡，距今已二十九年矣！午前李成茂到，仍昏昏熟睡，晚赴甌江區委張正楷之請，緬寧周尊五來此售膏，異地故人，相約一醉，飯後山上改心起行，赴勢河廠，沿途皆坡，大亮山已突起於前，大亮山者，即打雀山之面山，明日即得到打雀山開午館耳。三十年夢想，頃將實現，五內反而惶恐不寧也。住和興鐵廠房，天氣寒冷異常，成茂病已稍退，計行三十里，步行十五里。

二六日，早與何致祥至爐房看鑄錫鍊鐵，係用水力扯火，故附近人民鐵器，均係此廠所出，惟所使用柴炭太多，大亮山上下之森林，已一掃而光矣。飯後由廠起行，出爛路筭，遠見鎮康雪山高插霄漢，行至隔界山已見打雀之村落，至尹家午食，至各舅父家舊屋裏看視，余幼年隨吾母歸寧所住之屋，已被三迷亂時焚燬，現在房屋，已不逮昔年之整齊寬敞，且吾母之親兄三家，亂後遂由此遷居吳家寨與老尖山矣！戎娃同宗尚多，多係長輩，有呼余乳名而問吾母近狀者，此情此景，印象極為深刻耳。建國由吳家寨回老尖山，到嵩明整三年，高小畢業，惟惜其病未愈，美中不足也。余繼行抵甌江北區東鄉楊宅，姨娘康強慈和，登堂下拜，不啻驟見吾母也。計行三十里，步行十餘里。

二十七二十八兩日，在東鄉楊宅休息，余由省已八十八日，公文私信，竟無一紙入目，專人至緬寧取信，初約由窰洱五福緬甯，三處收轉信件，一二兩地均失傳，第三轉信處，或可得有冀耳。

二十九日，擬定榮舅父碑文，此來必了吾夙願，午飯後，奉楊氏姨娘往老尖山由來路行抵隴大人營盤，直趨山嶺而下，潛葬到戎宅，任光與四表兄家，大舅母吳夫人，耳目全失視聽，惟以手模撫余衣服鬚髮，其垂愛之深切，殆難以言宣矣。夜談兵匪苦痛，光與表兄放聲大哭，時雞聲喔喔，山風四吼，念吾老母不已也。由雙江東鄉至緬寧老尖山，約十五里。

三月一二兩日，均在老尖山休息。至緬寧取信之李五已歸，取來公私信件甚多，並同各宅男女往岔河拜掃外天父母及定榮舅父之墓。

三日，由老尖山至吳寨二舅母李夫人家，是日戎族上公攻，男女老幼近百人，亦一時之盛舉也。四五兩日，在吳家寨休息。六日回東鄉，七日休息。

八日，（陰二月初二日，）爲吾母六十晉七大慶，余已三年未得歸而祝壽矣，言之愴然！星輝昆玉，設盛饌致慶，同向姨娘行禮。飯後由楊宅往雙江縣城，路沿山而下，至猛庫城子，居民全是擺夷，一切風俗習俗，完全與沿邊相同，惟四山均有漢人居住，多數已成佃戶，人民經濟，

遠不如沿邊耳。計行四十里。

九日，由猛庫起行，馬上聞子規聲，回憶去歲亦於子規聲中入建水城。至邦協與彭伯常兄相遇，遂同在此宿，與彭作長夜談，計行三十里。

十日，伯常出緬寧，余則往邦木候其母夫人，沿山而上，到邦木，拜見彭嬭母，年已八十，左目失明，言及其子仲倫與秦香石反唐遇害事，淚如泉湧，反使余無言安慰也。計行十五里。

十一日，由邦木行至歪帽小休，緬寧王小齋在此任教，尙未開學，再行抵雙城，——地名那賽，昔日營盤，今則設縣府於此，在一山嶺之上，爲往來要道，緬寧遷居於此者甚多，彭耀南叔所手創也。教界同人與男女學生出迎，余直至彭府下榻西廳，昔年葉香石舊宿處也。計行三十里，山坡極大，人馬困乏不堪。

十二至十八七天，在雙江縣城。辦有兩級小學一校，有男女生九人，學務廢弛，反不如上改心邦木東鄉等處。彭奇才約往耀南叔墓，耀南叔家原住緬寧，後遷居那賽，伯常分居邦木，奇才則叔之庶出也。黃縣長送來旅費現金百元，余仍壁還之，蓋仍昔年之視學相待也。

○

○

○

○

○

○

瀾滄雙江兩縣雜記數則

一，瀾滄人民甚雜，約可別爲漢人、羅黑、擺夷、卡瓦、阿卡，老元，六種，漢人多數居住
田壩兩地，以農商爲業，讀書者甚少，漢人多數由兩湖遷居而來。羅黑有三種，一名大羅
黑，一名黃羅黑，一名四塊瓦羅黑，此三種羅黑，佔該縣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各地散居。擺夷
有水擺夷旱擺夷兩種，多居住猛朗，猛連，猛允各壩子，以農商爲業。阿卡有尖頭阿卡，平頭阿
卡之分，多住於佛房附近，以農爲業。卡瓦亦有野卡，純卡之別，純卡已漸漸同化於漢人。野卡
住在西盤山，岩帥等地，多種鴉片，按時出殺人頭祭穀。老元住猛朗一帶，以農業爲主。

二，雲南爲山國，瀾滄爲山縣，山之多而且大，雲南各縣，無有過於瀾滄者也。瀾滄由南至
北十二站，（約千餘里）由東至西九站，（約七八百里）人戶有八萬餘戶，外與英緬接壤，內有
敵會糾紛，誠屬極繁複之縣區也。

三，雙江係合四排山，上改心兩分縣成爲一縣，故一切行政事項，名爲一縣，實則判若鴻溝
，大有各自爲政之勢，即以教育款項而言，亦係分爲兩部份，擬先由統一入手，再提撥江稅，以
資挹注。

四，上改心原係湖濱分縣，紳民雖漢夷雜居，然漢人遷居該地，爲時已久。四排山係緬甯之分縣，紳民多由緬甯新遷之家，且四排山接近猛猛，猛庫兩壩子，故人民經濟與民智發展，均較上改心爲優。

五，雙江縣區域，有四排山，仙人山橫亘其間，兩大山之間，則爲猛猛，猛庫兩平原，庫猛大河由北而南，蜿蜒貫於兩平原中，兩岸山嶽，可資灌溉，山間茶樹成林，平原肥沃異常，漢人與雜族居於兩大山中，擺夷則全數居於平原，漢人民百秋之季，不能到平原歇宿，天候之毒，瘴氣之烈，似較沿邊各縣尤甚，故設縣多年，山中有人滿之患，而平原則無一漢人住家。

六，擺夷之居雲南邊縣，約十餘縣，人口在三十萬左右，大別爲三部份，一居於駝馬，優秀而進步，故仍保其土司職權，社何原狀。一居思普沿邊，雖自爲風氣，但不求進展。一居湖雙兩縣，比較落伍，原有之風尚，已爲漢人衝破，事事受壓迫，處處被侵佔，大有不可終日之勢，現所存者，僅有宗教文字二者而已。

十九日，由那賽起行，官紳及男女學生相送甚遠，以「未來之雙江」作臨別贈言之題目，沿山而下，至壩子過河，（即歸小黑江之庫猛大河，）到猛城子，住大緬寺，席地而臥。蔣仁里，

到普思沿邊去

周一五，宋子清先後來見。幸後卽土署故址，已焚燬，斷瓦頽垣，可見昔年建築之宏麗。計行三十里，余騎之黑馬日痛，奇才屢滑桿兩架，今明兩日，均乘馬坐兜子。

二十日，夜雨朝晴，百鳥爭鳴，早景極佳，赴宋子清之請，宋係撫夷，談吐流利，飯後至學校一看，並至永偉里氏父子教堂參觀，歸寺後，料理起行，由壩子直上，至甸頭午食，又行抵猛庫城子，住刀剗全家，撫夷之頭人也。計行四十里。

二十一二十二兩日，在猛庫城子休息。二十三日回東鄉，二十四日查該處小學。二十五二十六兩日在楊宅休息，二十七日行三十里，住舊寨傅表兄家爲張外學校解決糾紛。二十八日折至卡瓦寨李家歇。二十九日越隔果山再至打雀山之阿妥寨，宿於三舅父之小草樓上。三十，三十一兩日，赴諸親戚之請。與尾輝爲吾母姊妹捐現金五十元於打雀山初級小學校。

四月一日，再至吳寨，三日由吳家寨再至老尖山，與諸親作別。五日回東鄉，伯常自緬甸歸至東鄉劉德峯處，與之同宿劉宅兩夜。八日準備行裝出緬甸。

九日，自東鄉起行，楊劉兩宅數十人送於後山，一聲別了，姨娘猶攜其孫女追歸於東弄河口，余則怱怱不敢回顧也。到巴胡小休，已入緬甸南區，繼行抵旋閣，本欲再行，而康吉安圍首，堅約至其祖堂會食，緬甸於春季獻攻，盛筵衆賓，男女齊集，狂熱異常。自攻山回康宅，天氣極

熱，汗流如雨，計行六十里。

十日，早赴康家花園看牡丹，杜鵑亦甚開，行色匆匆，幾不知春光之大來也。何祖壽請吃午飯，午后行五里到博尚街王又箴家，余與王係世交，前邂逅於猛庫酒肆，聚飲縱談，凡吾母吾兄及余之生辰月日，又箴歷歷記憶，關心之切，令人感佩，故僅行五里，便與又箴伏晤。

十一日，在博尚街休息。

十二日，赴蒙潤之之請，飯後冒小雨起行，又箴，壽屏送至老街面別。午正行至新村，住薛桂專家，與其祖父穎虛先生見面，即立談數年渴望與歷年辦學經過，蓋余十九年曾有赴穎密查學之說，繼因事未成行。該村辦有男女兩級小學校，教員彭則古，敏而好學，與之久談，乃知爲幼年總角交彭子高兄之子，而子高則墓木已拱矣！是晚杜氏姊來與余久談，由博尚街至新街計三十里。

十三十四兩日，在新村。尊舅由縣城中學校回家，尊舅自省東大畢業，即回祖任教，一別數年，相見傾吐一切，學校開歡迎會，講題：「介紹一個新村。」

十五日，早雷雨交作，飯後放晴，由新村起行，穎虛先生率領男女學生送至小鋪子，贈言而別，經熱水塘大轉山至山神廟，與尊舅往拜嫡母李夫人及仲兄文鎬之墓，嫡母碑墓，係雲樓府君

到普思沿邊去

在編時所立，現尚完好，仲兄碑墓，係余兄弟離棧十餘年，乃託友人羅潤仁代爲修理，亦頗整齊。彭華堂先生構文德世兄每年代爲祭掃，二十餘年，未嘗間斷，合編人士之厚誼隆情，存沒均感不朽矣。繼由南門轉至東城外，邱快莊老友處下榻，計行三十里。

茲節錄余親覽雙江縣教育毛文數則：『……………查雙江縣係合上改心四排山兩分縣地而設縣，一切行政教育建設，亦顯然不同，上改心設治歷史較遠，一切事務，較有頭緒。四排山設治較遲，且人種複雜，凡百設施頗形廢弛。全縣設有高小二校，初小二十四校，如蠻糯、大坎山、章外、東鄉、邦本、歪田、等處，均建有新校舍，惟學校基金多不鞏固，而尤以縣治兩極小學校，皆督學於三月十一日視查至雙城時，兩校計有男女生九人，至十九日出雙城，仍只有前數，該校每年支用現金五百元，且逼處縣府與教局，而有如此現象，未免太於放棄職責耳。該縣教育，非不可爲，只以習氣已深，積重難返，其有如此狀態者，已非朝夕之漸也。若不急圖改進，備用人材，將不知伊於胡底。……………雙江教育，不在坐而言，要在起而行，尤在集中精力，使一校或一區辦理完善，以作全縣楷模，信用既立，風聲所至，功效驟成。若只知在書本計劃用功夫，而不肯在實地上工作，徒言而於事有何補益乎？竊謂辦理教育事業，要有大刀闊斧披荆斬棘之氣魄，更要有細針密線，腳踏實地之誠心，乃可負教育之責任，盡教育之能事也。……………統查該縣

教育，比緬密則遠不可及，比沿邊澗沱各縣，則又有其特長之處；如經費獨立，漢人較多，紳民已知辦學之重要，接近緬甯，人材易得，有此各優點，若肯熱心教育之官吏，實心負責之教育人員，亦不難與緬密並駕齊驅也。……區丞張正楷，辦事沉着，富於經驗，區委蔡春文，學識優良，服務有年，以上二員，擬請各記功一次。又邦木學紳彭榮綱，籌款建築校舍，延聘師資，邊圍能得此數十百輩，則邊教之推進，必日新而月不同，擬請獎給『邊教明星』匾額一方，以資鼓勵。……」

「……查沿邊各縣之有學校，實始於清末省視學秦康齡之呈報，李曰瑛等之執行辦學。每年發庫款二萬兩，澗豐兩縣，就地設學，教員年薪百二十兩，督查嚴格，獎懲則實行扣薪，風聲所至，成績燦然。車五佛六鎮等縣，則設學於思茅縣城，調集學生，今日各縣略有一二識漢文者，皆出昔年邊民識字學校之門。學生課本，統由省款辦發，不收學費，昨在雙江縣城尋獲，昔年辦發之簡易識字課本二冊，（商務印書館出版）特呈鈞覽。時至今日，推行邊教，專設機關，另支省款，勢已難能，惟編印科書，似覺扼要，現在學校教材，科目不多，且採用標準，頻頻更動，學校無所適從，學生購買非易，此項簡易識字課本，既分鮮易兩種，內容包含史地，國語，常識，各項材料，若能仿照編印，再加整理損益，發給車五佛所辦之二佛爺師訓所，作

爲教本，異日出教，即可依據教授，則二佛爺學時不感困難，將來教時亦可得不少之益……

十六日，至五月十四日，計二十九天，俱在緬密縣城，日記原冊有記載二千餘字之多，亦無關重要，然於余生活忠中影響最深之一頁，而親朋友舊之悲歡離合高情厚誼，有不能一併割愛之私，茲仍逐日摘錄一二事，以志不忘閩緬人士之垂愛，並申最誠懇之謝意也。是日——十六日——早纔入南門，至貴州會館，大門耳房均有改變，昔年余兄弟之母校也。晚至山神廟赴土仲澤之獻帛之請，便中又與同人看嫡母仲兄碑墓。十七日乘馬往仁東山，赴悟莊獻墳之席。十八日，大風雨後，乘馬往閣臘後山，赴邱氏獻墳之席，夜移居城西老觀音寺，即亡友杜星鶴圖書館址也。十九日，遊五塔寺看大佛高三丈餘，夜彭則古世兄約至昔山老屋一宿，壁間門楹，先君子所貼對聯，猶約可辨也。二十日，未明即起久步庭中，昔年大石缸猶在原處，此吾兄弟幼年之搖籃也。日間至女子兩級小學校演說，題爲「緬密二十年來之進步」晚赴地藏寺素席。二十一日：未明起，擬詩移設順寧省中於緬寧學堂，日間至士官祠王氏祠堂武廟三處初小視查，晚赴八廟會館席，演劇侑酒。二十二日，早往蕭祠顧龍子孫廟三處初小視查楊文德世兄獻墳，並代設諸祭嫡母仲兄墓，可感兢甚。二十二日，往後寨文廟赴羅靜菴獻墳之席，二十四日，往山神廟應劉桂五獻

墳之席。二十五日，早至縣中看義勇軍早操，繼看彭桂尊孫嘉祥兩君授課，晚赴楊敬軒兄之請。二十六日，余聞寺中鐘鼓聲即起，擬呈文約三小時天乃明，早赴王子玉世兄之約，晚赴老屋主彭晉階兄席，與其家人一談往事，歷歷如昨也。二十七日，封發公私函件，晚赴楊暉修學友之請，兄弟子女，好幾善歌，天倫樂事，盡於此矣。二十八日，早赴縣中歡迎會，題爲「縣中學生應有之認識」，晚赴張發植之請，將爲星鶴之父立碑，倩余與樞莊代爲銘墓書石也。二十九日，赴傅育之昆玉之約。三十日，天初明與縣中學生往東城外札路營早操，跑步而歸，余幸未落伍。晚赴何杏農昆玉之請，天陰雨，成茂又病臥不起。

五月一日，擬雙江縣呈文，往看沐慕廷兄之病，赴孫嘉祥君之請，與鄧紹東縣長至高家花園坐談良久。二日，送彭華堂先生母夫人之柩至後寨，見幼年時之竹馬男女舊好，相顧默認，已無由叙其離喪耳。晚赴張雨潤之請，夜中校週會，周彭兩君，強余演說，題爲「我的幼年。」三日，接發公文信件，赴邱華堂兄之請，憑窗遠眺，田間農人已分秧矣。四日，赴蕭佩蒼之請，何紹仁沐永孝來前久談。五日，早赴兩級小學校演說，題爲「由雙五說到六一六。」晚赴楊嘉廷兄之請，席設中校，飲酒微醉。六日，女校開歡迎會，學生跳舞，成績甚優，余講題爲「中國婦女解放。」女生作答詞，娉婷動聽。七日，早赴邱輔臣約，晚赴尹益三約，席設東城儀鳳樓。八日，

早黃潤命約，曉邱子衡兄約，花木極盛。九日，早謁麗泉兄約，盡酒至二十餘杯之多，幸不大醉，晚赴錢紹周兄之約，紹周係先君子舊部也。十日赴蔡晉三之約，十一日赴廖振侯之約，行期累易而不能成行，每日耗費親友之招待費，爲數不匪，愧汗曷極。十二日，將思晉區應上公文，掃數辦完，計出稿二萬餘言，悉爲怡莊代繕，可感也。晚學界同人公宴，余大醉狂呼「負背任」口號，同人竊以余回甬，狀極可哂，永留第二故鄉之話柄耳。十三日，早往墳山抄碑文，便赴席子溝戎宅，晚赴尹益齋兄之請。十四日赴順龍王樹芳之約，料理行裝，決明日行矣，而請者仍紛紛而至，均婉言敬謝。

十五日，午後一時由緬甯起行，官紳親友與男女中小學生約千人，送至札路營，一二話別握別，邱快莊周乘侯雅靜菴諸君同步行至圈臘楊宅，計行十餘里。

十六日，在圈臘休息。楊嘉亭昆玉，又約鄭縣長字海明彭桂尊孫嘉祥諸君來此暢飲，閱緬人士之於余，可謂竭誠盡心以歡迎耳。計行十餘里。

十七日，由圈臘起行，回望緬城，猶不勝依依難舍也。沿途腹痛，至大文卷飲怪水後竟愈，轍行抵洗布塘歇，蔡晉三負槍送余，尤令人感佩。計行二十里。

十八日，飯後起行，路出河濱，極爲險阻，至馬蟻堆住區公所，天氣炎熱如在爐上，余仍

揮汗寫伯兄和遜江信三件，計行三十里。

十九日，飯後起行，楊佩聲區長率兵十餘送余往雲縣，至新塘房午餐，上一碗水坡，天熱坡陡，且行且休，昔年先君子曾以竹筒捲水至坡腰，以便行人，今已不能記憶在何處矣，至一碗水寨中歇，計行六十里。

二十日、飯後起行，路極崎嶇，午正至雲縣北區頭道水歇，至學校看視，是日遇此地街期，在市午餐，回店與楊蔡兩君暢談，計行五十里。

二十一日，日出起行，至長坡嶺午餐，至村校講話一次，繼行抵蓮花塘小休，午後二時抵雲縣城，住唐姓馬店，謝局長來移行李，余以不能久留却之，計行七十里。

二十二日，在雲縣視察各學校，天大雨，得免酷熱之苦，晚赴教育局之請，二十三日，早午點半至中校參加紀念週，講題爲「鄉村救災之籌增。」日間到女師及小學校視查，二十四日，早與楊蔡二君照相一張，至中校演說，題爲「沿邊歸來之感想」。晚蔣吉堂請，夜料理行裝，決明日起行。

二十五日，早冒雨赴張紹仁之請，午正起行，同人送至河濱，楊蔡兩君回緬寧，余則與魏子謙結伴東歸，蔣吉堂乘馬送余至茂蘭街，終日大雨不停，極爲勞頓，茂蘭學校懸旗歡迎，至校晚

到普思沿邊去

飯，與王味蓮女士久談蒙化教育，歌雲集厚店，計行六十里。

二十六日，黎明至溫泉洗澡，赴王介翁之請，飯後起行，學生送至街外，向學生話別，至哀樂塘見學生結隊出送，余惟馬上遙為答謝而已，速行抵朝陽寺，就臥室起炊，計行七十五里，步行二十里。

二十七日，由朝陽寺起行，步行直下至潮滄江邊，——此處名神舟渡，因江流甚急，時發生危險，得安全渡過者，皆有神助，其隨惡可知也。光緒二十九年春，先君子鑿楫，亦由此渡江，忽忽二十八年矣！余以公務人員仍得先渡，又步行江坡，坡陡甚且長三十餘里，休息二次，始達公郎，遇假期人頗多，飯後至該處——蒙化分縣，名潮滄江縣佐，學看視，已放學，歸後投縣佐與教育同人先後來坐談，計行六十里，步行三十餘里。

二十八日，起行甚早，學生紛紛到校，將結隊送余，余遂先行，越鳳凰山至坡脚午餐，繼行抵落秋歇張姓店，晚市甚盛，憶昔由緬回嵩亦宿張姓店，當時初見北京老鴉，（羽色黑白相間，自洛秋以下，逐處皆是。）與竹製燈掛二物，計行九十里，步行三十餘里。

二十九日，出落秋即上坡，繼下坡至冷水簪午餐，續行抵蒙化縣城，住東門外重興店，繼局長強移至教育局住，夜雨不休，得免酷熱，計行七十五里，步行十餘里。

三十日，在康化視查各學校，早與羅局長至初小視查，飯後至女校，演說一次，題爲「求學與職業」，午後至中師兩男女學校視查，又演說一次，題爲「三途教育之鳥瞰」，羅局長委余其家，學界同人，堅留余多住二三日，至夜分乃散去，然余仍決於明日行矣。

至此接伯兄昆明一信，和兒嵩明一信，乃知兄眷已於三月初即來省，住洗馬河石安巷，余眷已自北門街移遷同居，和兒省初中畢業後，即回家招料，未曾升學，嵩寓僅老母一人而已，余在此遂決心到省後即攜眷回嵩明，一以成伯兄再起之志，一藉余妻代盡孝養之職，並可將和兒換出準備升學也。計定後遂分函通知光亞妻，事前收束，俟余至省銷差後，即回故鄉，依於老親膝下也。

三十一日，早赴高小校歡迎會，講題爲「我對於雲化教育之觀查。」校址係中和書院改造，建築宏壯完整，設備尤爲充實，在校早飯，冒雨起行，羅瑞生姚叔平送余至北郊乃別。上坡至沙棠嶺午餐，由緊風口至等底，均步行，路極險阻，昔年依母扶柩歸，曾於此遇盜，賊意在搶解餉駝子，問明後他去，後行餉馱被搶後，於余母子到彌渡乃得聞，乃慶當時之倖免於難也。吾母家傳誤緊風口係在鎮南屬，係余年幼記差矣，設非斯行，此誤雖張麗生指出，然終不能改正也。五時到彌渡縣城，計行九十里，步行三十里。

六月一日，早晴，行抵小館子休息，繼上龍塘坡午餐，午後到馬街子歇，獨酌小醉，一睡三時，夜起寫信五件，計行六十里，步行二十餘里。

二日，冒雨行抵木邦舖，與董氏茶話，又冒雨登坡，見西來人馬甚衆，心始駭，蓋此坡時有搶案發生，適於今日又未派團兵護送，當初上坡時，心中忐忑，驚弓之鳥，不寒而慄也。到安南關午餐，繼行新修汽車路，跌馬傷左膝甚痛，查學三年，遂逐馬背，尙未遇此也。步行到普朋，飯後到該處（屬姚安縣）學校看視，夜仍大雨不休，計行七十里，步行三十里。

三日，初明即行，至英武關午餐，繼行至大佛寺小休，天極熱，午後三時，到沙撈，（屬嶺南縣）遇假期，便至學校看視，規模尙在，整理太差，已成普遍現象矣。計行七十里，步行二十餘里。

四日，初明起行，到靈官橋小休，午初到鎮南縣城，縣長張漢九堅留在縣一宿，余與漢九於去歲先後出省，曾有夙約，故不能却也。乃使挑子先從宿呂舍，余與魏子謙遂移入縣府，漢九夫人，係緬寧房主彭氏女，一叙往事，歷歷如昨也。飯後與漢九赴土城大橋頭看三祖父朝彥公陣亡碑石，余去年西上考查時所立者也。計行六十里，步行十餘里。

五日，早行，至呂合而挑子已先行，追至大石舖，將余所攜沙壺，交團兵攜回，送漢九使用。

，午後三時，行抵楚雄，住西城外希記旅店，自己洗衣物數件，又寫信片數件，楚雄省中籌備主任孟立人來訪，別時已三更矣。計行九十里，步行十餘里。

六日，早與孟立人往龍泉書院看視省中建築工程，縣長周繼五係緬寧舊好，約至縣府早飯，十時起行，至小腰站午餐，冒雨前往，午後五時到廣通縣，住小店中，同鄉魏沛蒼縣長，約至縣府下榻，作長夜談，異地同鄉，樂盡於此。計行七十里，步行二十里。

七日，在廣通休息，友人旃蔭堂任政府視查員至此，相見甚歡，余欲行不得，而魏孟兩君遂先行矣。午正歡迎蔭堂，胡局長必余出席，演說一次，題爲（廣通之今昔），初會場頗矜持肅靜，俟余說後，空氣陡呈緊張，蔭堂沛蒼樹文爾崑諸君相繼演說數次，既散有謂君一夕話，開此會無數法門也。余笑以（平生愛我事做，故弄成終年碌碌。）答之。

八日，遇陰曆端陽節，欲行不得，蔭堂亦至縣府過節，余至市一遊，便至各學校看視，在鎮南接到各處來信，大東，有一月前即寄至廣通鎮前者，余初本擬於雨水未落地時回到省城，因在雙橋就擱過久，故一出雲縣，即日在雨水中行，茲又留此二日，於心甚皇皇也。

九日，飯後起行，不成吉明諸同鄉，送至清風橋而別，至蒙西舖午餐，與楊顯西老友聚餐相

過，繼行抵今賢，宿小店，人馬各在一處，招拂頗不便利，夜又大雨不休，計行六十里，步行二十餘里。

十日，黎明起行，到響水關午餐，有兵守哨，商旅均已錫行，至晉林寺小休，余領有黑白小犬一對，至此將白犬失落，殊為可惜，到祿豐歇永盛棧，為蚊蟲所擾，終夜未得安眠，計行九十五里，步行五十里。

十一日，天明起行，欲趕汽車，故行甚速，至腰站午餐，先使團兵到站看汽車，俟余等趕至土官村，團兵自阿車舖來云，車已行矣。遂投宿土官村趙姓宅內，仍臥去年西上考查時舊床，將行李另行收束一番，以便明日使成茂牽馬回省。

十二日，李成茂牽余騎及馱子先行，余則步行至阿車舖搭車，在站與施蘭仙兄相遇，因車未到，同至公路工程處小休，既登車後風雨交作，以雨具蒙首，直至石安巷後雨乃霽。入夜和兒與蕭玉亭家人，亦由嵩窩到省，家人團聚，尤念吾老母於不已也。計車行百二十里。

此行新舊兩年，前後八月，計百九十四日，打坐百零四日，行路九十日，經過二十六縣區，共行五千餘里，南下自驢山起至東旋至鎮向止，皆使用現金，去來支用幣費銀洋四千八百元。

附 錄

關於思普沿邊之書籍介紹

一，普思沿邊志略：柳州柯樹勳編輯，民四鉛印本，體裁爲編年史，材料多抄襲普洱府志，略於沿邊實況，世人病之。然自民四以前之沿邊概況，當以此書爲較有系統而且具體之唯一參考書，沿邊公私多有藏其書者，省會書坊，無從購置，間或於古書攤上發現，關心沿邊者，則不可不蓄此書也。

二，普防巡閱管見錄：墨江庾恩錫所著，民四鉛印本，內容有官書告示日記演說等類，多官樣文章，且庾氏僅至思茅而返，故於沿邊情形，少有陳述，然欲知思普狀況者，亦有參考之必要也。此書流傳不廣，坊間書攤，亦少發見。

三，移兵殖邊計劃：南州氏與其同僚所著，宏遠周詳，誠開發沿邊之最大利器，惜乎問題太大，理想太高，於事實上缺乏可能性，此策卒不得售，而南州氏遂抱璞而歸，密不示人，當余將往沿邊之前而得讀其抄本，遂大奇之，雲南邊疆叢書徵稿於南州，而南州再再不欲披露於世，經

余數次解說，乃出抄本印於叢書中，以甯州二字代表，仍隱其姓名也。

四、車五佛三縣縣志初稿：雲南通志館向全省各縣區徵集材料，各縣區能就所得材料，再擴而充之，即爲各縣區之志藁，一舉兩得，誠法良意善也。

車里縣志初稿：係縣長徐世琦與其科長潘澤蒼合編，徐係浙江人，北大畢業生，任邊官有年，在新舊學識，潘係思茅人，省立師範畢業，歷任沿邊縣佐，才敏學通，當余到車里時，正從事編輯，其內容如何？不可得而詳也。

佛海縣志初稿：係縣長徐達倫與其秘書王仲環合編，余到佛海時，正事抄胥，間讀數段，頗覺豐富詳實，數量亦數萬言，緣徐係景谷人，清朝貢生，普洱宏遠書院學生，王係騰衝人，博聞強記，長才多藝，二人各盡所懷，故能成此巨著也。

五、甯縣志初稿：係縣長王堅所編，簡明扼要，余曾抄一份以爲參考，王係黔人，能詩文善書畫，老於吏事，縣府又有李輔廷（其詳見上卷末節治邊有關之人物。）爲助手，故能鞏綱揭領，巨細無遺，以少許勝多許也。

五、雲南問題：係華企雲編，民國十九年大東書局鉛印本，多取材英法與中國界務條約。

此外尚有滇南雜誌，雲南蠻土誌，雲南遊記，與新亞細亞月刊，西南研究，可供參考，庶不

一一介紹。

再版書後

此書出後，忽忽四年矣！國是邊情，與箇人事業，均日趨愈下，以視當日之雄心壯志，徒增愧汗而已耳，復何言哉！

當二十二年秋書出，時余在昭通任所，分送各機關，富滇新分行經理王大德君，自行校改錯誤，將出資爲余重印，余笑領之，未深議也。二十五年春，道出類寧，與彭主任桂尊別五年矣，言及此書，亦促再版，余心感之，而未暇也。是年秋閩人陳雨泉君自普思邊地至雙江，余初疑其爲口人，未與謀面，明晨見於本校，問其何以來之故，陳君曰：在滬讀貴南邊地問題研究一書，見君之作，特來考查，將爲大批移民計也。劉校中輯叢書，余遂決心再版，作爲本校叢書之一種，蓋昔日言之，今日行之，用以鞭策，並冀本校員生，互相利正而共同努力也。

回念民國二十年冬，余之奉命督學普思邊地教育也，適瀋陽禍變之後，舉國憤慨，欲借邊行盡力本職，以求報國之造而已，初不欲有所論列，自願更無專長碩見，以從事於邊地，區區之心，喚醒具有特識宏願者，知有此一件大事足矣。蓋已深知非全盤計劃，嚴定步驟，通力合作，上下動員，不足以言邊政也。

不幸二十三年春，班洪禍起，舉國騷然，當時余曾于昭通條呈

主席龍公，雖深蒙採納，然於失地，固無所補益也。而余在昭通年餘，以用力過猛，愛民心癡，於長安恩溥，秘電調余大關，辭不赴任，當時決意歸養慈母，不問世事，更不論邊疆矣。是年春，共匪入滇，塞門被毀，老母病中驚悸，入夏養養，稿木死灰，人生趣味都絕矣，詎意教育廳長龔，函促出山，迫切首途，不得已倉卒籌備，跟蹤西來，屈指將一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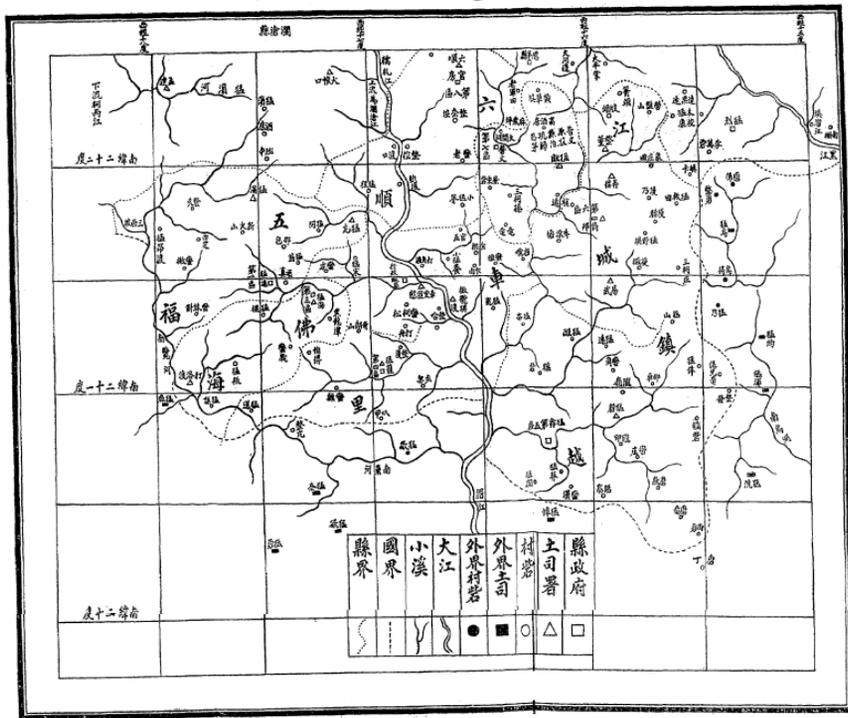
計此一歲之工作，雖本校草草成立，於濶滄，滄源，耿馬，鎮康成立省小四校，於雙江政治，匪盜粗平，人民每年減輕二萬餘元現金之負擔，溝通膠衝，寧河兩督辦署間與孟定至耿馬之十字郵政路線，然而於邊庭之移民，交通，經濟，治安，建設，開闢，鞏固，生產，與夫收回失地，抵禦文化侵略之舉，舉諸要政，仍是相隔十萬八千里。而余求治心切，能力短拙之故，事與心違，言行既備難願，良心尤深內責，憂患餘生，邇來失眠症劇，心醫藥藥，無所治療，勢不能不於今冬來春，請假就醫，志既不遂，事亦未成，而心力有所不逮，彷徨中夜，以爲天地間之苦境，無有過於此者矣。

所幸本校員生百餘人，不乏發憤魁俊之士，昨聞陳君對於遠地移民，交通，經濟，生產數大專之偵說，頗有今是昨非，直追急起之感。由是觀之，是余昔年著書之微旨，專在拋磚引玉，喚

起同情，確乎不無小補也。嗟乎！此余慨然再版此書，殆有莫名之苦衷，無窮之希望在此。凡得此書之本校員生，與四省小俊彥，請以正心誠意，正其誤，行其是，補其遺漏，充實發揚而光大之，是誠余之萬幸也，又何憾乎。

查此項原版單行本，分送於東昭者十之九，余則久無其書，王君大德，二十三年客死昭陽，其校正之本，更不可得矣。當時分寄二冊於雙編，原書為雙江財政副局長楊星輝表弟所存，即請本校校刊編輯主任彭桂尊賢甥逐一校正，略有增刪，詳彭君序文。謹於此致謝楊彭兩君之盛意，並為本校訓班學生畢業之紀念贈云。民國二十五年，丙子秋分，戎戌書於雙江之府校公堂。

普思沿邊各縣畧圖



劉替思沿邊去

一五四

到普思邊地去

雲南省立雙江簡師叢書之二

民國二十二年初版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再版

著者 李文林
出版者 雲南省立雙江簡師
印刷者 雲南財政廳印刷局
校對者 李和生
定價

#6
404094
(12)

404094
(12)